藝文洋海

1978 2

春的笑靨（攝影）

葉賜振作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海洋文藝 第五卷 第二期

目錄

封面設計：夏　果

蔣彝和他的《香港竹枝詞》（作家與作品）　羅忼烈　一四

袁中郎與公安派（中國文學流派）　葉如新　五四

谷崎潤一郎和「魔鬼派」小說（外國文學流派）　杜　漸　九八

（日）谷崎潤一郎作：刺　青（譯文）　杜漸譯　一〇六

差利·卓別靈的一生（電影藝術）　何　達　二六

星未殞（電影藝術）　雙　翼　三八

差利·卓別靈自傳摘譯（譯文）　鳳萍譯　四四

雲岡隨筆（美術訪古）　黃蒙田　六三

南疆的明珠——西雙版納（報告文學）　李　黎　四

愛荷華寄簡之六（通訊）　聶華苓　五三

南北朝的詩和詩人（文學講座）　思嚴　四
一個多幕劇的編寫和演出（劇評）　李援華　三五
一個正常的人（海外談瀛）　錢歌川　二三
除夕，美寶和阿根（短篇小說）　劉於斯　六
寂寞的大年夜（短篇小說）　瞿明　七
霧春（短篇小說）　君誼　二九
展翅高飛（中）（中篇小說）　金依　九
三人小品
馬年小頌　張茅　九
迎春　林楓偉　九
炮仗花開了　阮妮妮　九
《等待你命名》（詩）　韓牧　三
愛荷華市及其他（詩）　秦松　二〇

旅途詩草（詩）　浩泉　二七
黑螃蟹（詩）　鄭遠安　二九
蜜蜂（詩）　洪荒　三七

外國文訊

納粹迫害湯姆斯・曼父子　王迅　一三
諾伊施塔特國際文學獎　明華　一八
斯里蘭卡友協有紀念魯迅活動　席汶　二一
卓別靈多年前寫的一封信　童曼　一四
新西蘭設路易・艾黎獎學金　席汶　五二
近期創刊的外國文藝雜誌　明華　二五
三作家分獲惠特布雷德獎　曲辰　二六
小說《根》暢銷日本　秦穀　一二

畫頁

春的笑靨（攝影）　葉賜振　封二
春回大地（油畫）　李流丹　插頁
補網（套色木刻）　劉世仁　封三

*

文藝書訊　本刊　二四

南疆的明珠——西雙版納

李黎 寄自聖地牙哥

西雙版納在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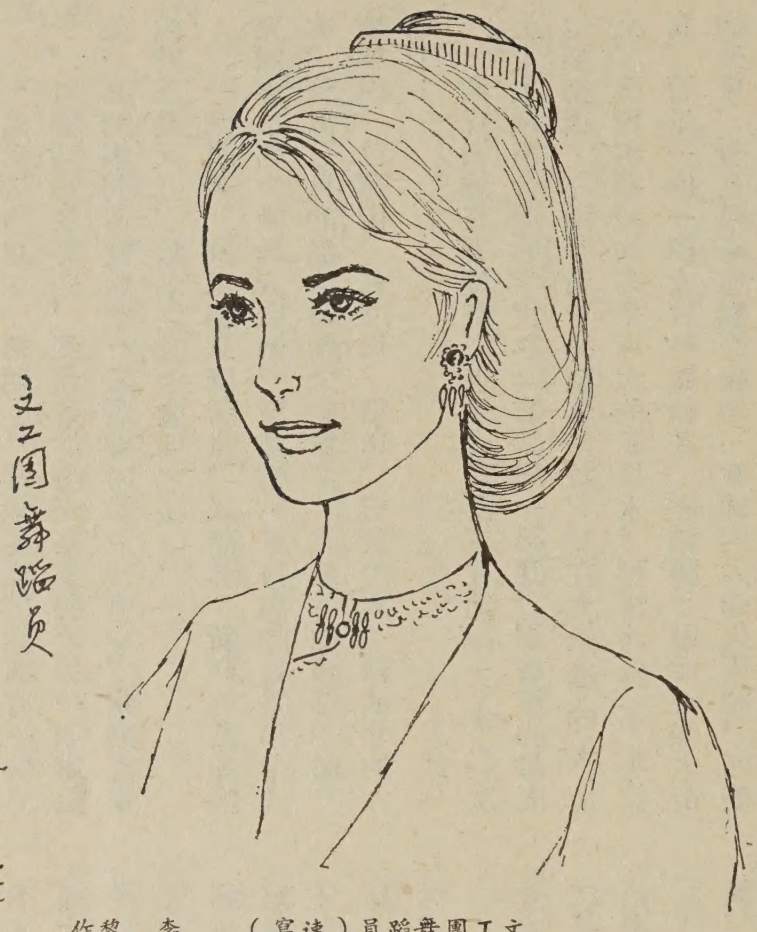
展開中國的地圖，想像你長了一對翅膀，從蔚藍的東南海、從那風景秀麗的台灣島，往西、一直往西飛……或者，從那北方牧馬的草原、從那一望無垠的黃土高原，朝南而來。於是，這兩條飛行綫就交會在中國大陸的西南疆上。

這是雲南省——中國西南的邊陲，有接壤越南、老撾、緬甸的漫長國境綫，有高入雲霄的崇山峻嶺，有奔騰咆哮的縱谷大河，有無數動人的歷史、傳說，有多彩多姿的少數民族……而且，還有一個富饒美麗的地方，像一顆碧綠的明珠，閃耀在雲南的西南角上——那就是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的全名是「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轄景洪、勐海、勐臘三縣；面積約有二萬五千多平方公里（有

台灣島的十分之七大），人口六十一萬，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傣族，其他還有哈尼、漢、布朗、拉祜、瑤、佤、基諾等共十個民族，另外還有十幾種尚未歸系的少數民族。

傣族就是從前被稱爲「擺夷」的少數民族，文化發達，很早就有自己的曆法、語言、文字，與漢族也早有來往。早在公元一世紀時，西雙版納便是東漢永昌郡的芒乃道。據傣文《泐史》記載：傣曆五四二年（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一一八〇年），傣族首領叭眞，由雲南地方政權大理國頒發「虎頭金印」，命爲「一方之主」。元成宗元貞二年（公元一二九六年），元朝在西雙版納設立「徹里軍民總管府」；明朝改稱「車里軍民宣慰使司」，下設十二個「版納」。「西雙」是傣語「十二」，「版納」是行政單位。從明穆宗隆慶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年）起，「西雙版納」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文工團舞蹈員（速寫）　李　黎作

瀾滄江畔的黎明之城

從「春城」昆明上飛機向西南方，越過五百里茫茫滇池的上空，越過哀牢山、無量山的緜延山脈，和元江、阿墨江、把邊江等山間大河，五十分鐘的高山縱谷盡收眼底之後，便到思茅專區的思茅鎮。在那裏下飛機改乘汽車，不多久便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境內的山間公路上蜿蜒而

行。五小時之後，便到達自治州的首府允景洪。

允景洪的意思是「黎明」。當地傳說：從前有一個王子，打獵時追逐野鹿，到允景洪時正是黎明。另一個傳說是：孔明來到西雙版納（其實據考證並沒有），走到允景洪時正是天亮，故名之爲「黎明之城」。

一到這裏，我便感到既新奇、又熟悉。新奇的是那些美麗多彩的少數民族服飾、廣播喇叭裏傳出的傣語和傣文歌、到處可見的酷似緬甸文的傣文。熟悉的是那椰子樹、檳榔樹、芭蕉樹、甘蔗田、稻田、蔚藍的天、綠油油的大地……

我仔細地查看地圖，發現允景洪正在北緯二十二度上——跟南台灣的「恆春」恰是同一緯度，與香港的緯度也極相近。在南台灣渡過童年的我，走在允景洪的大街上，發現兩邊種的都是高大的鳳凰木。可惜此時不是盛夏，否則一樹一樹火紅的鳳凰花，在驕陽下點燃一條大街的美景，會是何等艷麗而親切！當地的人還告訴我：西雙版納有「台灣甘蔗」，榨糖很甜；有一種「台北米八號」，是很受歡迎的稻米；還有「台灣相思」，是很好的防風林。眞沒想到，千山萬水之外，竟有一塊這樣酷似故鄉的地方。

發源於青海的瀾滄江，經過西藏、雲南，奔騰而下中南半島；曲折貫穿緬甸、泰國邊境和老撾、柬埔寨、越南國土，成爲湄公河出海。這條源遠流長的巨龍，正通過允景洪；雄偉的瀾滄江大橋，也是允景洪的一景。

我們住的招待所，就在瀾滄江畔。有一天黃昏，我們到江邊河灘上散步。正是夕陽西下時分，瀾滄江大橋靜靜地躺着，江水嘩嘩地流着，從遙遠的巴顏喀喇山脈流來，又流向更遙遠的湄公河三角洲去；從上游到下游，從江頭到江尾，江水見證着那些曾經是怎樣苦難的歲月，烽火連天、彈痕遍地的歲月……

而此刻，我們在滿佈石子的河灘上走着，不時彎下腰去伸手到水中，讓江水帶着我們的祝福，給下游的人們。江邊的石子很好看，大大小小，圓潤乾淨；我們揀了一些色澤和形狀美麗的小石子，珍惜地帶走作紀念。

西雙版納有一半是熱帶、亞熱帶密林區，盛產珍禽異獸，是中國大陸動物區系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孔雀、大象、野牛、犀鳥、虎、豹等等繁殖很多。昆明動物園裏有不少野獸便是來自西雙版納。據說，我們住的招待所這片地方，十幾年前還是虎豹出沒之處，附近的人常來此打獵。有一次獵到一隻小象，後來由馴象的飼養員帶着送去

上海動物園。一年以後，飼養員思鄉情切，便離開上海回來了。孤獨的小象，從此不吃東西，不久就死在動物園裏。

親身來到這美麗的「黎明之城」，才能深深了解到，爲什麼離鄉的人會那樣思念她。

普洱茶鄉——勐海

我一向愛喝普洱茶，總是理所當然地以爲此茶一定產在普洱（屬思茅專區）。到了勐海，才曉得那才是普洱茶的眞正產地，普洱只是集散地。雖是以訛傳訛，一時也改不過來——若改叫它「勐海茶」，恐怕愛喝的人就不那樣多了。

勐海離允景洪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若是從勐海沿着公路繼續向西走，再兩個多小時就可以到緬甸了。附近以「勐」字爲首的地名很多，如勐海、勐臘、勐龍、勐滿等等，原來「勐」字是傣語的「壩子」，即山間的小平原。

茶葉是西雙版納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勐海縣更是茶鄉，十個公社都產茶。此地氣候温和、雨量充足，適合雲南大葉種茶樹的栽培；所以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悠久的種茶歷史了。

我們先後參觀了當地的「西雙版納勐海茶葉科學研究所」（簡稱「茶科所」）和「雲南勐海茶廠」。「茶科所」是以茶葉的科學實驗爲主，研究茶葉的栽培、選種、繁殖、製造加工、茶水成份、飲茶的作用，以及茶葉的加工機械化。茶科所的科技人員都是茶葉專業學校畢業的。近年來的研究工作，有縮短採摘期、密植高產、優選品種、抗寒、機械化採茶製茶等成果。我們在實驗茶園裏看到機械化的採茶機，速度雖比手採快十倍以上，却無法顧及挑選葉片。機器有時還是不能完全代替人手的。更何況，若是滿山皆聞採茶機馬達的轟鳴之聲，喜歡「發思古之幽情」的人，不免會懷念起採茶姑娘的山歌對唱。這也是個矛盾。

勐海茶廠主要是從農村收購粗製茶葉，進廠加工，近年來每年可加工將近三萬石的茶葉。全廠有六百五十名職工，春茶季節忙的時候還要僱一百多名臨時工。職工中有將近半數的少數民族；我們在廠裏參觀時，見到長裙及踝的傣族姑娘，也見到短裙及膝的僾伲族女郎；紅色的衣裙襯着綠色的茶葉，眞是我們所見過的最多彩多姿的工廠。

參觀茶廠，免不了要試飲各色產品。「普洱」之外，「淡紅」、「滇綠」也是廣受歡迎的好茶；「淡紅」醇而

不澀，「滇綠」有一股桂圓的甜香，各具特色。中國人飲茶不喜用茶袋，但要在歐美市場上同其他國家競爭，則非得兼製茶袋用的細碎茶葉不可。近來還開始製作「速溶茶」（茶粉），喝茶喜歡加糖加奶的人，以後有口福了。

「茶科所」的人員還談起飲茶的「學問」：茶不但可以生津解渴，並且含有維生素B、C，可防止血管硬化、消毒、幫助消化、解悶。最近天津方面在研究茶的防止輻射能力；甚至還有茶黃素可抗癌的說法，這個自然還在實驗研究中。還有，泡了八小時以上的茶（即所謂「隔夜茶」）、冷茶和水面上有一層灰或油狀膜的茶，都對人體有害，不要喝。

茶廠有價廉物美的茶葉可買，包裝盒上還有漢、傣兩種文字；大家紛紛搶購，滿載茶鄉的原裝茶而歸。

傣族的衣、食、住

很多人都記得從前有個說法：「擺夷」姑娘最漂亮。在西雙版納的幾天，傣族女子確實留給我們深刻的美好印象。

一般來說，傣族女子的身材都比較細窕修長，穿起她們的傳統服裝——緊身的短襖式上衣（但無領）、長及足踝的「筒裙」，腰間用一根銀腰帶緊緊一扎，眞是嬝嬝婷婷，婀娜多姿。起先我見她們連勞動時都穿那窄長的筒裙而大吃一驚，疑心她們怎能邁步。後來自己也試穿了筒裙，發現是十分寬大的筒狀裙子摺起來的，所以脚下照樣跨得出去，騎男式自行車、打籃球、下田勞動都不成問題。

她們的頭髮大多盤在腦後，鬆鬆挽一個髻，上面有的插把梳子、有的纏頭巾、有的簪上香花或珠花。我們參觀一個公社時，一路都聞到一股非常醉人的甜香，大家研究好久之後，才發現是領我們參觀的生產隊副隊長髮髻上幾朵黃花的香氣。後來參觀西雙版納熱帶作物研究所時，發現這種黃花是用來提煉香精的。任何脂粉、香水的味兒都無法與那位副隊長髮上的黃花相比，可惜忘了問黃花的名字。

我十分喜歡她們的服裝，於是跑到允景洪和勐海的百貨商店去，想買一套短襖和筒裙，以及傣族女裝不可少的銀腰帶。傣族婦女非常重視銀腰帶，連小女孩也常會纏着父母替她打一條小銀腰帶。我注意到無論城裏鄉下、大路

小徑，只要是穿着傣族傳統服裝的婦女，百分之九十以上腰間都是一條銀腰帶。我在兩家百貨店一問，銀腰帶居然眞是沉甸甸的銀鍊子，一條有的要六七十塊人民幣，便宜的也要五十塊左右。我吃了一驚，便打消了「全套裝置」的念頭。再回想到滿街的銀腰帶，我才深深體會到，何以「西雙版納」這個地名現在都是跟「美麗」和「富饒」這些字眼連在一起。這裏得天獨厚的氣候、豐富的經濟作物（如橡膠、蔗糖、樟腦、茶葉、食油等）、高畝產的稻米、雜糧和水菓，加上潛力雄厚的地下資源等等，使得這裏成了名副其實的綠色寶庫。

在西雙版納的幾天，我們吃的大多是傣族風味的菜餚。傣族人愛吃糯米，一家人圍着矮桌子坐下吃飯時，桌子底下通常會有一盆糯米飯，大家洗乾淨了手，伸下去一把一把地抓了飯來捏得緊緊地吃，叫作「抓飯」，跟上海的「粢飯」和日本的「壽司」原理一樣。還有更具特別風味的是「竹筒飯」：把糯米塞進細嫩的竹子裏去蒸，蒸熟了把竹子辯開，裏頭的薄膜（竹衣）裹着糯米飯條，又脆又香，非常可口。

肉類方面，他們喜歡烤來吃，也有類似馬來亞「沙爹」的竹籤肉串。有種沾菜和肉吃的醬，是用花生醬、香菜（芫荽）末等拌成的，味道也有幾分像「沙爹醬」。還有碎豬肉、米飯等用蕉葉裹住蒸熟，像個大粽子，也是極有特色的食物。一般來講，他們食物的口味很濃，辣、酸、鹹的作料都加得很重。

到了西南，總會覺得孔明的「陰魂不散」。比如說傣族住的「竹樓」，又名「孔明帽」。傳說西雙版納的人原來不懂得蓋房子住，孔明來了，就教他們伐竹蓋樓，形狀照他的帽子去造。其實「竹樓」怎麼看也不像諸葛亮戴的帽子，不過有關他的傳說眞是遍地皆是。

「竹樓」跟南洋許多地方的高脚屋很相像，「樓下」只是幾根柱子撐着，用來存放東西和養家畜，人住「樓上」。好處是防水、防濕氣，從前還有防野獸的功用。今日傣家寨子裏的竹樓都大有改進：底下撐的是大木柱，頂上蓋的是瓦片；樓上一邊還有陽台，白天通風乘凉，晚上姑娘坐着邊紡紗邊等小夥子來「約會」，十分實用。

漢族人一般還是住不慣高脚屋子。我們在一個村寨裏散步時，看見一排平房，人家告訴我們：那是上海來的知識青年們住的，他們住不慣竹樓，便爲他們蓋了幾間平房。我們住的招待所雖是磚房，基本上仍是竹樓的形式：房間在樓上，底下是騎樓狀的水泥地，吃飯、開會、聊天、乘

凉都在底下進行，通風凉爽無比。

入境問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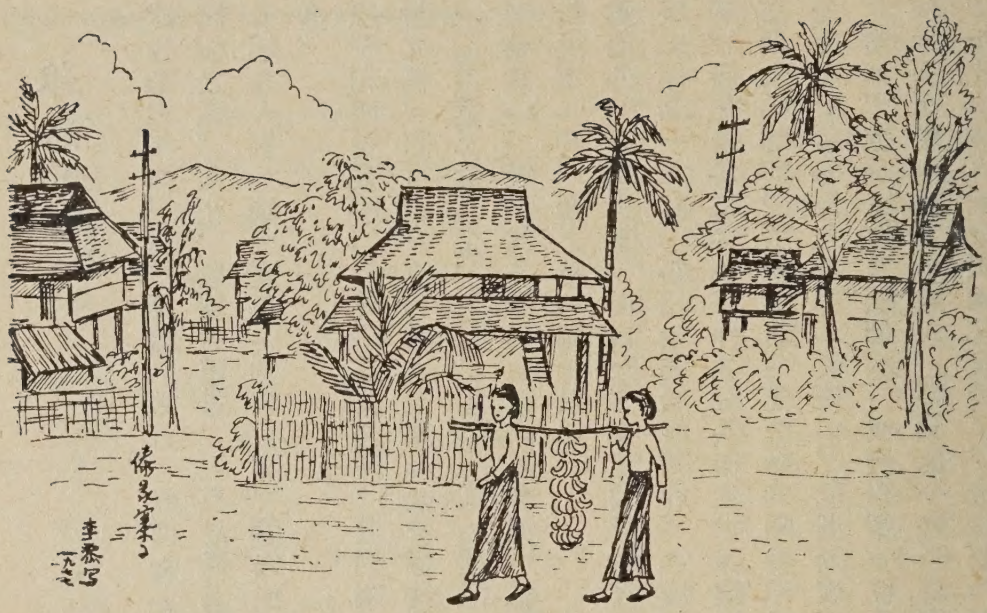
傣族男女青年找對象談戀愛的「招式」之多，恐怕大多數民族都要瞠乎其後。從前已有的習俗，例如姑娘坐在凉台上紡紗，小夥子打樹葉作暗號傳遞約會消息；還有小夥子用一條毯子把中意的姑娘圍起來帶走，這些大概都還有。此外，還加上了「現代化」工具的使用：姑娘有了中意對象，便坐在自行車後座讓男朋友載着，是所謂「駕駛員」。小夥子還喜歡晚上散步時用手電筒照自己的意中人，有時還有「暗號」，一照之下，雙方心裏有數，一道悄悄走去談情說愛了。手電筒功用如此之大，以致小夥子們都喜歡買特大號的手電筒。我在允景洪和勐海逛百貨店時，發現當地的手電筒果然是特別大特別長，筒身起碼有一呎以上，不能想像要多少節電池才裝得完，眞是在國內其他地方見不到的「壯觀」景象。

以前有些從外地剛來的漢族知識青年，弄不清楚怎麼回事，以爲姑娘是可以隨便照的，便也羣起效法，拿着手電筒亂照一氣。這下引起了有「暗號」對象的誤會，還發生吵嘴打架的事。現在當然都弄清楚了。可見，入境「隨」俗不一定行得通，該先入境「問」俗才是。

傣族人一般結婚較早。從前常有十五六歲就結婚的，現在經過政府的建議提倡，已推遲到二十歲左右了。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不但不提倡節育，對有些人數稀少的民族，更是鼓勵他們繁衍茁壯。但是傣族的「計劃生育」却自覺地推行得很好；我們去參觀允景洪的一所醫院時，婦產科主任還告訴我們：許多傣族婦女在有了兩個孩子之後，就自動要求作絕育手術。這種自覺性，可能跟傣族的不重男輕女有關。

傣族男女婚姻有絕對的自由，婚後合則留不合則離，也不哭鬧打架。他們的習俗是「嫁男不嫁女」，即男子「嫁」進女家；所以家裏有個姑娘，不必担心會變成「潑出去的水」，反而可以招進女婿來。女婿在岳家三年後，夫妻若是不和可以好離好散，若是兩人想住出去，也可搬出岳家組織小家庭。由於這樣的習俗，就不會有重男輕女、「女兒是賠錢貨」、「生兒子傳香火」等等觀念；自然也不會爲了要兒子而生上一大羣孩子。漢族比起一些兄弟少數民族來，倒是有不少舊包袱。

我們遇到好幾位傣族男子，名字的頭一個字都是「岩」。



傣家寨子（速寫）　　李　黎作

女子名字的頭一個字以「玉」居多。他們大都無姓，若有，便是姓「刀」，這是宋朝皇帝賜的姓。

每年四月中旬，是西雙版納的大日子——傣曆新年。過年的慶祝高潮是潑水、划龍舟，故又稱「潑水節」。東南亞有幾個國家也有「潑水節」或類似潑水節習俗的節日。可惜我們去時不是節日，深以爲憾，逢人便問潑水節的盛況，人們也都會眉飛色舞地津津樂道節日的歡樂。潑水節時，青年男女尤其高興，總是互相潑得像落湯鷄還不罷休；姑娘們都穿上最漂亮的衣裳，一被潑濕就換，趁機換個四五套，作「服裝表演」。男女老幼，個個潑個痛快；外地的訪客，最愛這時到西雙版納，共享無拘無束的歡樂節日。

傣族的舞蹈以「孔雀舞」最爲有名，主要是靠手臂和手腕的動作，以及腰肢柔和的轉動。這跟緬甸的民族舞蹈基本動作很相似，因爲長筒細裙的關係，下肢動作不易展開。歌唱方面，有傳統「歌手」的長歌，曲調比較單調，而以歌詞（其實是長詩）取勝。現在傳統歌曲發展得比較豐富而多樣性，配上民族樂器像脚鼓、鑼、鈸等，節奏分明，十分熱鬧好聽。

難忘的歲月

誰也難以相信：這個美麗的地方，從前竟是著名的「瘴癘」之區。天花、鼠疫、霍亂，以及最最嚴重的瘧疾，曾經是人們「談虎變色」的流行病，奪去成千上萬人的性命。

思茅和西雙版納的分界綫是普文河。我們來時，車子經過普文橋，同行的一位「識途老馬」就告訴我們從前的民諺：「要過普文壩，先把棺材來買下」、「要過普文壩，先把老婆嫁」；表示此去難能生還。也有把「普文壩」說成「景洪壩」的，總之是一個意思。

雲南的「瘴癘之氣」古籍上都有記載；西雙版納的撲滅瘧疾工作是一九五〇年以後開始展開的。大規模的控制傳染病，要配合各種客觀條件如公共衞生、保健常識、教育、醫藥水平等等；所以隨着西雙版納的開發和建設，這些會是充滿神秘恐怖氣氛的「疫癘」，就漸漸成爲歷史名詞了。當然，這種工作是艱鉅的；我們遇到一位五〇年代初期步行到西雙版納工作的人，談到他一路「打擺子」的苦況，說吃奎寧丸吃得眼球都發黃了，險些要「把棺材來買下」。

從前嬰兒的存活率也很低。又有一個民諺說：「只見娘懷胎，不見兒趕街」，形容小孩子難得養大。有人識得一位傣族老太太，生了十四個子女，瘧疾奪走了十三個的性命，只有一九五〇年生的最後一個孩子活着。

傣族人民從前信奉小乘佛教，民族性溫和，很受封建領主「土司」、「頭人」的氣，派糧派款、求神送鬼的負担很重。傳統耕種法是「刀耕火種」，農產收成少；五〇年前整個西雙版納連一個工廠、一條公路、一家商店也沒有；一根針要用一隻老母鷄去向外地來的商人交換。在這樣「貧病交迫」的情況下，辛苦可想而知。所以死的死，逃的逃（多數逃往緬甸、泰國），五〇年時允景洪只有三萬不到的人口，而今有二十多萬了。

當地的佤族，與傣族的性情不大一樣。佤族一直有砍人頭祭祀的風俗，據傳說這又是諸葛亮的主意，還專門挑絡腮大鬍子的人頭。直到五〇年以後，工作幹部做了許多細緻耐心的工作，才廢除掉這個陋習。佤族人個性豪放，我們認識一位當地的佤族青年，平常看他文文靜靜，總是用心地看書；但抽起烟來非用大竹煙筒不過癮，喝起酒來更是大杯大杯地乾，眞不愧阿佤好漢的粗豪本色。

雲南從前有一樣著名的土產——雲土（鴉片）。西雙版納直到五〇年代初期，那些土司、頭人們還吞雲吐霧。新政府也是作了許多耐心的說服、改造工作，才使「癮君子」絕跡。現在剩下一批國民黨殘餘部隊，在離西雙版納不遠的中國境外的緬、泰、寮「金三角」地區幹種毒、販毒的勾當，還反口誣賴中共政府販毒，這也可算是西雙版納附近的一個「遺跡」了。

離開西雙版納的前一天，晴朗的天空忽然收起陽光，嘩啦啦地下了一場大雨。驟雨之後，又復藍天白雲，陽光燦爛。這一場雨，洗滌了午間的悶熱，也讓我們領略了「蕉風椰雨」的詩情畫意。次日，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西雙版納。雖然捨不得走，但我們已經很滿足了。能來到這裏，親眼觀賞這顆明珠，是畢生難忘的經歷。

在離去的途中，突然想到：講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俗諺的人，如果來到西雙版納，會不會把他的話修改一下呢？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斯里蘭卡友協有紀念魯迅活動

席汶

去年十二月一日，斯里蘭卡——中國友好協會在首都哥倫坡舉行了一系列紀念魯迅的活動，其中包括圖片和魯迅作品展覽以及有關魯迅及其作品的研討會。

展覽會中展出了五十幅魯迅的照片，同時展出魯迅的著作和他編輯過的刊物。這些著作和刊物，除中文本外，還展出英語、日語和僧伽羅語的譯本。

在研討會上，三位從事研究魯迅作品的斯里蘭卡人士作了報告，介紹魯迅的生平、魯迅各時期的作品及魯迅對中國文學和革命的貢獻。

他們都指出：魯迅不僅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光輝的思想和革命實踐充分體現了他的崇高的品質。他們說：魯迅忠於人民，把一切獻給了人民，直至最後的一息；魯迅是受到斯里蘭卡人民的尊敬的。

外國文訊

蔣彝和他的《香港竹枝詞》

兼談《重啞絕句百首》和打油詩

羅忼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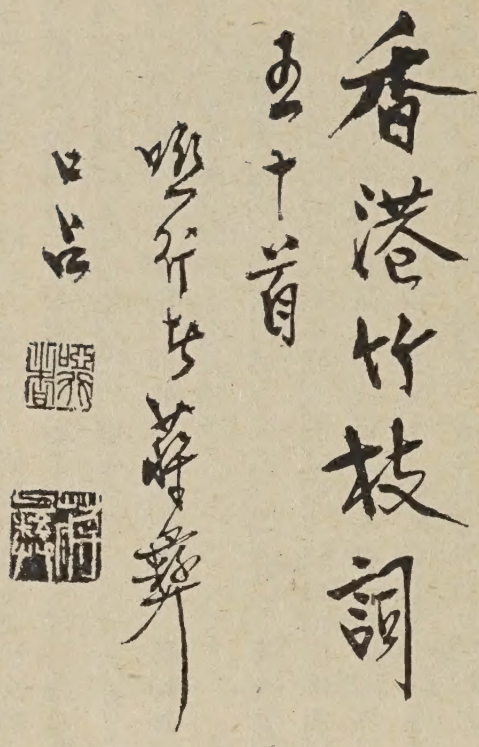
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報載：

中國血統美籍學者、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蔣彝先生，在訪華期間因腸結癌復發，合并肝、肺廣泛轉移，經醫治搶救無效，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在京逝世。蔣彝教授的追悼會今天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蔣彝教授生前友好及我國學術界人士許德

珩、吳有訓、嚴濟慈和中國旅行總社送了花圈。追悼會由中國旅行社總負責人蕭明主持，文化部藝術局負責人華君武致悼詞。有關方面負責人、文化藝術工作者、醫務工作者和蔣彝先生生前友好吳有訓、嚴濟慈、李明揚、蔡若虹、李可染、吳世昌、王朝明、勞辛、葉君健、趙淑霞等參加了追悼會。蔣彝教授的親屬蔣小燕、蔣健蘭、譚鉅生、劉乃崇也參加了追悼會。美國駐華聯絡處二等秘書何思文也參加了追悼會。

蔣彝先生，中西學術界和藝術界人士是不太陌生的。



《香港竹枝詞》扉頁題字

他字仲雅，又稱重啞（仲雅的諧音），出國後別號啞行者（Silent Traveller），又自稱啞子。原籍江西九江，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月，生於廬山下的大家庭，出國之前，他曾在黑暗腐敗的舊社會虛度了三十年。他的青年時代，中國正處在外來侵略者和封建軍閥雙重壓迫和殘酷掠奪之下，他於一九二六年從東南大學化學系畢業後，曾經短期從事教育，隨即參加北伐的行列。北伐「成功」後，歷任上饒、蕪湖、當塗、九江四縣縣長，在舊政府的統轄下，過了五年比《官場現形記》所描繪的更加荒謬的政治生涯。他對國家民族有無比的熱愛，富改革精神，本來希望爲國爲民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但是他徹底絕望了。一九三三年他三十歲時，毅然把縣太爺的「尊榮」棄如敝屣，籌了旅費和一百英鎊，趁海輪到英國去。

他初到英國，處境十分艱苦，找不到固定職業，只能教洋人學習漢語，勉强過日子。但他的堅決奮鬥精神却不是環境可以屈服的，自《湖區畫記》出版後，英倫文化界就開始認識蔣彝其人了。抗戰初，中國熊貓到了倫敦動物園，他適逢其會，成爲第一個畫熊貓的人，著有《金寶與花熊》一書，流傳極廣，知道蔣彝的人更多了，大家都叫他做熊貓先生（Panda Man）。以後的漫長歲月中，他一

邊研究藝術，一邊在大學教書，講授中國書畫和文學，從英國教到美國。一方面他常常爲了寫作而旅行，到過許多地方，用啞行者爲筆名寫作的遊記（英文本）共有十多種。經過數十年的奮鬥，他終於成爲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創作界的國際知名人物。

他熱愛國家，民族自尊心很强。以前，中國一直積弱不振。因此，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藐視、歧視和侮辱無以復加，從國內到海外都是一樣。更有些人爲了崇洋媚外，處處醜化中國，從生活習慣到文化、藝術莫不如此。啞行者忍無可忍，常常痛罵，闢謠，甚至和這些「中西人士」反目成仇，這是不少人認爲他孤僻的原因之一。他在外國混了幾十年，雖然名氣相當大，但在英、美的學府裏暗中常被歧視，這也是一個因素。然而，在大力宣揚中國書畫藝術這件事情上，啞行者無疑是成功的。他長期講授中國書畫史這一類功課，經常和西洋學者、藝術家討論或辯論，寫過幾本介紹中國書畫的書和不少論文，而他本人又能書能畫，往往即席揮毫，不徒事空言，所以收效更大。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西方人對於中國書畫還在啓蒙時期，他和劉海粟、徐悲鴻都是啓蒙者，而他長期在海外教學，時常參加各地藝術活動，到處演講，影響自然更廣遠了。所以徐悲鴻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從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寫給他的信，有「兄廿年在英，爲中國宣揚文、藝，厥功至偉」的話。他和海粟、悲鴻是多年至友，可惜悲鴻早亡，對於啞行者後來二十年的貢獻不及評價了。

黃臉孔的啞行者在外國憋了十多年的氣，新中國終於堅强地站起來，國際地位一旦提高了，啞行者那份喜悅和愛慕可想而知。他很早就懷着滿腔熱情要回國看看，可是因種種關係，遲至一九七五年四月才能成行。這是他出國四十二年後首次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在內地旅行兩月，暢遊許多省市和名山大川，與闊別多年的親友握手言歡，目睹各種建設如雨後春筍，農業工業欣欣向榮，以及廣大群衆的奮鬥精神，使他喜極而泣，同時撫今追昔，恍如隔世。回美後用中文寫了《啞行者訪華歸來話今昔》①一文，由於他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曾在過去的學界和軍政界混過幾年，當年的一切都是親身體驗的，所以在文中，這種新舊强烈的對比，就顯得非常眞實動人了。而他熱愛中國的眞情，和對國家前途的信心也在這裏流露無遺。一篇文章說不了許多，不識中文的人也看不懂，所以不久之後，他又用英文寫了《重訪中國》（China Revisited）一書，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美國出版，遺憾的是他已經不及見了。

舉杯邀明月（國畫）　蔣　彝作

這是啞行者最後的一部著作。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他從紐約到香港，十四日經深圳回國，這是他第二次回國。臨行前夕，他對我說：「我已經七十四歲了，希望能夠在這一兩年間對國家作出一點貢獻，尤其是在目前積極以四個現代化建設中國的時候。別的我做不來，寫東西還可以。我已經同美國某大出版機構約好，寫一本有相當份量的書，主題是從中國出土文物談中國的文化、歷史、藝術，使外國的讀者能夠眞正了解中國。這本書起碼要用一千張插圖，我得在國內逗留三個月，到許多地方去參觀、訪問和攝影。……」想不到兩月之後，他就齎志以歿了。他的死，我們固然深切悼念；國家也充份表現了悼念之情，本文開頭引錄的訊息，就是很好的見證。

二

啞行者和香港是老朋友，這裏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的朋友，認識他的很多。十一年間他曾來港多次，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六月，他曾應中文大學的邀請，在新亞學院藝術系當訪問教授，並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二日在香

港大會堂舉行「蔣彝書畫個展」。他的《香港竹枝詞》五十首②，就是那時候的雪泥鴻爪。此外，一九六六年夏，他曾來港小住十天；一九七二年九月應澳洲坎培拉國立大學邀請，往返都特地經過香港；一九七五年回國，往返自然也經過香港；一九七六年他在澳西大學講學，是年四月又特地前來接受香港大學頒贈的文學博士學位，從澳回美時，也經香港。因爲往來頻繁，居留的日子很多，他對香港的現實社會相當了解，印象却不大好。

許多老一輩的學者即使不是搞文學的，他們的古典文學修養總不會差到那裏去，唸化學的啞行者便是一個例子。他會做詩，七絕做了不少，前期的作品典雅而風華，有唐宋絕句的傳統作風，雖然每有新意，或者描寫新事物，總不離傳統的尺度。《重啞絕句百首》是他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所作③，可以代表他前期的詩風。移錄十首，以見一斑：

一片混茫接太虛，天風浩浩拂襟裾。大洋舟裏看初日，如讀平生未見書。（過太平洋）

管甯浮海非逃世，梅福辭官豈近名？我挈孤懷成獨往，冰輪初輾海天清。（船中漫吟）

一肚皮中不合宜，吐從紙上自恢奇。荒齋老却雕龍手，祇向人間作畫師。（寄諶齋）

如此奇才死亦奇，十年孤憤一鐙知。傾河倒海都成淚，未抵清宵哭你時！（哭羅長海）

塵沙吹做九邊秋，隱隱笳聲入畫樓。落日西風最蕭瑟，有人收淚看神州。（神州）

斫地呼天歌莫哀，逼人風雨自東來。一腔熱血從何灑？祇剩悲涼到酒杯。（東望祖國愴然有感）

昨夜東風帶雨斜，不知濕透綠窗紗。殘紅留得春痕在，莫向空階掃落花。（曉起）

青鳥依人似有情，涼雲低壓五銖輕。月明八萬三千戶，祇願吹簫過一生。

居然索醉到花間，一笑能容啞子頑。小立斜陽未歸去，湖邊無數好青山。（湖區小住雜詩）

中年披髮走四方，賣畫賣文圖自給。也是江州一司馬，青衫不爲女兒濕（無題）。

這些詩，有清麗爽朗的，有慷慨激昂的，有蒼涼嗚咽的，也有溫馨綺麗的。楊聯陞教授在《重啞百首絕句序》裏說：

啞兄說：「我不是詩人，從不認眞硬作詩，也不肯化時間作詩。句子隨便想着就寫出，是以成此集。」

……但是我覺得啞兄的詩，論形式，論內容，都已經很像詩了。……像是十七八歲的好女郎，自有一段天眞純潔之美。

這百首絕句之中，我喜歡的句子很多。舉例如「柳煙瞑色蒼茫外，萬綠扶人過小橋」，「夕陽紅到海邊去，如此青天大足奇」，是寫景妙辭。「中華史上無降字，祇有將軍號斷頭」，「合眼鄉關推不去，西風到處有哀鴻」，是熱情至語。「草上落花紅一尺，春來無夢不江南」，「爲說南湖好風景，秋風開到白芙蕖」，則情景交融。更有奇趣的，如「大洋舟裏看初日，如讀平生未見書」，「到此眞如天在下，珠鐙倒掛萬春星」，能抓住海外奇觀。「天上離婚雖創格，明河未必限雙星」，「捲簾不礙青天近，微覺銀河有浪生」，簡直是破空奇想。

蔣詩、楊評兩相印證，可見他在去國頭幾年的作風，還不能完全跳出傳統的局限。

三

《重啞絕句百首》裏有許多是寫各地風物和異國情調的，例如「印度洋觀魚躍」、「過紅海」、「地中海看飛魚」、「小睡翰墨斯推草丘上」、「沙本唐」、「鄰女畜貓」、「題康斯堆勃畫」、「倫敦大霧報載七人步入河中可笑之至」……等等，多少有點舊瓶裝新酒的意味。後來我問他是不是受了黃公度的影響？他說：「人境廬詩是看過一些的，但爲什麼我要受他的影響？我不是詩人，也不想做詩人，只是興到時胡來幾句罷了。從前中國文人一味厚古薄今，做詩的人學了千幾年杜甫，學得像又怎樣？和杜甫一樣好甚至比杜甫還好又怎樣？現在是什麼時代？我們還要封建文人士大夫那一套文學麼？」我說：「那你爲什麼不索性做新詩？」他說：「這是個人口味和上口不上口的問題。舊酒瓶也可以裝白蘭地、威士忌，不一定非用洋玻璃瓶子不可。」

實際上他自《重啞絕句百首》結集以後，那種詩風已經不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打油詩。他的打油詩不但舊瓶裝新酒，而且油鹽醬醋無所不裝，甚至不管合不合平仄，總之是和《重啞絕句百首》背道而馳。所以楊聯陞在序文裏又說：

> 絕句雖然已經有了一千幾百年的歷史，好像要「窮則變」了，依我看，一時還不至於壽終正寢。至

少作打油詩的人，還可能層出不窮。

楊序作於一九五四年《重啞絕句百首》改編重印的時候，那時候啞行者已改絃更轍，楊先生的話或即指此。他在英、美，常作打油詩同吳世昌④、楊聯陞、周策縱等嬉笑唱和，那些詩，是他在書信中偶然附錄一兩首給我看的，前後不下幾十首，現在找不到了，只存一首，題爲「自嘲」：

世間只有三行者，一孫悟空二武松，第三輪到江州老，不能打虎無神通。

他叫啞行者，和《西遊記》的孫行者、《水滸傳》的行者武松合而爲三。「行者」當然不止三個，但他不慕高僧，却喜歡翻江倒海、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用拳頭對付猛獸、惡霸的武二。他在外國教書多年，對於英、美各地的「學府春秋」、「儒林外史」知道很多。曾慨乎其言說：「要在學府裏『得意』，首先要廣結人緣，通過有力者的關。要在所謂『漢學』界知名，首先要精通英語，有點眞功夫，最主要的是能夠投其所好；因爲評價你的中國學問的成就的地方，不是在中國的學府，是在外國的學府。」他這首打油詩，無疑是有所感而發的。

四十年來他打了很多油，可是絕大多數都流走了。因爲他認爲這種東西是「得之廁上」或路上的，隨時隨地衝口而出，不爲「沉思翰藻」，只爲「過癮」，沒有保留價值。再說，他畢生忙不過來，燒茶燒飯也得自己動手，寓所裏一團糟，就是偶有存稿，東一紙西一紙也不容易保存的。於是這五十首《香港竹枝詞》，可以說是他碩果僅存的打油詩了。

四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旬他離港返美時，我問他會不會寫一本「香港遊記」？他說：「這彈丸之地有什麼可寫的！可是許多『可歌可笑』的怪現象，却是打油的好詩料。我的底稿，你已經看過了，行不行？」大約兩月後，他從紐約寄來膽正了的竹枝詞五十首，要我給它題詞，影印裝爲小冊子，分送給友好留念。

香港是鴉片戰爭的「特產」，紙醉金迷的都市，不少「騷人墨客」和「先朝遺民」曾經到此一遊，或做了「寓公」。爲了風雅風雅，自然有人大作其香港竹枝詞或柳枝詞，如潘飛聲輩是也。這些「昔賢」和「時賢」的竹枝、柳枝，如果拿千百年前的論詩標準——「溫柔敦厚」、「樂而不淫」——來鑑衡，未嘗不可以搖頭晃腦吟哦一番。但

是，合乎「温柔敦厚」的「詩教」，「温文爾雅」的吐屬，就不能暢所欲言，搔不着癢處，何況許多新生事物和詞彙是古代詩歌語言裏沒有的呢？啞行者的《香港竹枝詞》（以下簡稱竹枝詞），如果硬要拿從古墓中掘出來的尺來度量，當然完全不合標準了。但如果拋掉傳統的包袱，也未嘗不合於「詩歌合爲事而作」的宗旨；因爲作者在這裏暴露社會百態，確實針針見血。香港「特色」很多，都是我們耳聞目見的，他常常用來做茶餘飯後的談笑材料，在我來說，更是耳熟能詳了。

在這個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社會，崇洋的現象非常普遍。竹枝詞云：

舉世奇談港也香，紅毛碧眼趾高揚。不是高樓亦大廈，村童也要學洋腔。

不中不西不分明，黃臉居然洋姓名。牛排加上醬油醋，撲克牌來一色清。

香港也有畢加索，九龍出了馬蹄斯。鬥牛好手巴黎舞，誰知都是黃臉皮。

啞行者當時住在中文大學，常到新界鄉村蹓躂，看到幾歲的小學生也要唸英文，大不以爲然。他說，小孩子對自己的母語還沒學好，爲什麼要分神去學外國語文？故有「村童也要學洋腔」句。他也不贊成用譯音的姓名，因爲漢語同音字很多，譯音並無分別，而且香港人五方雜處，有用粵語譯的、潮州話譯的、福建話譯的……怎樣「正名」呢？他尤其反對譯名以外還加上什麼「大衛」啦、「羅拔」啦、「瑪利」啦、「南絲」啦……等別字。他說，現代青年人都沒有別字了，因爲這是封建的習俗；現在爲了模仿洋人，反而變本加厲，這不祇是封建意識，更是崇洋的封建意識。香港基本上是華人社會，「黃臉居然洋姓名」，眞豈有此理！「牛排」兩句，是他在餐館裏看到吃西餐的顧客，他們惟恐便宜了店東，於是把供應的配料盡量倒在牛排上，而那撲克牌似的麵包，也把牛油塗個清光。他絕不歧視西洋畫，但對於崇拜西畫、輕視國畫的中國「畫家」十分反感。他說，藝術是基於文化、歷史背景而發展的，各民族都有它獨立的藝術，東方和西方的文化、歷史根本不同，藝術趨向各異。中國無論繪畫、雕刻、舞蹈……以至武術，都有自己光輝的成就，現在那些人只知崇拜西洋，對自己民族的藝術一無所知，盲目地一窩蜂去學習西洋藝術，這不但忘本，更不能「洋爲中用」，結果成了西方藝術的奴隸。他的見解，也許我們不能完全同意；然而一個在外國四十年，天天說英語，時時接觸西方文

化、藝術的人，却對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一貫保持着無比的尊敬和熱愛，確實令人肅然起敬！

崇洋病不僅有如上述，它的併發症還很多，好像儀容衣飾的刻意模仿，是最常見的醜態。啞行者往往在談話中繪影繪聲，引爲笑柄。他說，西方人和東方人的體質體型根本不同，有些打扮在西方人是好看，搬到東方人的身上就覺得滑稽了，這是不折不扣的「東施效顰」。反過來說，如果洋鬼子穿起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我們覺得好看還是好笑？那時候是一九七二年，婦女流行「大頭裝」的髮型，愛穿「迷你裙」；眼部化裝花樣更多，「眼蓋膏」、「假睫毛」外，還塗了一片藍色的東西。他見了就皺眉搖頭說，西方女孩子通常身高腿長，頭上頂了個大「鳥窠」，不覺得不合比例；穿了短裙，顯出雙腿纖長。中國女孩子通常比西方的矮，腿也較粗短，頭上頂的「鳥窠」就差不多佔了全長的五分一，正是「五尺之身，安知一尺之面」⑤。「迷你裙」嗎，那些年輕而腿部長得好的女孩子穿起來倒不錯，但有些人却顯得「肉柱徑尺」呢。西方婦女眼部低陷，膚色較白，抹了一大片藍色，還不覺得有礙觀瞻；可是東方婦女眼既不陷，皮膚又黃，抹了藍色，很不調稱。於是竹枝詞有云：

烏龍不喝要咖啡，藍擦眼皮藍到眉。俗言「鬼打青了臉」，世事而今誰是非？

談到「男士」們的「新潮」鬚髮，啞行者說，西方男子多毛，既茂且密，那些嬉皮士留髮蓄鬚，還像個深山大野人的模樣；而且西洋天氣冷，汗垢較少，久不梳洗也不會太臭。在香港却不敢恭維了。中國人鬚髮欠豐，臉上很多不毛之地，長起鬍子來，上面那兩撇只有寥寥幾根，活像貓鬚、鼠鬚，下邊那一小撮很像山羊鬍子，多滑稽！香港天氣熱，長髮一天不洗就發臭，多麻煩！他們蓬頭垢面，和舊時抽大煙的、拉黃包車的簡直沒有分別。於是，竹枝詞有云：

于思于思滿面絲，近年歐美鬧嬉皮。華兒也要學時髦，煙鬼車伕八字髭。

這裏不少報刊都以聲色犬馬爲吸引讀者的主題，特別是關於視聽之娛的。什麼歌星、電影明星、電視明星的報導，天天盈篇累牘，顧縷不遺。許多天天看報的人，對於世界大事、國家大事從不注意，而對於那許多「星」的動態以至「嘉言懿行」，反而一清二楚。不但有「星」，而且有「星媽」、「星爸」。故竹枝詞有云：

雲天香海總陰晴，所見所聞日日新。「不重生男

重生女」家家盼望出明星。

賭風之盛，也是本地特色之一。竹枝詞云：

打牌跑馬已年年，港市誰人不說錢？股票輸贏千百萬，嬌娘怎伴溷夫眠。

五日工資一日飛，滿懷得勝總稀微。愁顏笑面分成敗，週末人人跑馬歸。

漁灘海島變名城，人定勝天舉世稱。高樓大廈如林立，夜靜家家麻雀聲。

那個時候，賭博的花樣還不太多，沒有「六環彩」之類，街頭巷尾也不曾設立「御准」的賭館。炒股票是有錢人的事，賽馬和搓麻將比較普及，「打工仔」也有資格參加。但總不及今天猗歟盛哉，無分日夜，不論男女老幼，只要手裏有兩塊錢，在彩票上填寫六個數字，就可以大發黃金夢了。惜乎啞行者已矣，不能再歌頌一番了。

此地「善男信女」很多，滿天神佛，各處廟宇莫不生意滔滔，啞行者「瞻仰」過不少，而印象最深的是天后廟和黃大仙廟。有詩爲證云：

油麻地廟鬧燒香，天后原來是默娘。默娘難遇啞男子，水陸人神各一方。

米厘倩女跑抽籤，赤脚鄉媽也擲錢。滿堂滿院皆求福，忙煞香城黃大仙。

「默娘」，據啞行者說，是啞女之謂，爲了湊韻，只好改稱。天后娘娘是啞女，正好和他這個啞子配匹。別人焚香膜拜，他却想入非非，未免「褻瀆神明」了。「米厘」即「迷你」，因爲他不知道本地通譯爲「迷你」。他還有寫青山寺、二伯公廟等處的，不必贅述。

雨後水淹馬路，交通過份擠迫，又是本地的特色。竹枝詞云：

女皇書院講演還，出門霪雨落潺潺。香江沒有金山寺，何來水渫銅鑼灣？

空城空巷去尋歡，擠到身前臂後鑽。而今恨不爲禽獸，鷄牛車輛比人寬。

「女皇書院」指皇仁書院。他說，依英文校名看，未見其「仁」，何以稱焉？必也正名乎。他喜歡獨行，常在九龍擠公共汽車，前呼後擁，喘不過氣來。感嘆說，香港既有「防止虐畜會」，爲什麼沒有「防止虐人會」？

此地貧富懸殊，高樓大廈、珠光寶氣是沒有窮人份兒的。竹枝詞云：

香港偏多珠寶商，金銀店面要持槍。嬌娘列坐評高下，門外遊娃枉斷腸。

深水灣近淺水灣，兩處居民各一班。彈丸小地分上下，有的樓高不可攀。

他在紐約的寓所和哈林黑人區鄰近，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現象，他早已抱不平了。

啞行者的竹枝詞，不擇時地，看到就寫，捕捉那一霎的情景而大打其油，頗堪捧腹。如寫男女在公衆地方互相「非禮」云：

馬鞍山裏好晴天，成群結隊往流連。女口香糖男鷄爪，雙雙笑語返沙田。

港九中流上渡船，華腔英語共分傳。粵姬斜倚吳郎臂，北婦頻搔南仔拳。

前一首的第三句頗費解，我曾請教他。他說：「那女的嘴裏吃着香口糖，那男的兩手很不安份，故云。」我認爲「鷄爪」用得不對，該是「祿山之爪」。他說：「安祿山是大胖子，兩手又大又肥；而那小子又矮又瘦，兩手眞像鷄爪呀。這個典是從啞子開始的，以後你們要用，必須註明出處。」第二首結句甚妙，非目擊者不能道。

他在竹枝詞裏寫朋友交遊也是即事即景的，趣味盎然，使朋友讀來倍覺親切。例如：

紅光夕照九龍頭，肚裏咕咕口水流。只等牟公哼幾句，狼吞虎嚥樂宮樓。

慷烈愛嚐陸羽茶，三樓高處幾曾爬？恰好正襟提箸後，偏來擠坐女娃娃。

石九公後又三刀，暢飲南丫興緻高。訥夫能唱恬昌笑，啞子不啞也叨叨。

已經淡忘了的五年前瑣事，重讀這三首打油詩又清晰地顯映腦中。「牟公」是牟潤孫教授。那天我們到新界遊覽，傍晚歸來，牟公在樂宮樓請吃晚飯，入座後談得興起，忘了吩咐上菜，後來啞行者提議邊吃邊談，牟公對侍應生「哼幾句」，於是山珍海錯就接一連二的來了。這是第一首說的。陸羽茶樓是香港茶葉和點心最好的館子，那時候還在永吉街的舊樓宇，樓梯筆直，落脚處又窄，要直上三樓，啞行者頗具戒心。這館子午飯時坐無虛席，一張小桌子經常擠着幾個顧客小組，叫做「搭檯」，老顧客早已安之若素了。那天，大概是第一次同他上陸羽，剛好要了不少點心，蒸籠、碟子擱滿了桌面。忽然來了兩位小姐，發現我們這一桌沒人「搭檯」，就理所當然的坐下來。爲了騰出部份「領土」給她們，不得不自動「清野」，啞行者有點莫名其妙似的。這是第二首說的。一天，我們遊南丫島，吃鮮魚，酒酣興起，賈訥夫兄吊了一會兒嗓子，好像

是「四郎探母」的片段，啞行者說話特別多，賴恬昌兄很少開口，只不時作會心的微笑。這是末一首說的。而今，「此情可待成追憶」了。

以上一共介紹了啞行者的竹枝詞二十首，其餘三十首寫的，也不外事、物、人、地。香港沒有太多可寫的，五十首已經包羅萬有了。幾年前，我對於詩歌文學的看法還有點兒食古不化，也不了解啞行者的用心，總覺得《香港竹枝詞》比《重啞絕句百首》差得太遠了。現在平心靜氣地想，如果沿用《重啞絕句百首》的詩筆，是寫不出《香港竹枝詞》的內容的，我們應該從另一角度看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附註

①此文由蔣彝口述，殷志鵬博士筆記，經蔣彝改定後，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發表，後來由該雜誌社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印成單行本小册子。

②一九七三年春，在香港影印五百册，是非賣品。

③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排印，綫裝袖珍本，是非賣品。

④吳世昌《羅音室詩詞存稿》（一九六三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有「啞行者以詩見貽並附蓮生貞一和作即用原韻答之」等六詩，都是贈答蔣彝的打油詩的。

⑤語見《舊五代史・桑維翰傳》。本是「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啞行者故意改爲「五尺」。

近期創刊的外國文藝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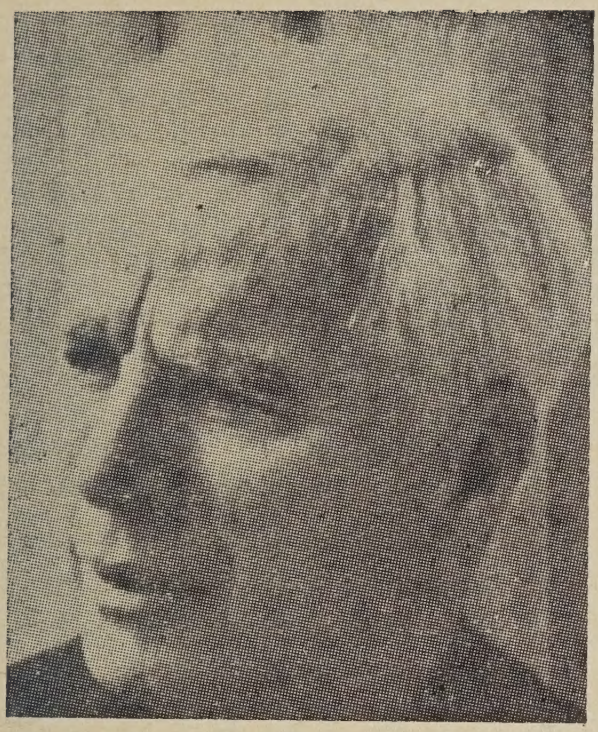
明華

《耕地》（Vuelta）——墨西哥作家友好協會出版的文藝月刊，以介紹國內外文壇動態，修辭學研究爲主。訂閱該刊必須請會員。

《洲頭》（Estuaire）——評論魁北克文藝作品、圖文並茂的季刊，已經出版了三期。

《阿斯得倫的火花》（El Fuego de Aztlan）——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奇卡諾（Chicanos）文化研究院出版，刊物介紹墨西哥奇卡諾人的文學作品。

《旋轉》（Espiral）——馬德里出版的文藝特輯刊物，季刊。最近的一期介紹西班牙著名作家胡安・戈伊蘇埃塔（Juan Goytisolo）及其作品。



卓別靈晚年影像

卓別靈的一生·差利

何達

一

全世界的電影觀衆都在懷念差利，而差利呢？在差利活着的時候，他一直都在懷念着他的母親。

他是用極深沉極細緻的感情來懷念着的。

在他的一生，飽經滄桑，有無數的起伏，嘗受着令人憤激的譭謗、陷害、攻擊，以及普遍的瘋狂一般的愛戴。可是，他對母親的懷念，始終是那樣清晰、晶瑩。

人們都說差利的影片「笑中有淚，淚中有笑」，在這笑中之淚裏，恐怕就有他對母親的懷念。

用一般的母子之情，來描述差利對他母親的愛，是遠遠不夠的。

在差利對母親的懷念裏，有三樣揉合在一起的東西在閃閃發光，那就是：仁愛，敏感，貧窮。

忘我的仁愛，藝術家的敏感，可怕的災難一般的貧窮，這三種要素，那麼深沉、那麼牢固地緊緊地糾結着他對母親的懷念，並且在他的作品中，迸射出令人炫目的火花。

也許就是這三種因素，使差利成爲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也許就是這三種因素，使差利成爲一個博愛的詩人。

也許就是這三種因素，使差利成爲一個反對奴役反對迫害反對法西斯的鬥士。

二

一九六四年，他發表了他的《自傳》，那時他已是七十五歲的高齡。

在他的《自傳》裏，用了很多的篇幅，記述着他的母親。

在七十五歲的高齡，他對母親的印象，還是那麼精細、鮮明，好像一切都在眼前，也好像一切都亮在心裏。

《自傳》長達五百多頁，而在僅有三頁的《自序》中，主要的就是談他的母親，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對母親的印象是如何地深刻。

《自序》中，在略述他童年時的住所之後，就談到他的母親：

> 這個星期天，母親不知爲了什麼，沒有打掃，房間顯得比往常更爲陰鬱。平時，她總是把房子整理得乾乾淨淨的，因爲她的個性明朗、朝氣蓬勃，而且仍然年輕，還不到三十七歲。她能够把那個悲慘的閣樓，變得異常舒適、溫暖，……
>
> 可是，這個星期天，她痴痴地坐在那兒，望着窗外。過去三天之內，她老坐在窗傍，出奇地沉默，若有所思。我知道她很憂心。悉尼出海去了，兩個月沒有消息。母親爲了支撐生活而租賃的縫紉機，因爲付不起租金而被取回。我每星期教授舞蹈的五個先令的收入，也忽然停止了。
>
> 我並不知道有一個危機即將來臨，因爲我一直處在經常的困境中。而且，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很輕易地就把我們的

困境給忘了。我像往常一樣，放了學就回家，做些雜事，倒掉污水，取回一桶清水，匆忙就到麥卡瑟家去，一直玩到晚上——盡可能地避開我們那間陰鬱的小閣樓。

……

此刻，我走進房間，母親轉過身，帶着責備的神色看着我。母親的樣子，使我大爲吃驚。她消瘦，憔悴，她的眼睛，就像那些在熬受着痛苦折磨的人們的神色，我渾身感到莫名的哀傷。我有一種留在家裏陪伴母親的衝動，也有離開這一切不幸的溫望。在我的掙扎中，她淡漠地對我說：「爲什麼不去麥卡瑟家玩呢？」

我幾乎哭了起來。「因爲我想留下來陪你。」

她轉過身失神地望着窗外。「你趕快到麥卡瑟家去吃晚飯，——在家裏什麼也沒得吃的。」

我感到她的語氣中帶着責備，但我沒有理會。「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我微弱地說。

她蒼白地微笑着，撫摸着我的頭。「去吧，去吧，你趕快去吧。」雖然我請求母親讓我留下來，她堅持地要我去。於是我帶着一種犯罪感離開家，留下母親一個人孤零零待在那間悲慘的閣樓裏，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不到幾天，她就面臨到一個可怕的命運。

過了幾天之後，她的母親，就因爲過度地缺乏營養而致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院。以後，她母親幾次從精神病院中出出進進，始終沒有全部復原。

在這短短的《自序》中所說的，一定是差利一生中最難忘的印象。

也許正因爲如此，在差利的一生，始終沒有忘記他的窮苦的童年，始終沒有忘記世界上一切的苦難和不幸。

三

根據差利的記述，他的母親是個極優秀的演員，她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和出色的表演才能。

她身材嬌小，皮膚細緻，有紫藍色的眼睛，一頭淡棕色的長髮，長過臀部。她長得標致、迷人，有一種動人心魄的美。

她也是一個極其出色的朗誦者。她常常給差利講故事，讀書。有時候，她還跟差利同倚窗前，給街上來往的行人編故事，從那些行人的衣着、動作、神態中，推測他們的言行。這一切，對差利以後的藝術生活與藝術成就，自然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差利五歲那一年，他母親常常帶他到戲院去，看母

親的表演與歌唱。

有一次，在表演的時候，他母親的嗓音忽然破裂，變成嘶啞，觀衆嘩笑鼓噪，吵聲越來越大，母親只好離開舞台。戲院的經理曾經看過差利在小朋友面前表演，就提議要差利上台，代替母親的角色，以便能繼續演出。

母親嗓子的破裂，促成了差利平生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出。

在那一片騷亂中，戲院的經理，牽着差利的手，帶到舞台上，向觀衆說了幾句話，把他留在那裏。他就在那脚燈的照耀下和烟霧的迷濛中開始歌唱。

唱到一半，觀衆就非常激動，紛紛把錢幣擲到台上，大受觀衆的歡迎。

可是他這生平第一次的演出，也就是他母親的最後一次了。

從此以後，差利一家人的生活，就逐漸墮入貧困的深淵。差利的父親早已離開家庭。差利跟他的同父異母的哥哥悉尼，母子三人相依爲命。差利兄弟二人，對母親都非常敬愛，同時也享受着母親給他們的照顧與温暖。

四

差利的童年時期，幾乎全浸在災難一般的貧窮裏；這使他跟倫敦的下層社會，有極密切的關聯。

有一個時期，他們母子三人，都進了貧民習藝所。他們第一次在訪問日見面的時候，三個人都哭了。

差利說：「不到一個星期，她就變成那樣老邁和消瘦。可是當她看到我們，她就神采煥發起來。悉尼跟我開始哭泣，把母親也弄哭了，大顆大顆的淚珠從她雙頰滾落。最後她冷靜下來，我們一塊並排坐在粗陋的長椅上。我們將手放在她膝蓋上，她輕輕地拍着我們的手。她笑我們理過髮的頭，又一面撫摸我們，安慰我們。……」

差利童年所遭遇到的悲慘的困境，使他永遠難忘。他說：「我記得很清楚，因爲我們窮，在社會上我們會遭到種種的恥辱。甚至於最窮的孩子，在星期天晚上都能夠坐下來吃自己家裏做的晚餐。能在家裏吃一片烤肉，就是相當體面的事。凡是無法坐下來吃星期日晚餐的人，就是屬於乞丐的階層。我們就是這種人。」

一八九九年，差利的父親去世了。他父親才三十七歲，死於水腫病。他們從他膝蓋上敲出四加侖的水。

在他父親葬禮時，下了傾盆大雨，挖墓穴的人把泥土扔在棺木上，發出殘忍的重擊聲。他們回到家裏，什麼食

物也沒有。

以後，差利做過多種多樣的職業，賺些微薄的收入，來維持生活。

他賣過花。

他在雜貨零售商那兒做打雜的工作。

他在醫務所中，當招待員。

在一個醫生的家裏做僮僕。

他做了一天的吹玻璃工人，被工廠中的高熱焗暈了。

他在一家印刷廠中，坐在印刷機上，使機器轉動。

他在街上賣故衣。

他製造玩具，拿到街上賣。

他做過鋸木的工人……

但是，他跟他哥哥悉尼，始終沒有忘記他們最重要的目的——當一個演員。

而這一切多種多樣的生活經驗，給他的未來的藝術生活，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的泉源。

五

十二歲半的時候，他加入了一個劇團，巡廻演出。在舞台上，他表現了他的喜劇才能。一個劇評家，說他「是個聰明而精力充沛的童星。……希望最近的將來能聽到他更大的成就。」

後來他又嘗試着自己寫劇本。他寫過一部叫《十二個正直人》的短篇喜劇。

十九歲時，他在劇團中，已是一個成名的喜劇演員。

一九〇九年，他跟劇團到巴黎演出，非常成功。後來又到英美各地巡廻演出。

他接觸電影，是在一九一四年，那時他二十五歲。這一年，他在吉斯東影片公司，完成了三十五部短片。這些影片，大多數只有一卷，最多的一部有六卷。

一九一五——一六年，他在愛森耐影片公司，拍了十五部短片，大多數只有兩卷，最長的一部是四卷。

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在互助影片公司，拍了十二部短片。

著名的《當舖》、《銀幕之後》、《溜冰場》、《安樂街》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出品。

到了這一個階段，差利的作品，藝術的水平已經逐漸提高。他以充沛的活力與熱烈的專誠，投入了藝術的創作中，使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廣大觀衆的熱烈的歡迎。

一九一八——二三年，他在第一國家影片公司，拍了九部短片。

著名的《狗的生涯》、《有閑階級》、《尋子遇仙記》都是這一個時期的出品。

一九二三年，他進入了「聯美影片公司的時代」。在這一段時期，他拍了九部電影，都是長片。

在這一個時期，他由一年拍十幾部，進爲幾年拍一部。而這一個時期所拍的影片，不但是他個人的紀錄，同時也是世界電影史的紀錄。其中有許多部，已經被認爲世界電影史中的經典之作了。

一九二三年：《巴黎一婦人》(A Woman of Paris)
一九二五年：《淘金記》(The Gold Rush)
一九二八年：《馬戲團》(The Circus)
一九三一年：《城市之光》(City Lights)
一九三六年：《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一九四〇年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一九四七年：《凡爾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
一九五三年：《舞台春秋》(Limelight)
一九五七年：《紐約一王》(The King in New York)

在這些影片中，《淘金記》、《城市之光》、《摩登時代》、《大獨裁者》、《舞台春秋》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數十年來，不斷重映，備受讚揚。只有一九六七年在倫敦松林片場拍的《香港女伯爵》(The Countess of Hong Kong)使人有點失望，那時他已經七十八歲了。

他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八點鐘，生於倫敦窩爾渥斯東巷。父母都是雜耍場的喜劇演員。

六歲時，他參加了傑克遜「蘭開夏八童子」舞蹈團的演出。十歲喪父。

一九二九年，他四十歲時，母親逝世於加州，葬於美國荷里活近郊。

他曾結婚四次，第四次結婚於一九四三年。那時，他五十四歲，遇見了美國著名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女兒歐娜・奧尼爾。

這時，歐娜・奧尼爾只有十八歲，也是一個演員。但她下了決心，不顧她父親的堅決反對，跟差利結了婚。此後爲差利生下八個孩子，一直陪伴差利，度過了三十五年的共同生活，直到差利去世。

一九五二年，他第三次赴歐旅行，美國司法部長宣稱如果他返回美國將予拘押。到一九七二年他才重返美國。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差利以八十八歲的高

年，無疾而終於瑞士日內瓦的湖濱別墅。全世界普遍地對他這一個電影史上的巨人表示哀悼。

六

差利所拍的影片，絕大多數都是身兼編劇、演員和導演的工作。

有些影片，還自己製片，自己配樂，自己編舞。

他這樣做，是由於對自己的作品，有極高的要求，盡可能地使影片達到精益求精的藝術水平。

但這樣做，需要支出超量的緊張的精力，拍攝的工作激烈而勞累。

差利說：「一部影片拍完，我往往會弄得精疲力竭，沮喪之至，於是我又得躺在床上休息一天。

「到了傍晚，我就起床，悄悄地出去散步。我感到很孤單、憂鬱。我到街頭漫步，茫然地注視着櫥窗。這時候我總是不加思考的，因爲我的腦筋已經麻木了。但我很快就恢復過來。經常在第二天早晨，當我開車到攝影場，我又再度恢復了亢奮，我的心智又活躍了起來。」

差利是一個嚴守紀律的人，他嚴肅地工作。很少飲酒。他說：「事實上，在工作的時候，我深信任何一種最細微的刺激，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洞察力。沒有一件事情比策劃和導演喜劇片更需要有銳敏的頭腦。」

「我不同意佛洛伊德的看法，」差利說：「我並不認爲性是人類複雜行爲中最主要的因素。受寒、挨餓、恥於貧窮更容易影響一個人的心理。」

他說他在開始時，把喜劇想像成一種建築物，然後慢慢地了解這個建築物的形式。每一個場面，都蘊含着下一個場面的因素，而且跟整體都有密切的關聯。

差利構思每一個場面，都要做多次的實驗，一直到找到最佳的效果。

他在影片中，塑造了一個流浪漢的形象，這個流浪漢是一個闖蕩江湖的丑角。

在差利初期的影片中，這個流浪漢比較自由，不大受劇情的限制。他的思想並不活躍，他的行爲，只跟他的本能和基本生活條件有關：他所需要的只是食物、溫情和避難所。

可是以後的每部喜劇，片中那個流浪漢的性格逐漸變得複雜起來，感情滲入角色中，並且接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差利還運用音樂，給他的喜劇創造出一種情調。即使在早期的喜劇作品中，他已經開始做這方面的嘗試。

例如，有一首叫做《格蘭第夫人》的老歌，創造了《移民》這部影片的情調。這種曲調有一種渴望的柔情，因此使兩個孤獨的被遺棄的人，在一個陰沉的下雨的日子裏締結了姻緣。

一首叫《維奧蕾特拉》的歌，產生了《城市之光》一片的情調。

《友誼萬歲》這首流行全球的蘇格蘭民歌，創造了《淘金記》的情調。

在找不到合適的樂曲時，差利就爲那部影片自己配樂和作曲。

「記者們老是問我對於影片的構想(Idia)，是怎樣產生的，直到現在還是無法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這些年來，我發現構想來自一個人對於構想本身的强烈的慾望；一心一意地繼續不斷地渴望着它，你的心靈就會變成一座瞭望台，經常地觀測到那些可以刺激想像力的事物——一隻樂曲，一個落日，都會給你一個構想的形象。

「我該說，挑選一個能夠刺激你的主題，苦心地推敲它，深入地挖掘它，如果你不能更進一步地去發展它，那麼，先把它丟開，再去找第二個主題。清除那些累積物，是找出你所需要的事物的程序。

「至於怎樣來產生構想呢？你必須有堅持到頂點的熱狂。你需要有忍受痛苦和長時間保持熱忱的耐力。也許這對有些人來說，不難辦到，但我還有點懷疑這是否可能。」

以上是差利幾十年來從事喜劇構想的經驗的結晶。

談到喜劇的構思，差利還說：「每一個萌芽的滑稽好笑的事物，都可以演變成有關喜劇的哲學概念。」

他並且說：「我不想用深奧的精神分析的理論，來詮釋人類的行爲。……我並不需要閱讀書籍，才知道生命的主題，是矛盾和痛苦。就像是出於本能一樣，我所有丑角的戲，都是依據這個理論。我設計喜劇情節的方法，是簡單的。那就是使人陷於困境，而後從困難中掙脫出來的過程。」

談到幽默，他說：「幽默，是更爲微妙的事情。……我認爲幽默是一種我們視爲正常行爲中的微妙的歧異。換句話說，通過幽默，我們可以從好像合理的事物中，看出不合理的成份，從好像是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不重要的成份。它可以增加我們生存的意識，並保持我們神智的健全。有了幽默，我們可以較少地受到人生中，成敗興衰的

重擊。它給我們的一種均衡感，並爲我們揭露那潛伏在過份誇張的嚴肅中的荒謬無稽的事物。」

七

差利的一生，從事着艱巨的藝術勞動，但他並沒有跟現實脫節。

正相反，他對現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保持着密切的關懷和敏銳而强烈的反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他應邀參加了自由公債的募款活動。

同時，他拍了一部名爲《從軍記》(Shoulder Arms)的短片，在片中，流浪漢夏洛特也參加了戰爭。

《從軍記》這部影片是個大收穫，在戰爭期間，它是士兵們最愛看的電影之一。

一九三八年，他開始構思他的《大獨裁者》。那個時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納粹的勢力，日益擴張。

差利在《自傳》中說：「戰爭的風雲日緊。納粹在前進。多麼快地我們就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那四個年頭的死亡的痛苦。多麼快地我們忘記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類的殘骸：切掉四肢的患者——缺手，斷脚，瞎眼，缺顎和那扭曲痙攣的跛足者。戰爭中沒有戰死或受傷的人，也沒有逃過這場浩刼，因爲很多人的心靈已飽受摧殘了。戰爭把年輕人吞噬了，留下冷眼觀照人生的老年人。……有些人說戰爭在許多方面是一樁好事。戰爭可以發展工業和促進技術的進步，並且提供人們新的工作。當好幾百萬人因證券市場發大財時，我們怎能想到好幾百萬人橫屍戰場呢？赫斯特《調查者》報紙專欄作家亞瑟·布里斯班說：『美國鋼鐵一股可以跳升五百美元。』相反的是許多股票投機者從窗口跳出去了。

「現在另一場戰爭正在醞釀着，我想爲寶蓮寫一部劇本，但是工作却毫無進展。當可怕而醜怪的阿道夫·希特勒到處掀起好戰的瘋狂的時候，我怎能投身於女性的反覆無常，或者去構想一些浪漫的故事或愛情的問題呢？」

差利看到當時險惡的局面，憤然地寫了一個諷刺希特勒的喜劇《大獨裁者》，他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把這個故事寫完。

在當時的環境中，差利拍攝這一部影片，需要極大的堅決與勇敢。

卓別靈在《大獨裁者》

《大獨裁者》拍到一半時，差利接到聯美公司給他的「驚人的情報」：海斯辦事處對公司提出警告，說差利會遭到檢查的麻煩。英國當局也愼重考慮反希特勒的影片，並懷疑能否該讓這部影片在英國上映。

但這一切並沒有使差利猶豫，他說：「可是我決定拍製下去，因爲希特勒一定要受到恥笑的！」

紐約的辦公室給差利寄來更多叫人憂慮的信件，要求差利不要再拍下去，同時宣佈這部影片在英國美國都不准放映。

差利的答覆是：「我決心要拍，即使要我自己租戲院放映，也在所不惜。」

差利尚未拍完《大獨裁者》，英國就向納粹宣戰了。但美國遲遲尚未宣戰。

在拍攝《大獨裁者》期間，差利收到許多怪信，他拍完之後，這種信件收得更多。有人威脅說要在戲院投擲惡臭炸彈，有人說不管這部電影在什麼地方放映都要把銀幕射個稀爛，有人威脅要因此掀起暴動。也有許多善意的人，說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但是它一定會賠錢。

但是，這一部《大獨裁者》拍竣上映時，受到觀衆狂熱的歡迎。這部影片在紐約兩家戲院連映十五週，打破了差利所有影片賣座的紀錄。

八

在當時，《大獨裁者》影片結尾的一篇演講詞，成了聲討希特勒的反納粹的檄文，在世界範圍內，到處傳播。

這是其中的一些段落：

兵士們！不要爲奴役制度而戰！要爲自由而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寫着：神之國乃是在人的心中——不是在一

個人或一羣人心中，而是在一切人的心中。在你們的心中！你們，人民，擁有力量——創造機械的力量。創造幸福的力量。你們，人民，擁有使生活自由和美麗的力量，——使生活變成一個美妙神奇的冒險！那麼，——在民主主義的旗幟下，——讓我們運用這種力量——讓我們聯合起來。讓我們爲一個嶄新的世界而戰——一個能給人類工作的機會的美好世界——一個能給青年人以未來，能給老年人以安全的世界。

殘暴的人以這些事情的諾言，掌握了權力。可是他們是騙子！他們並沒有實踐諾言。他們永遠不會！獨裁者們使他們自己自由，但却奴役了大衆。現在讓我們爲世界的自由而戰——掃除國家的障礙——掃除貪婪、憎恨和偏狹。讓我們爲一個理性的世界而戰——一個科學和進步會引導我們走上幸福的世界而戰。兵士們，在民主主義的旗幟下，讓我們聯合起來！

在當時，許多人把這篇演講詞，獨立地印了出來，當做傳單，到處分發，給世界的反納粹的力量以極大的鼓舞，很多人能夠背誦其中的詞句。

雖然美國觀衆很喜歡《大獨裁者》，這部影片還是遭遇到許多反對的力量。納粹黨人已經滲透到美國各種機構和組織之中，不管這些組織是否有自覺，他們都已成爲納粹所利用的工具。這些暗藏的力量，給差利帶來許多麻煩。在一九四〇年間，差利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控告，以及來自報界的攻擊。

珍珠港事變戲劇性地發生了。事態的嚴重使美國朝野目瞪口呆，美國開始派兵出國直接的參加戰爭。

這時俄國人在莫斯科近郊，把希特勒的大軍壓住，他們呼籲立即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差利又勇敢地投入了呼籲開闢第二戰場的鬥爭，在羣衆的集會上，公開地發表演說。

在《自傳》中，他這樣寫着：

「會場有一萬聽衆，擠得水洩不通。……

「委員長說服我如果可能的話要我演說一個小時。我深深感到害怕。充其量，我能講四分鐘就是極限了。可是，我聽完了那些毫無生氣的演說之後，我被激怒了。……

「我講了四十分鐘後，我知道下一個步驟應該做什麼。我拿羅斯福的軼事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募捐戰時公債的演說讓他們大笑和拍手……

「我繼續說：『……我聽說現在盟軍有兩百萬士兵在北愛爾蘭無所事事，而俄國却單獨面對大約兩百個師團的

納粹黨人苦戰。』此時會場一片靜寂。『俄國人，』我强調說：『是我們的盟友。他們不但爲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戰，也爲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戰。……——因此，我們一塊來呼籲——我們現在就來開闢第二戰場！』

「這時全場大大騷動，足足有七分鐘之久。這種想法在聽衆心中和腦海裏已經孕育很久。他們不讓我講下去，盡在那裏跺脚，鼓掌，他們跺脚、吼叫，把帽子扔在空中……」

過了幾個星期，差利又被請求，通過電話向麥迪遜廣場上的聽衆，發表了十四分鐘同樣性質的演說，各工業組織聯合會，把他的講詞，印成小册子出版。

這是他講詞中的幾句話：

大家要謹防納粹的陷阱。這些納粹野狼穿着羊皮出現。他們以和平誘惑我們，當我們還沒有警覺時，就已陷入納粹的意識形態之中。那麼我們將變成奴隸。他們會剝奪我們的自由，統治我們的心智。蓋世太保將會統治這世界。

關於差利影片的內容與意義，許多人都已談過，幾十年來，談得很多。在這篇文字中，我只企圖講一些差利生活裏比較重要的事件。

縱觀他的一生，他不只是一個電影大師，他還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堅決英勇的反法西斯的鬥士。

而他一切努力的基礎，是他對人類的熱愛，特別是對那些飢寒交迫的大衆的深厚的同情。這熱愛、這同情，在他的童年，在他母親的撫愛之下，已經深深地紮下了根。

放眼當今的世界局勢，差利在影片中創造的形象，以及他所發出的聲音，仍然具有生動有力的現實意義。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農場採蘋果記（散文）	錢歌川
一個回憶（譯文）	黎活仁
雪之話和雪外話（散文）	秦　松
近視的故事（散文）	范　劍
我的領土（詩）	韓　牧
不測（小說）	竹紫君
尋親人（話劇）	白　荻
拉丁美洲戲劇近貌（文藝動態）	柳玲依
大忙人（小說）	陳不諱
望東方（散文）	唐　民
自由之夜（翻譯小說）	李　昕

星未殞

——一個影迷心目中的卓別靈

雙翼

哪一年的「聖誕節」，在我都平淡如常，原因簡單，只爲我非教徒。但偶爾飄來的帶着宗教虔誠的歌聲，也一次又次地提醒：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在香港，這樣的氣氛是要維持幾天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的這個節日氣氛中，忽然電台播音員把語調放得平靜了，報告一個消息：卓別靈，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在瑞士去世。

卓別靈很久沒有公開活動了。他已經很高壽，人們很難期望他還會有足夠的精力從事拍片，他逝世的消息傳來也不算太意外，但還是不免引起人們的悵惘。

要是他還有拍攝《摩登時代》、《大獨裁者》時的精力，再拍幾部那樣深刻，那樣動人的影片，該有多好。

然而已不可能了。

卓別靈，在許多人的精神生活中佔一個有分量的位置。在我腦海中的卓別靈，是「淡入」而來的。

我說不清楚甚麼時候算是知道了卓別靈。七八歲的時候，抗日戰爭的烽火燒到了我的家鄉。在那以前，我看過卓別靈的影片沒有呢？實在記不起來了。雖然那時如果去看一場電影，無疑是一件大事，在家庭中是隆重的節目。但對於一個還不懂事的小孩子，頂多是對銀幕上的活動景象充滿好奇，談不上對電影本身留下什麼完整的印象。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有一個非常惹人喜愛的小丑差利。這可能是看電影而得知，更可能是從大人們口中聽來。我們很小的時候，就模仿差利，走着八字步，拿一根手杖。帽子不現成，就省了。

卓別靈在《城市之光》

算算年份，那時卓別靈的《摩登時代》才在首映，《城市之光》也才上映幾年，大概還沒有來到我家鄉那樣的小城上映。如果那時已經有差利的片子上映過，恐怕是比較早期的作品，若有出色的作品，大概要算一九二五年首映的《淘金記》。

我的意思是說，差利，對我和我這一輩人來說，在最初，主要的印象是一個出色的小丑。

接着而來的是漫長的戰爭年份。八年離亂，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有可能重新知道關於差利的事情和影片。那時，《大獨裁者》是已上映過了。

一九四八年，我從家鄉來到香港，才有機會看到卓

別靈的許多名作。那感覺是很奇特的。明明沒有看過的影片，怎麼有許多地方覺得很熟悉，彷彿在什麼地方看過。主要的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常常讀到一些文章，談論這些作品；二是看過一些劇照。卓別靈影片的劇照也具有很大的魅力，給人的印象格外深刻。

記不起總共看過哪一些影片了（特別是一些早期的出品），也記不清看到這些影片的次序。在看過的所有卓別靈影片中，《大獨裁者》使我驚歎，《摩登時代》使我佩服。

對我來說，卓別靈在我精神生活中，是逐漸「淡入」的，上面這樣說了。不過，當看到了《大獨裁者》的時候，印象達到了難以形容的强烈。

拍這樣一部影片，中間克服多少阻難，需要有多大的勇氣，那是以後逐漸讀到一些文章和傳記，才知道得多一些的。但不去說這些，單單就影片本身，已經足夠使我說不出什麼話來。要恰當地讚美一件極爲可貴的事物，比批評一件不好的事物要困難得多。

在希特勒最不可一世的時候，這位世界出名的演員，精心地拍攝這樣一部揭露大獨裁者面目的影片。他爲的是什麼？爲了反對大獨裁者。反對的另一面，是有所主張，有所呼籲。這呼籲，直接表現在影片最後的一場戲中。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場面。猶太理髮匠長相酷肖大獨裁者興格爾（《大獨裁者》中的那個獨裁者，名字的讀音與希特勒近似），他和反納粹的同道們一起被捕，關進集中營。在同時，興格爾則在計劃侵略奧地魯。理髮匠得機會換上制服混出集中營，追捕的人把正在追野鴨的元首興格爾抓了去，而理髮匠則被當做元首而送上講壇。因爲，照原來的預定程序，侵略奧地魯之前，元首要發表一篇演說。

理髮匠全無準備，但他已經面對非演講不可的場面。他也不是沒有話說。他開口了。一開始令人忍不住笑：

「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不想做皇帝，我不是幹這一行的。……」

但是，這長長的演說（據說有六分鐘），却迅速成了動人魂魄的呼籲。因爲卓別靈說出了肺腑之言。他演的是一個

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如果一個小人物眞有機會作一次這樣重要的演說，而且是不必有保留的，那他大概也眞會說這樣的話，這是這篇演說引人共鳴的原因。在演講中，卓別靈說：

「我不想統治誰，也不想征服任何人。」

「我們願意在共同的幸福裏生活，而不願在共同的禍患裏生活。」

「我對聽得見我說話的人說：不要灰心。……人們的仇恨將會消逝，獨裁者必將滅亡，他們從人民那裏篡奪來的權力將歸還於人民。……」

「你們不是機器！你們不是畜牲！你們是人！在你們心裏有着對人類的愛！望你們亦不必懷恨。……」

「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裏說：『天國即在人間』。這不是說一個人，也不是一羣人，而是所有的人！……大家團結起來！爲一個新的世界而戰鬥！一個新的世界，在那裏人人有工可做，青年都有前途，老人可以頤養天年。」

而在最後，卓別靈直接呼籲：

「爲了民主，讓我們團結起來。」

在一九四〇年，那希特勒的大砲砲口向着世界的各個角落的一九四〇年，《大獨裁者》拍了出來，而且這樣直接、有力、誠摯地呼籲，這簡直是藝術園地裏的一個奇蹟。

我看到《大獨裁者》影片，已經是在戰後。經歷了多年的戰爭，到處還有戰火造成的廢墟。那時香港半山的一些地方，就能見到被炸燬而一直未整理的屋子。那時候，經歷過戰火而倖存的人，都知道那是多麼嚴酷的戰爭，帶着那心情看《大獨裁者》，不能不感到心靈受着極大的衝激，像面對突然捲來的巨瀾。

後來，在一本雜誌上讀到這篇演詞，它被認眞地作爲一篇文章來處理，題目：《對人類的呼籲》，署名：卓別靈。讀文章的時候，仍然感動。這本雜誌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

《大獨裁者》使卓別靈的形象在我心中迅速地升高，從一個傑出的丑角，成爲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而且是有着極其積極的內涵的人道主義者。

不過，此刻這樣簡略地談論《大獨裁者》，倒像影片是一部與差利一貫的影片風格不同的嚴肅片子。事實不然，它的嚴肅主題仍然是透過差利式的風格來表現，如此成熟，如此和諧，幽默感與深刻的含義結合在一起。像那麼一個片斷：法西斯的衝鋒隊衝進理髮匠的家裏，他們照例一進門就叫：「興格爾萬歲！」理髮匠慌忙跟着他們同樣地叫。不過，叫完了他不禁又問：

「興格爾是誰呀！」

他又得倒霉了。

笑，但笑中有哲理。

《摩登時代》是較《大獨裁者》爲早的作品，同樣在藝術上極爲成熟。香港近年也重映過，卓別靈逝世的消息傳來時，這部影片又上映了幾天。

我不能不佩服卓別靈，他在美國那樣的社會中掙扎，打滾，而且他應該算是好運的，漸漸打開了個人的出路。在這樣的情形下，人的眼睛很可能短視，或者對許多現象視而不見。然而卓別靈却看得深，看出了這個「摩登」時代是怎麼一回事。他抓住了本質。他在《摩登時代》中表現的是這麼一個主題：在「摩登時代」中，出賣勞力的人成了機器。

出色的鏡頭組合，如：

羊羣擠出門口；

工人放工擠出工廠大門。

這有象徵的意味。

而卓別靈自己主演的那個工人，就是摩登時代的工人典型。他實在一無所有，他有許多美好的夢，但他的現實則是除了失業就是出賣勞動。在出賣勞力的時候，他成了機器的一部份，從早到晚做着機械性的動作，以致放工以後，他還是習慣性地處處做着同樣的動作。

卓別靈在《摩登時代》

喜劇有誇張。影片裏有誇張的情節。

如果有一種吃飯機器，使工人吃得快些，不是可以更好地使用這些勞動力嗎？於是一種吃飯機器設計出來了，差利被選去做試驗，機器一開動，匙羹往他口裏送湯，圓筒塞給他食物。……

這樣的機器沒有在生活中出現。但是生活自己會把人變成吃飯機器中的差利。遠的地方不知道，在香港，我見過工廠區的工人怎樣匆忙而簡單地吃午飯，那情景也就與被放在吃飯機器中差不了多少。他們週圍有一個無形的機器，那是種種壓力。是生活的壓力，是爲了趕做夠「標準數」以至超過「標準數」的壓力，是時間的壓力。他們只有短短一小時的午飯時間，他們要衝出廠門，快快地完成吃飯的「責任」，還爭取一點點時間在附近散散步，走動走動也好。下一分鐘他們又要成爲機器的一部份了。

卓別靈的特別處，是他由自己的體會、觀察中，概括出了生活現象中的本質。他不是從書本或什麼地方獲得這些概念，然後去抓一些生活形象來加以表現，而是相反。卓別靈表現這些摩登時代中的滑稽劇時，有堅實的生活基礎，有血有肉。

在生活中概括出它最本質的東西，使它成爲一條簡單明顯的道理，而這簡單明顯的道理又再現爲豐滿的形象。這是藝術家最艱巨的工作。卓別靈做了這樣的工作，做了許多。《摩登時代》是這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工程，是的，是艱巨的工程，而又完成得那麼美滿。美滿得令人欽佩。

年份已經忘記了，總是在戰後的五十年代。那時，我們一面像補課似的看卓別靈的名作，一面期待着他的新作。《華杜先生》已經拍好而且很快在香港上映，《舞台春秋》在拍攝的消息也傳來了，也很快和香港的觀衆見面。此後，又有《紐約一王》。

每一次新片的上映，都掀起熱情的期待。這種期待是很高的要求，只因爲卓別靈過去的成就那麼出色，才能夠產生這樣的要求。有這樣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種榮譽，很難得到的榮譽。

也正是要求很高，這幾部影片似乎不能夠帶來更高的讚美了。

作爲電影觀衆的一個，我在看完影片之後有些迷惘。怎麼一回事？拍過《城市之光》、《摩登時代》和《大獨裁者》的卓別靈，應該達到更高的峯巔，指出更光明的道路呀。我們樂意見到差利的形象，走在我們的前頭。可是，是不是自己的理解能力太弱了，竟不能夠好好領會卓別靈的新作？

《摩登時代》和《大獨裁者》都對現實的事物進行了藝術概括，卓別靈的新作也是這樣，進行了藝術概括，只是越來越顯出一種抽象的意味了。《華杜先生》描寫一個殺人犯，最後突然從這個殺人犯口中，提到了更大的殺人犯：

「戰爭就是無數的謀殺，但是大規模的屠殺得到許可，而且有人成了英雄。……我只是謀殺幾個人，而軍火商和大資本家爲了利潤，却在戰場上毀滅了成百萬的生命，請你們比較一下。」

這樣的呼籲是充滿正義感的。當時在美國也引起强烈的反響，各種壓力對着他迫過來。因爲戰後的美國正是向世界拚命擴張勢力的年代，華杜先生的話刺痛了好些人。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却又不滿足於一般地反對戰爭。我們剛剛在炮火中走過來，痛恨侵略者的炮火，也深深感到必須有反侵略的炮火才行。卓別靈不是不對，他做得很好，但是我們期待的卓別靈似乎還應該更爲高大些。

《舞台春秋》更爲一般性了，富於人生哲理意味。我個人覺得它有着莎劇意味。「年老的過去了，年輕的又進來。」影片中的老演員作了一場出色的表演之後，正因心臟病發作而逝去，而台前，他培養起來的年輕女演員正在跳着舞。

沒有疑問，這都是些極好的題旨，有積極意義。評論都從這些方面去闡明它的好處，作爲卓別靈的熱愛者，也努力

去吸取他新作品中的養分。

作爲卓別靈的熱愛者，總是緬懷他較早時那些光芒四射的影片，因爲在當時那些影片才是獨一無二的藝術。以前沒有人那樣做並且做得那樣好，在那同時或以後仍有好的作品，却是從另外的方面去做。至於人道主義的反戰呼籲，對藝術與生命的信心這些命題，却總不能說是古往今來罕有的作品。

那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卓別靈的形象，正在我們的心目中「淡出」。

而這之後，他只在一部彩色影片中露過臉，就過着隱居的生活，直至逝世的消息傳來。

在我的心目中，卓別靈像一顆星，慢慢的顯現，逐漸達到極爲光亮奪目的程度，然後又漸漸的淡下去。

現在，這顆星已消失在世界上。

但是，他最璀璨時發出的星光，將永遠留在我這個影迷的心頭。我想，也會留在千千萬萬人的心頭。

偉大的藝術作品，必有豐富和深刻的內容，也有高度的藝術技巧。而人們在談論這作品的時候，自然先注視着它的內容，而把它的藝術技巧暫時放在一邊，等到有時間的時候才觸及。正像人們談論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很少一開口就談它的藝術技巧。

然而藝術技巧不是不重要，若果沒有藝術技巧，作品始終只是乾巴巴的意念。

卓別靈作品的藝術高度是無可懷疑的。甚至可以說，《舞台春秋》比《城市之光》時期更爲完整。

我記着一個譬喻，說，卓別靈作品的節奏，像中國爆竹。一串爆竹燃點着的時候，一個扣人心弦的爆竹剛剛響過，下一個爆竹又將響起，然而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響。這說法很形象。

確乎是這樣。卓別靈的作品不是靠製造一件事情的懸疑來維持人們長時間的興趣，他精雕細琢，一個小情節剛剛發展到高潮，第二個情節忽然又以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姿態闖了進來，一串長長的爆竹就那麼爆發下去。而又有那麼多細節值得回味，值得推敲。呵，卓別靈！在這方面獨來獨往！

一個極簡單的例子：《淘金記》。差利小心翼翼，看清楚沒有什麼危險了，才放心地向山中走去，可是，馬上，在他背後悄悄地跟上了一頭大黑熊。……

又一個極簡單的例子：《棄嬰傳》。流浪的差利照顧一個棄嬰，相依爲命。來了一個意外，孩子被送回生母那裏去了。流浪漢差利既爲孩子高興又覺得孤單。這時，孩子的母親表示也願意收留這個流浪漢，這又叫差利悲從中來。……

不想舉變化較多的例子，只舉這樣簡單的。這樣簡單的小情節其實不容易寫，也不容易演，但在卓別靈的影片中則是大量存在。

卓別靈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顆星。人們形容電影演員爲「明星」，不一定任何有名氣的演員都是眞的明星。卓別靈當得起。

星沒有殞落。卓別靈在我的心頭，是淡入，然後放出異采，而後淡出。只是不見了，不是殞落。因爲它曾經放出的異彩是可以留之永久的。

在它最光輝的時刻，它已經按照它本身的能力，發出了可能的最大的光，最大的熱。

——一九七八年元月

海洋文藝叢書

第六種：**茶座文談** 章玉著（隨筆）（即將出版）

第七種：**花葉絮語** 一葉著（散文）（在排印中）

差利・卓別靈自傳摘譯

鳳萍譯

母愛

我於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八點鐘在（倫敦）沃爾沃思東巷出世。不久以後，我們就遷移到拉姆貝思區聖喬治路西廣場去居住了。據母親說，我當時的世界是歡樂的。居住的環境中等舒適，我們住在三個陳設雅觀的房間裏。我想得起的早期往事之一，是每天晚上母親到劇院去演出以前，西德尼和我就給好好地蓋好被子，安頓在床上，由女僕照料。在我三歲半的時候，好些事情就都能做了；西德尼比我大四歲，如果他能夠變戲法，把一個硬幣吞下去，並使它從腦袋後面出來，那末我也可以這樣做，因此我吞下了一個銅幣，結果母親不得不派人去把醫生請來。

每天晚上，她從劇院回到家裏來以後，照例把一些精美的食物（一塊那不勒斯餅或糖果）留在桌子上，讓西德尼和我第二天早上吃，她明白這樣一來我們在早上就不吵吵嚷嚷了，因爲她通常遲睡。

西德尼和我都崇敬母親。雖然她不是絕代美人，但我

們想到的是她的神聖容貌。在後來的歲月裏，認識她的人都對我說，她秀麗，有吸引力，有迷人的美感。在星期日的短途旅行中，她以給我們穿上盛裝而感到自豪，西德尼穿上一套伊頓公學男學生制服，褲子是長的，而我則穿着一套藍色天鵝絨衣服，戴上藍色手套相配。

家變

接着事情發生了！可能是在一個月或幾天以後——突然意識到母親和外界一切都不如意。她整個上午不在家，和一位女朋友出去，回到家裏時情緒激動。母親急躁地驚叫並流淚，不斷提到阿姆斯特朗的名字——阿姆斯特朗說這，阿姆斯特朗說那，阿姆斯特朗是個人面獸心的人！她的激動不可思議而且强烈，使得我哭起來，以致母親不得不把我抱起來，進行撫慰。幾年以後，我才弄清楚那天下午的含義。母親是從法庭回來，她在那裏控告我父親不瞻養她的孩子，而訴訟進行得不太令她滿意。阿姆斯特朗是我父親的律師。

我幾乎不知道有一個父親，而且我記不起他和我們在一起住過。他也是一個輕歌舞劇的演員，爲人沉靜、深思，長着一雙黑眼睛。母親說他的樣子像拿破崙。他有輕男中音的嗓子，被認爲是一個非常好的藝術家。哪怕是在那些日子裏，他也掙得每週四十鎊的可觀數目了。問題是他喝酒太多了，母親說這是他們分居的原因。他三十七歲時因飲酒過度死去。

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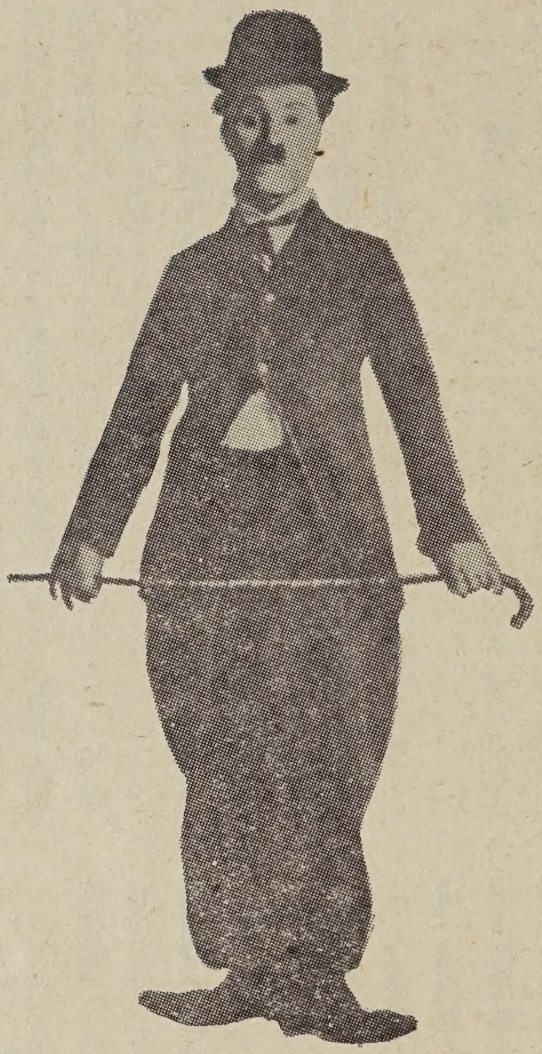
我成爲許多種職業的老手。最初我在一家雜貨店當供差遣的僮僕。接着我在思羅莫頓道的保險公司醫生胡德和金西－泰勒那裏當男僕，這是從西德尼那裏繼承而來的一份工作，他介紹我到那裏去當男僕。這是一份合算的工作，一個星期拿到十二先令的報酬，做的是接待工作，醫生走了以後把辦事處掃除乾淨。我當接待員非常成功，使所有候診的人喜歡，但在打掃辦事處的時候，我就心不在焉了——西德尼幹得好得多。我可不介意倒尿瓶，但把那十呎高的辦事處窗戶弄乾淨，確實是一項巨大的任務；結果，辦事處變得不明亮了，滿是灰塵了，於是別人有禮貌地通知我，說我年紀太小了，不適宜做這份工作。

我聽到這個消息，登時情不自禁地痛苦起來。金西－

泰勒醫生同一個很有錢的女士結了婚，在蘭開斯特門有一座大房子，他可憐我，說他會把我安插到他家裏去當小聽差。我聽了頓時心情輕鬆起來。

這是一份愉快的工作，因爲所有的女僕都寵愛我。她們把我當作孩子看待，每晚吻了我才讓我去睡。有一天，夫人要我去把一個地窖打掃乾淨，那裏有一包包的東西和堆得很高的廢物，需要清理。一條八呎長的鐵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分了心，我把它當作喇叭吹起來。正當我玩得起勁時，夫人出現了——我得到的是三天內離開的通知。

然後，我替報刊經售人和書商W·H·史密斯父子工作，過得很快活，但一當他們發覺我未成年，我就丟了飯碗了。



卓別靈所創造的人物形象

從影

我當過賣報人、印刷工、玩具製作者、吹玻璃工人和醫務所的男僕，等等，但在從事這些職業期間，像西德尼一樣，我從來沒有忽略要當一個演員的最後目標。我一有空閒就把皮鞋擦亮，把衣服刷新，戴上一條光潔的硬領，間歇地到斯特蘭德區貝德福德街布萊克默代理處去。

……

西德尼回來以後一個月，我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寫道：「請到斯特蘭德區貝德福德街布萊克默代理處一晤。」

我穿着一套新衣服，走到布萊克默先生跟前，他滿臉笑容，和藹可親。我想像裏的布萊克默先生是一個非凡和精查細究的人，他非常體貼地給了我一封致C·E·漢密爾頓先生的短簡。

於是我按址去找漢密爾頓先生，他看過短簡，高興地要知道我有多少歲。不消說我要撒謊，告訴他我十四歲——實在是十二歲半。他對我說，讓我在「舍洛克·霍姆斯」一劇中扮演小聽差比利的角色，由秋天起巡迴演出四十個星期，週薪兩鎊十先令。

經驗

訪問者問我是怎樣構思影片的內容的，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法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積歷年的經驗，我發現主意是人們對它們具有殷切的想望才產生的；不斷地想望，頭腦就變成尋找各種可能喚起想像力的事件的瞭望塔——音樂和落日的景象，都可能啓發出主意來。

我要說，先抓住一個激動着你的主題，然後加以推敲，把自己投進去，如果你沒法作進一步的發揮，那末就放棄它，挑選另外的主題。積累一些主題，從中進行選擇，這是尋找你想要的東西的辦法。

怎樣才想出主意來呢？依靠的是不屈不撓，達到瘋狂的程度。一個人一定要有長期忍受極度的痛苦和保持着熱情的能耐。也許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較易做得到，但我不相信輕而易舉地做得到。

筆下

我喜歡去了解作家的工作方式以及他們一天的寫作量。托馬斯·曼平均一天大約寫四百字（詞）。萊昂·福伊希特萬格一天口授二千字，平均成文六百字。薩默塞特·毛姆一天寫四百字，這只是爲了保持練習。H·G·韋爾斯平均每天寫一千字，而英國記者漢南·斯沃弗則一天寫四千字至五千字。美國評論家亞歷山大·伍爾科特在十五分鐘內寫成一篇七百字的評論，接着就參加撲克牌戲了——他這樣做的時候我曾在場。喬治·西梅農一個月內就寫成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具有極好的文學質量。喬治告訴我，他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親自調製咖啡喝，然後坐在寫字台旁，滾動一個網球一般大小的金球，並進行構思。他用自來水筆寫作，我問他筆跡爲什麼這麼細小，他

說：「這可以少用腕力。」至於我自己，每天口授約一千字，寫成我的電影的精致完美的對話，約爲三百字。

說性

有時候，我的心神絞緊得如同繩索，需要鬆解一下。這時，晚上到街上走走是有效驗的。我從來不很愛好酒精刺激物。事實上，在工作過程中，我有一種迷信，即那時候極其輕微的任何種類的刺激，也會影響一個人的穎悟。沒有什麼事情比設計和導演喜劇更要求頭腦的敏銳性。

至於性慾，在我工作着的時候，多半是不存在的。當性慾的確快樂地抬頭的時候，生活就會顯得如此不合時宜，以致不是有什麼東西過剩就是有什麼東西嚴重短缺了。然而，我是一個自律甚嚴的人，認眞對待工作。巴爾扎克認爲，一個夜晚的性生活，意味着損失了一頁好小說，像他一樣，我認爲這會使我喪失一整天攝影場的工作。

一位著名的女小說家聽到我在寫自傳，於是說道：「希望你有勇氣把眞相寫出來。」我以爲她指的是政治上的眞相，但她說的是我的性生活。我想，一部自傳是要談到自己的性愛問題的，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在我看來，這對了解或揭示一個人的品格沒有多大幫助。和弗洛伊德不同，我不認爲性在行爲的複雜性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受凍、挨餓和貧窮的羞愧感，更可能影響一個人的心理。

結識

卓別靈和他最後的一位妻子奧娜

在朝鮮危機期間，當全世界屏息以觀那種極端危險的（戰爭）邊緣做法時，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打電話來，詢問我是否允許在日內瓦放映《城市之光》給周恩來看，他是當時的關鍵人物，圍繞着他，和平或戰爭將有所決定。

第二天，總理邀請我們到日內瓦和他一起餐聚。我們動身到日內瓦去以前，總理的秘書打來電話說，（總理）閣下因爲要處理會議突然發生的重要事情（沒有充份表達實情地陳述），可能給阻留住，請我們不要等他；他遲些時候會趕來，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到達時，驚奇的是，周恩來已經站在居所的台階上迎接我們了。像世界上其餘的人一樣，我切望知道會議上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問了他。他極信任地輕拍我的肩膀：「事情已經和好地解決了，」他說，「就在五分鐘以前。」

我告訴他，我一九三六年到過上海。

在宴席上，我們喝中國香檳酒（不錯），像俄國人一樣，敬了許多次酒。我爲中國的將來舉杯祝酒，並說我像他們一樣，衷心希望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西蘭設路易・艾黎獎學金

席汶

新西蘭瓦加托大學（Waikato University）去年十二月三日宣佈成立路易・艾黎獎學金（Rewi Alley Scholarship），給現代中國任何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了獎勵的機會。

新西蘭作家、詩人路易・艾黎於一九二七年到中國，直至目前仍在中國生活、工作。去年十二月二日爲路易・艾黎的八十歲壽辰，北京曾舉行隆重的祝壽宴會。路易・艾黎著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書，其中包括詩集《這是今天的中國》（This is China Today）、《活躍的北京片斷》（Fragments from Living Peking）、《中國的青山》（Over China's Hills of Blue），散文集《有辦法》（Yo Banfa）、《京劇》（Peking Opera）、《黎明時分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Dawn）、《中國內地風光》（China's Hinterland）、《中國遊記》（Travels in China），以及英譯《杜甫詩選》等等。獎學金從今年開始頒發。這個獎學金由路易・艾黎全國委員會（Rewi Alley National Committee）設立，作爲對路易・艾黎在中國五十多年來從事新西蘭人道主義和文學工作的認可。

這項獎學金的創立正與路易・艾黎去年八十壽辰的到來不謀而合。

外國文訊

愛荷華寄簡

——之六

聶華苓

夏易、何達：

首先告訴你們：我，Paul Engle，薇薇，將於來年五月到中國去。我前天接到華盛頓的中國聯絡處電話，告訴我這個消息。這比和任何團體一起去好得多，可以看看家人，可以和人多接觸。我們都十分高興。我知道你們關心，特告。

何達的文章《在聶華苓家裏》使我很感動，也感到很光榮，把我講得那麼好，我更得努力了！從中國回來後，我得好好寫點東西。

我們打算從香港入境。見面的時候不遠了。

我們五月去中國的事，終於實現了！夜晚醒來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回國去了，要見到廿九年不見的哥哥和妹妹了！Paul和我一樣興奮，說這將是他一生中大事之一，他不是以「洋鬼子」的身份去，而是以聶華苓的伴侶身份去，感覺就不同了。薇薇在電話中知道此事，大叫：「哎呀！我高興得要爆炸了！」

仍很忙，很忙。等這一陣子過後，我再寫長信詳談。舒巷城要走了，我還沒機會和他單獨談話，他走前一定要和他談談。

祝福！

華苓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葉如新

袁中郎與公安派

對文學史有興趣的人，在注意到歷代文學的突出表現時，往往覺得有明一代，情況有些特殊。許多朝代，作爲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具代表性的文學類型。如周代的四言詩和騷體詩，漢代的五言樂府和辭賦，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藝批評，至於唐詩、宋詞、元曲，自是盡人皆知。但明代突出些什麼？人們以明清小說並稱，可是古典文學的名著中，《三國演義》、《水滸》的作者羅貫中、施耐菴，是元末人，而《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都成於清代；屬於明代的，只有署名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吳承恩的《西遊記》，以及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湯顯祖等的戲曲而已。大抵明代承歷史的餘緒，詩、詞、曲、散文、小說以至書畫，作者輩出，但有獨特的創見，卓然成家的甚少。《明史・文苑傳》的敘論說：

> 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

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

這裏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明初還有元代留下來的一些風尙和人物，那時文化活動還比較活躍，後來反而在氣勢和體裁的發展上都顯得衰微，這種情況是怎樣產生的呢？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透露了一點消息。他說：「明人喜紀載而乏史裁。《元史》之修，倉卒成書，缺而不備者有之，重複者有之，以畏忌之故，至不具論贊，爲前史所無。」所謂畏忌，就是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後爲了恐懼被推翻而殘酷地進行了的文字獄，還有朱棣在奪位之後又是一次鎭壓。在屠刀之下，文人們只好因循守舊，不敢用脖子去試鋒鏑了。中國的封建帝國制度，到了明代，確實已到了完全腐朽的地步，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不出有生氣的文藝，是很顯然的。《明史·文苑傳》的敘論又說：

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愼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

這雖然是淸人的析論，見解却是不錯的，可以說把明代直到中葉的文風概括起來了，實在就是兩個字：復古。復古的好處是既可以得名氣，又可以保地位性命，何必去冒什麼風險？我們不妨看看他們的情狀：

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華州王維楨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明史·李夢陽傳》）

「模擬剽竊」，正是以李夢陽爲首的前七子（其他六人是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詩文的總評價。其中何景明後來的發展稍有歧異，《明史·何景明傳》說：「兩人爲詩文，初相得甚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但這只是門戶之見，枝節之爭，沒有根本的分別。

（李攀龍）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

學。攀龍才思勁鷙，名最高，獨心重世貞，王下亦並稱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好之者推爲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明史・李攀龍傳》）

李攀龍是後七子的首領（其他六人是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作爲一代「文宗」，却居然把古詩易數字以爲自己的作品，說他欺世盜名倒也不是，復古而至於落入魔道而已。

我們說這種惡劣的風氣由於來自明初即開始的政治影響，因而它縱貫了有明一代的大部分時期。甚至在前後七子之前已經很突出，如明初詩人高啓，算是可與前代名家抗衡的一人，但他的作品主要也是擬古之作。《四庫提要》評他的詩說：「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啓實爲有力。然……未能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爲何格。」可以像任何人，却偏偏沒有了自己，是對明代這些文人一針見血的嚴峻的批評。

事物總是兩方面的。復古的形式主義挾統治的優勢泛濫橫流，是一個方面，却也有它的對立面。一部分是民間文學，包括了民歌、戲曲、故事、小說的盛行，它們根本不管士大夫那一套，和功名利祿毫無關係，湯顯祖、馮夢龍都是有代表性的傑出作家，吳承恩的《西遊記》尤爲出色。前面說過，還是他們的作品，使明代在文學史上不至於出現更大的空白。另一部分是在文人當中也有反復古反形式主義的運動。他們多數不是官高祿厚的當權派，對現實有不同程度的不滿，行動上的表現不拘禮教，文學上的表現是抒發個人的眞實感情。

早在前七子的時期，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已經以狂生名士的姿態出現。他們都是江蘇人，稱爲吳中詩人，卓然成派，不受復古主義的影響。《明史》記他們的言行：

>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曰枝山，又號枝指生。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羣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祝允明傳》）
>
> 寅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頹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爲世所指目，而文

才輕艷，傾動流輩，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唐寅傳》）

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太監），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諸王以寶玩爲贈，不啓封而還之。外國使者到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遍天下，門下士贋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文徵明傳》）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所以關於他們的故事，在民間流傳甚廣。固然有些傳說如「唐伯虎點秋香」之類流於荒誕而達到誣衊的程度，但民衆並不因此而減少對他們的喜愛。現在唐伯虎和祝枝山還是家喻戶曉，又有多少人熟悉李夢陽或李攀龍？王世貞曾經以諷刺的口吻說：「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他的意思是譏其俚俗，其實這正是吳中詩人可貴的地方。

眞正向前後七子開火的是唐順之和歸有光。

唐順之，武進人，以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曾參與對倭寇的戰爭，做過太僕少卿、右通政。有武功，古文成就也很好，對李、何尤敢於抨擊。他有《答茅鹿門知縣論文書》（茅坤，字鹿門，是唐順之的好友）說：

今有兩人，其一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雖文工，而不免爲下格。

他對復古主義的抨擊，可謂不留餘地。茅坤貫徹唐順之的主張，編輯了韓、柳、歐、三蘇、王、曾的《唐宋八大家文抄》一百六十四卷，用事實證明「文必秦漢」之說的不確。

歸有光，字熙甫，人稱震川先生。他博學能文，偏偏屢試不第，直到六十歲才做進士，做了一任知縣，因不懂做官，貶爲通判，後來受薦引爲南京太僕丞，卒於官。歸有光在官場地位很低，在學術界名氣却極大，從學者甚衆，被認爲是八大家之後的第一人。王世貞比他年輕，但十九歲中進士，即授刑部主事，歷任京官和地方大員，地位比歸有光高得多了。但歸有光對王世貞輩毫不假借，他在《項思堯文集序》中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首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誹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

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這段話，是針對王世貞之流而說的。王世貞讀了之後，說：「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說：「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結果後來王世貞也不能不承認歸有光比他高明，在晚年爲悼念歸有光而作的《歸太僕贊》中寫道：「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唐順之、歸有光對復古主義的批判，在思想和創作上爲公安派的出現開了先河。

公安派是指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爲首的一個學派，合稱三袁，而以袁宏道（字中郎）爲最有名。他們是湖北公安人。袁宏道十六歲還在縣學爲生員，已經在城南結文社，自爲之長，所爲詩文，馳譽鄉里。中進士後，曾選吳縣知縣，後任順天教授、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考功員外郎等職。他們兄弟對王世貞、李攀龍風靡一時的文風，很不滿意，力加抨擊。《明史・袁宏道傳》說：

> 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捨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

他們的主張是怎樣的呢？袁宗道有《論文》二篇，上篇反對模擬，反對搬弄古語，反對各種名詞不用現時通行的說法；下篇主張學者「從學以生理，從理以生文」，也就是，詩文既要有自己的思想，也要有時代的形式。在《論文上》中有這麼一段話：

> 古文貴達。學達即所以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殽核之內也。

意思是很清楚的。宗道不是絕對反對向古人學習，但認爲應當學習古人如何運用詩文作爲工具以爲自己服務，而不是生吞活剝古人的字句。這種從形式上復古，完全是倒退的行動。

至於在創作上的反對襲古，反對束縛，主張率心盡性，袁宏道的態度極爲鮮明。他大聲疾呼地說：

> 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翮之

烏，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敘梅子馬王程稿》）

這是對格律派和復古派都鳴鼓而攻之，但兩者之中，尤以復古爲卑下。關鍵在什麼地方呢？講求格律，必然拘束，剽竊古人，更見陳腐。其主要弊端，一是沒有變化，二是沒有自己，而此兩者，正是公安派所深惡痛絕的。且看袁宏道在這個問題上的申論：

（中道）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景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敘小修詩》）

小修是袁中道的字。宏道認爲，詩文不應當有形式上固定的標準，只要能夠表現出作者本人眞正的思想感情（性靈），便是好作品。中道被人們所肯定的「佳作」，反而有矯飾蹈襲的痕迹，在他看來，就不是眞正的好。而被人們認爲有缺點的作品，他却很喜歡，因爲其中有中道自己的意思和語言。根據這個道理，他對那些要直追秦漢、盛唐的詩文看不起，而贊揚流傳在民間，被文人學士譏爲俚俗的民歌。在《敘小修詩》一文中，他又說：

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芋》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也，故多真聲。

我們不知道《擘破玉》、《打草芋》是什麼，但從明代散曲流行的特點來看，很可能是民間傳唱的曲調。公安派重視民間文學，是一種進步的文學觀。在袁宏道的創作實踐上，可以看到他力求通俗顯淺，而且歌謠化，這是和他的理論一致的。如五古《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鬬清不鬬奢。傍佛楊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顏君齋，一倍添妍華。

這種相當自由的詩，在所謂「有識之士」眼中，當然被譏爲淺陋，因爲他們把作詩爲文看成炫耀自己的手段，是掉書袋，是邀譽公卿的敲門磚，對中郎所爲詩，根本無法理解。他有《西湖》詩，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

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那些「詩人」大叫無聊，說只有無學問的人，才會寫這種詩。其實這一方面正顯出「清新輕俊」的特點，另一方面袁宏道也往往故意和格調派、復古派唱對台戲。他在《致張幼于書》中對此意說得淋漓透徹，可以說是出之嬉笑怒罵的戰鬥性文章：

至於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已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日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不然，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現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紮李空同（李夢陽），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

這就是他在《舟居詩之七》中所說的「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異夢不相干」的精神。由此可知，袁宏道並不是有意反對秦漢之文，唐之詩，他只是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種歪風，而在這種歪風中衝刺出來，自成一個流派。我們讀前引的這一通書函，又會覺得，除了說理非常尖刻有力之外，還可以看到文字的通俗、流暢、瀟洒，爲前人所未見，也即爲後世所盛道的晚明小品。論者認爲，袁中郎在散文上的成就，遠過於詩，這是有道理的。如他的《與沈博士書》：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髮眉，輒爾自嫌。

又如描寫景物的《晚遊西湖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春雪甚盛，梅花爲雪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由斷橋到蘇堤一帶，彩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

以袁宏道爲首的公安派的小品，對後世有相當大的影響。這留待下面再說。

與公安派同時，還出現了以鍾惺、譚元春爲首的竟陵派。一般人把公安、竟陵並稱，其實兩派的區別是很大的。如果說公安派雖然還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場，但出現了以追求抒發個人思想感情的、在當時是進步的文學主

張，竟陵派却打出既反對前後七子的旗幟，同時又要「矯正」公安派的「流弊」，因而發展了形式主義的文學。《明史・袁宏道傳》附有《鍾惺傳》，說：「惺，字伯敬，竟陵人。……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眞，惺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最後的一句，恐怕是攻擊者所言，不一定作實。但他們反對公安派的通俗流暢，却不能不是一種反動。他們所追求的是「別趣奇理」，讚賞的是「造語森秀，思路崎嶇」。因此公安派要求從格律的形式中解放出來，竟陵派却從另一個角度鑽回形式主義中去。我們試舉一些例子，和公安派的詩文對比一下，便不難看出問題所在。

下面是鍾惺的《修覺山記》中一段：

> 所從徑，衰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

再抄譚元春的五律《夏夜》：

> 此處果星月，南方聞薄雷。安知今夜雨，不過一村來。
> 案帙慎新漏，溪苗危昨栽。良非山可比，天意幸加栽。

他們的作品，確實是佶屈聱牙，難讀也難解。他們是公安派的對立面，而不是戰友。公安派講性靈，這性靈是讀者能夠理解的；竟陵派也講性靈，但他們的性靈，人們却不明所以。清人錢牧齋論鍾惺，說他「抉摘洗削，以淒聲寒魄爲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嘵音促節爲能，此兵象也。……鍾譚之類，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這個說法，有人認爲過於苛刻，但也不能說不是事實。因此，公安派的生命力是較强的，至少在清代，有袁枚爲之繼承光大，而竟陵派後來無所發展，亦在所必然。

文章至此，本來可以結束了。但還要補說幾句的，是現代中國文壇，在三十年代，忽然興起了一股仿效明代小品文之風。他們是以《論語》、《人間世》等刊物爲基地，代表人物則是自稱「幽默大師」的林語堂。這種風氣，在當時或譽或毀，引起了一些爭論。關於這段公案，有談一下的需要。

公安派的出現，從文學來說，是對前後七子復古主義的批判，已如前所述；從社會來說，則是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後市民階層的興起，帶來了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潮。三

袁的思想還有師承，這就是以畸人知名於世的李贄卓吾。李卓吾以特立獨行，憤世嫉俗的姿態出現，對封建思想和文化專制猛烈進攻，給三袁以很大的影響。所以公安派的詩文及其理論，在晚明以至清代，是有進步作用的。

可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具體情況根本完全不同。那是一個如魯迅先生詩「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時代，需要的是以血和淚進行戰鬥的文學。林語堂之流不是提倡和發揚公安派敢於向封建專制主義鬥爭的精神，却片面地擷拾了文字上的形式，誇大和强調所謂「閒適」、「機鋒」的筆法，吹噓脫離大衆，脫離實際的「性靈」，結果正是袁中郎所謂「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對文壇起了很壞的作用。因公安派在歷史上有過一定的良好作用而肯定林語堂之流，是不對的；因林語堂之流賣弄和瞎吹過小品文而否定公安派，也是不對的。魯迅先生在《罵殺與捧殺》（《魯迅全集》五卷四六八頁）中這一段話，非常準確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羣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窾借……」（註）借得他一榻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却指給大家看，嘖嘖贊歎道：「看哪，這多麼『性靈』呀！」對於中郎的本質，自然是並無關係的，但在未經別人將花臉洗清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霉頭。

袁中郎而有知，對於魯迅先生給他的正確評價和仗義執言，是應當銘感九泉的。

（註）當時林語堂等人標點的《袁中郎全集》斷句錯誤很多，說明了他們自以爲通人，其實不學無術，是文化妄人。這本書的《廣莊》（闡述莊子的學說）的《齊物論》篇，裏面有這一段，標點嚴重錯誤。原文應是：「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窾……」可見林大師「幽默」倒不見得，荒謬則誠有之。

在此順告讀者：現在香港書坊裏可以買到的新版《袁中郎全集》，印刷倒很精美，售價十八大元，也不便宜。可是內文仍是「色借，日月借……」。事隔四十多年，魯迅先生的指出還沒有改正，實在是很有點「哀哉」的。

黃蒙田

雲岡隨筆

一

大清早，距離應該起來的時間還早，我便急不及待地起床了。這一夜雖然睡得挺好，但是半夜偶然醒來老是想起相同的事情。我惦記着今天將要到達的地方——雲岡。走那麼遠路程雖然不能說就是爲了取得今天的經歷，但是今天看到的將是全部旅程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至少對我來說它是如此重要的。

披上棉大衣，推開落地紗窗，到露台上去。露台上的寒暑表指着零下八度。寒風像刀子迎面劃過來一樣。這裏天亮得早，朝霧籠罩着，賓館園子裏的樹木朦朧一片，紅日却已越過遠山昇起了。今天將是一個晴明的日子，今天也將是一個嚴寒的日子。對一個來自南方的旅客來說，這樣的天氣是難受的，然而我和所有旅伴們似乎都不曾考慮到這些，因爲我們都理解到，能夠看到多少年來憧憬着的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勞動人民留遺下來的藝術遺產，冷一點又算得什麼。

車子在晨光曦微中進發。朝陽透過晨霧散落在黃土山上，散落在古老的房屋上。霧逐漸稀薄了。出了西門，沿

着公路向武州山而去。陽光投射在鋪滿煤屑的公路上閃閃發光，投射在沿着和公路並排結了薄冰的小河上閃閃發光。公路上來來去去是運煤車，大卡車翻起了地上帶着煤屑的黃塵，趕驢車者揚鞭的尖銳聲音劃破長空。大同是著名產煤區，這裏到處都可以看到煤、除了高原的黃土色，就是煤炭的灰黑色。到了全程一半即八公里處，車子忽然停下來，據說是照例讓遠方的遊客下車看看的。這裏原是金代時建的觀音堂，可惜古建築即使殘破的也餘下不多，而聽說原先有十幾尊金代石彫也不在了，能看到的完整文物只是一塊三龍壁。這是明代燒製的琉璃照壁，依然保留着它深厚燦爛的色彩，在朝陽下顯得光彩格外耀眼。三龍壁經歷了四、五個世紀而色彩愈加明艷奪目。山西歷來以產琉璃瓦出名，看來是符合事實的。登上觀音堂遺址，向北低地望去，地勢空濶，陪同我們遊雲岡的朋友遙指對面高山說，看哪，傳說漢代的馬武當年就在此山落草，人們一直叫它馬武寨。過馬武寨，已進入武州塞境了，山壁峭立，黃土山上嵌着黑色奇石，武州川水在空曠的峽谷蜿蜒而下，在半山上往下望，像一條彎曲的銀帶。對面山麓煤礦廠房不斷噴着白煙。看來形勢比前一部份險要得多了。每一個旅伴都用全部注意力望着車窗掠過的景物，望着遠遠的黃土高原和上面只剩下枝枒的白楊。昨天我們還是在可以看到綠色的環境中生活，前天我們甚至在全部綠色中加上彩色繽紛的花朵，然而今天我們周圍却換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黃色的泥土、灰色的道路、黑色的煤山、青色的岩石、閃光的冰河、白色的煙霧。這裏純樸、勤勞的人民就是用這種色彩去表達他們生命的全部內容。你看着這些景物的色彩會愈看愈喜愛，雖然我們不能像大同人那樣對他們生活着的地方的泥土和煤炭感到格外芳香、可愛，由於作爲過客的我們沒有在這裏生根的過程，因而也就缺乏這一份感情。

二

遠遠看見依崖而建的樓閣三重飛簷，氣派十分雄壯。我感到這裏的景色似乎熟習得很。原來這就是在圖片上看慣了的雲岡了。心裏禁不住一陣高興，正如一件自己很久想取得的心愛東西忽然得到了那樣的感受。車子在掛着「石佛古寺」的牌匾前停下來，迎接我們的是山門前的兩頭石獅。和通常見到的石獅不一樣，它們側着頭在微笑，像在你面前搖頭擺尾

表示歡迎之意，笑得有點稚氣，覺得它可愛而且可親，而不是首先受到獅威的感染，莫非這是迎客獅麼。從石獅的造形以至整個藝術風格看，它不類清代石獅，如果製作年代不在明代之前，至少是明代時石彫工匠的作品吧。

到了經過十五個世紀悠長的時間留下來的石窟，心情興奮是無須多說的，我眞想立刻就走進石窟裏去，撫摩甚至擁抱着那些令人無法想像當年工匠是怎樣彫出來的石刻造像。在這樣的時刻我能夠壓抑自己內心的激動，按照自己的計劃進行欣賞：首先觀察產生這許多石窟造像的環境，甚至想像當年人們是怎樣在這裏生活的。在龍門如此，在鞏縣也如此。我穿過正殿的鐘鼓樓，來到涼亭之畔。這裏花木、老樹和台閣構成一個清靜所在和不遠公路上的黃塵滾滾是另一個世界。這就是昔日的雲岡別墅。人們還記得，五十年代以前這是地方上一個擁有武裝力量的官僚私人地方，當時是「閒人免進」的，現在是雲岡保管所的辦公地。穿過後院，沿着依窟而建的木構大樓狹窄的樓梯而上。在山門外遠望雲岡山上，樓閣巍峨，重簷複拱，加上藍色和綠色的琉璃瓦在陽光下閃閃生光，感到這座經歷了悠久年代的建築壯觀得很。踏上樓閣，才感到古代勞動人民設計上的別出心裁。樓閣其實只有半邊，就像一座嵌在山崖橫斷面上的樓房，裏面便是石窟。樓閣的結構巧妙，使人感到空間很大，也感到無比穩定。

此刻我站在四樓靠着北向的欄邊遠望。欄邊緊貼着樓閣依着山崖彎曲地形而建，我站的位置是最突出部份，連左右兩側的部份石窟和石窟前的廣場也可以看到。在這裏遙望右邊的斷崖石壁上，開鑿了一系列帶方形的窟口，這是石窟的入口。石壁表層佈滿了方形或拱形的佛龕，裏面是大大小小的石彫造像，在早上的陽光下顯得格外玲瓏。石窟之前是一片廣場，沿着山勢繞過大露佛西邊。再對開是一些平房和樹木，遠遠有一道小河，和石窟的方向並排。刺骨的寒風從正面撲來，望着石窟前颳起的黃沙，眼前的景色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想像依據。我想起了當年這裏被形容作「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許多大至二十丈高的石窟裏面有三千人在裏面修行的日子。我想像此時僧侶們已經從小河上飲水、洗滌回來，也許是到雲岡村去化緣，也許是在石窟裏誦經。忽然我又想像這裏鐵鑿和斧敲擊着石壁此起彼落的聲音，聲音不是清脆的一下接着一下而是頻密的斧鑿交響，工匠們用簡單的工具在開山劈石，建洞刻像。據說這裏開窟最興盛的時候曾經有過二、三萬人在石窟裏和石頭搏鬥。這麼多人在這裏生活，當年他們是怎樣工作、吃飯和娛樂的呢？這些細節都會引起

我們想像的興趣。這些人當中進行設計和彫刻的工匠都是第一流的彫刻家。就是他們，在接連一公里長內五十三個石窟中給我們留下了五萬一千多尊大小石刻造像。經過一千五百年慘淡的歲月以後，這些已經不同程度剝蝕、殘破的石刻造像又遇到一個過去從不曾有過那樣重視它的時代，人們把它作爲我們民族遺產中最寶貴的東西一樣對待它。我們當然明白，這許多偉大彫刻家是僱主爲了維護封建統治而請他們付出藝術勞動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從另一角度去愛護、重視這些作品，讚美古代彫刻家卓越的創造才能。

欄邊地板的震動聲使我從沉思中醒過來。回頭進入樓閣的後窗望去，那裏正對着石窟頂上一尊坐佛的頭部，角度對得正正的——如果沒有樓閣，這尊五十一尺高雲岡最大的佛像就只能仰視它的下顎了。站在窗口面對着它，你很難用一句概括的話說出自己的感受，你只能說，這是多麼奇妙的創造呀。我忽然想起，被譽爲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最偉大的彫塑家米開朗奇羅（1475—1564），遠在他出世之前一千年（460—465北魏和平年間），我們已經出現了比米開朗奇羅還要出色的彫刻家，而且不止一個而是論百個千個，雖然他們沒有一個人留下名字來，只是我們想起這個就會感到無比自豪。

三

雲岡和龍門、鞏縣石窟在製作時代上一脈相承。雲岡曇曜五窟和其他主要石窟開鑿於北魏和平年間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之前。龍門若干重要石窟在這以後開鑿，而鞏縣則是北魏晚期甚至是東魏的產物。一個美術愛好者，要求看完三個石窟以便對這一時代的石刻造像有較全面的理解是完全有必要的。能夠在這些藝術寶庫裏欣賞古代石刻藝術是最大的愉快，是高度的滿足，然而同時必須忍受深沉的痛苦。到雲岡之前我到過三次龍門和二次鞏縣，每一次都感到心的創痛。在雲岡的時候，伴隨着美好的藝術享受而來的依然是出自內心的劇烈陣痛。這是我面對着那些石刻造像遭遇到人爲盜竊、破壞而引起的深刻感受。

過去的那些漫長日子，在絕對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雲岡石窟裏的石刻受到天然的侵蝕已經令人心痛。雲岡東端的第一、二窟，風化、剝落的程度令你觸目驚心，石壁上的石刻剩下了不成形的浮凸體，很難想像，風雨可以使堅硬如石頭變成平面——由於這兩窟的石刻形象已經到了無法分辨的程度，目前沒有開放，我想是爲了好奇而進入這兩個像災區一樣的石窟去的。然而看過也有好處，這兩窟的情況不是同樣可以出現在其他石刻完整或較爲完整的石窟裏麼，如果再過幾十年沒有人理會它，就像五十年代以前那樣。這些還不曾剝蝕或剝蝕不深的石刻是幸運的，這個重點文物中的重點文物得到了妥善保護，特別是在最近三年間修葺工程在加緊進行着。然而人爲的破壞不可能復原，永遠留下了被「行刑」的痕跡。

沒有人看到那些出色的彫刻家創造的美好形象受到斧鑿而支解不感到深深的創痛。那些貼着石壁的造像被一種高明的偷竊技術鑿去面部，那些圓彫的頭部索性從脖子切去，甚至一隻柔軟的手掌也逃不了這種刑罰。站在這些沒有頭的石刻造像之前，你感到它富於生命感的身軀彷彿在痛苦地抖動，彷彿鮮血從脖子上流瀉而下。這時候原是進行愉快欣賞的人彷彿感受到如同割頭、鋸手般的痛苦。

我站在一尊五尺高的坐佛之前。它從脖子斜向下巴被敲去了——這坐佛肉體的飽滿、生動，使我還以爲他的頭部是存在的。它引起我回憶一些往事。少年時代在廣州，我常到文德路一個同學父親開的骨董店去串門。店裏有很多這樣的佛頭，脖子支在一個紅木座上。有過好幾次，我聽同學的父親對外國顧客說，這是來自雲岡某某窟的，這又是來自龍門某某窟的。那時年少無知，聽了並沒有在心上引起什麼震動，只是印象很深，如同前幾次在龍門一樣，這回在雲岡又想起這事來了。我不知道那些佛頭是否眞的從雲岡和龍門砍下來，它可能是倣製品，也可能是眞的——這一點也不奇怪，十九世紀以後，外來的侵略份子跟地方軍閥和骨董商勾結，在雲岡就有一千四百多尊石刻造像被破壞，偷運出境。我站在它面前默默地想着，如果那個佛頭是來自雲岡，說不定就是這尊坐佛的頭吧，因爲看來依稀記得尺碼是符合的。當然可能性很少，但是在感情上我有權利這樣想。一千四百多尊石刻造像——主要是頭部，它們一定還在這個世界上的。

四

石窟一般都不大。不論是方形或馬蹄形，也不論是獨室還是分內室和外室兩進，由於本尊幾乎都是龐然大物，另外還有左右脇侍菩薩之類的體積也很大，就更覺得石窟的空間狹窄。當我們站在窟口內望，視點只能落在大佛的一雙交脚。稍抬高頭，看到的是大佛擱在膝蓋上的手掌。要是視點和窟頂成爲直綫上望，就只能看到大佛豐滿的胸脯和下顎了。那天早上，我在正殿後的樓閣頂樓後窗，和窟裏一尊五十五尺高的坐佛平視。大佛背光上的火焰和別的裝飾就是石窟頂和壁面，從頂到底，有六層佛龕，刻了密密麻麻的圓彫和浮彫。我彷彿感到這些陪襯此刻都不重要，由於那座三層以上樓宇那麼高的巨像簡直把我完全吸引住了，或者說不是吸引而是無限驚奇和震動。釋迦的表情是安詳、慈愛與莊嚴交織着，雙眼略向下垂，使在他脚下膜拜的人產生了佛對他們關懷地望着。釋迦的這種感情是不顯露的，含蓄得要你細緻地去體會。這石刻造像還不止是體積龐大，重要的是從面部表達出角色的胸懷，表達出石刻形象代表的宗教力量。一千五百多年前，我們就有這樣出色的彫刻高手。釋迦的體態是美到無與倫比，屬於生理的比例服從於藝術創造上美的要求，它不等於實際生活中的肉體却比它更符合比例也更美，在石材上創造出飽滿的肉體，表達出一種活躍的生命感。一千五百多年前，我們就有這樣出色的彫刻高手。

從樓閣下來，站在窟口內望。我的視綫看到的只是這尊坐佛的局部。大佛的手掌中指有七尺十寸長，脚板是十五尺長，兩膝之間的距離是五十二尺。我記下這些尺碼的用意是：細部的大小給我們提供了具體的資料，可以想像這尊坐佛有多麼大。不過有一點很難想像，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物質條件，我們的彫刻高手是怎樣去完成這些巨像呢？即使今天的彫刻家用今天的物質條件去創造同樣的作品，肯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上）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

除夕，美寶和阿根

劉於斯

「歲晚酬賓」。
「年尾清貨」。
「年關大出血」。
「大減價」。
「……減價」。
「……價」。

美寶的神經有點麻木了，那些各逞奇招的標語、廣告、裝飾，在她的眼中漸漸變得模糊，就像那抽象水墨畫中的一團團化不解的低調色彩。

她已經在街上逛了三個鐘頭。她的雙腿，也麻木了。

茶樓門口那個賣報的老婦，把裸女雜誌、兒童漫畫、科技或文藝的刊物，通通收回紙箱中。她收檔了。

樓梯口那老頭兒——寫信佬兼租屋經紀，兼女傭介紹人，把小桌子合了起來，也回家去了。

珠寶行放下鐵閘，比平時早半個小時關門。

精品服裝公司的老闆瞪着一對烏鷄眼，注視着來往的

行人，偶爾用沙啞的聲音喊道：「年尾收爐，買衫趁早。」

士多店燈火通明，糖果、煎堆、年貨堆到街上來。

早些時候還擠得水洩不通的鬧市，倏地平靜下來，就像大海潮退。

馬路上的汽車，匆匆而過，一如埋頭而走的趕路者。這是大除夕。

黃昏。

人們都趕回家中團年。

只有美寶在街上踽踽而行，漫無目的。她不知道該不該回家。

中午時分，她已經在這鬧市逛了一趟。但那時候的心情與這時候是不同的。中午，媽媽帶着她，在這旺市的幾間大百貨公司穿插。媽媽買了一件茄士咩絨大褸和一對西班牙製的皮靴給美寶，付了兩張千元大鈔——那是銀行最新發行的，只找回幾百元的散鈔。對於美寶，媽媽是從來不吝嗇的。自從美寶懂事以來，她就有穿不盡的漂亮衣服，玩不完的玩具，吃不斷的朱古力糖。如果天上的星星是可以買得到的，而媽媽又買得起，她願意買幾顆鑲在美寶的床頭，讓美寶作一個甜蜜的夢。

美寶和媽媽抱着新衣新鞋回到家中，有人打電話來。

媽媽聽了電話，對美寶說：

「你到外面逛逛，或者看場電影，九點半才回來。記住，回家之前，先打個電話給我。」

興高采烈的美寶，像被當頭淋了一盆冷水。她明白是什麼回事。她已經習慣了。她悻悻地離開。當她等升降機的時候，媽媽追上來，把新買的大褸給美寶披上，說：

「穿上它，不要着凉。」

美寶怨懟地望了媽媽一眼。她發覺，媽媽那紫藍色的眼蓋之下，閃動着淚花。

美寶很懂事似的點點頭。

升降機的門打開了，美寶閃了進去。沒有說再見。她不忍再望媽媽一眼。

美寶沒有爸爸。也許她是有爸爸的，但美寶不知道誰是爸爸。她問媽媽，媽媽總是不回答或答了別的。

但美寶有許多許多的「安克」（叔叔）。

常常有些男人來探望媽媽，媽媽總是說：

「美寶，叫安克。」

然後，她說：

「阿三，帶美寶到外婆家裏玩玩。」

於是，阿三抱着（後來，是牽着）美寶到外婆家裏。

外婆的家就在附近，走幾條街就到了。

阿三是女傭，美寶叫她三姐。三姐帶美寶到了外婆家，便獨自回去，留下美寶。

兩三天後，有時是一天甚至只有半天，阿三又來接美寶回去。有時，是媽媽親自來接。

美寶不知道「安克」們是些什麼人。她不喜歡他們，因爲他們並不親切。她不明白，爲什麼有「安克」來了，阿三便帶她到外婆家。對於這些「安克」，她甚至漸漸有些反感。

——這都是小時候的事了。那時候，美寶還沒上學。後來，美寶漸漸長大了，上學了。她從幼兒園升上小學一年級那年，阿三不知因什麼事辭工離去了。媽媽從此沒有請新的傭人。每當有「安克」到來，媽媽說：

「美寶，你到外婆家裏玩玩，待會兒媽媽去接你。」

美寶很懂事點點頭，獨個兒走了。

媽媽總是追上來，叮囑一句：「過馬路千萬小心呀！」

美寶到了外婆家，媽媽的電話必定跟着到，她要知道乖乖女是否安全到達。聽到美寶的聲音，她才放心。

美寶十歲那年，外婆死了。

從此之後，「安克」來了，媽媽說：

「美寶，到街上逛逛，一會兒才回來，回家之前，先打電話。」

媽媽給美寶許多零用錢。

起初，美寶很高興。她拿了錢，隨意買愛吃的零食。到遊樂場盪鞦韆，溜滑梯，買玩具。

十一歲那年，美寶已經敢於獨個兒買票進戲院。

「安克」們來得多了，家居附近的大街小巷，美寶都逛遍了，漸漸，她感到煩悶了。平日上學還好，放假的時候，每當「安克」來了，她便要逛街。附近的街道，她閉着眼睛也能走路。

有一次，實在無聊得緊，她在街上逛了一會兒，也不先打電話取得媽媽的允許，她就回家了。

她按門鈴，「叮噹叮噹」，響了幾十遍，沒人開門。

媽媽出門去了？不，沒等美寶回來，媽媽不會先自離去的。

「媽媽！媽媽！」美寶大聲喊，用力拍門。

大門咿呀一聲開了，一堆肥肉頂在美寶的鼻尖。

站在美寶面前的，是一個滿面橫肉，高大而肥胖的男人，他那油膏滿溢的肚子，正好頂着美寶的鼻尖。

他一邊開門一邊臭罵，但當他低頭看見美寶，那對三

角眼在美寶身上轉了轉，粗口停了，「嘻嘻」笑了兩聲，噴着酒氣，說：

「咦，小妞兒長得眞不錯呀。好好好，大爺還吃不飽呢，小妞兒送上門，好好……」

美寶掩着鼻，嚇得「媽呀，媽呀」直叫。她眼前的胖子，全身赤裸，祇下身裹着一條毛巾。他身上肥肉橫溢，臉上有麻子，眼睛倒吊，樣子可佈極了。

媽媽聞聲從房裏跑出來。她衣衫不整，上身裸露，頭髮散亂，一手把美寶摟在懷中。

媽媽發瘋一般，全身顫抖，聲音嘶啞，喊道：

「張麻子，不要欺負小孩子！」

美寶從沒看見媽媽發這樣大的脾氣，動這樣大的怒氣，張麻子也被嚇着了，穿了衣服離去。

媽媽摟着美寶。美寶哭了。

媽媽垂淚。

美寶抬頭看媽媽，媽媽裸露的肩膊有爪傷的血痕；媽媽雪白的乳房有幾團淤黑。

媽媽呀，誰抓傷你？誰打了你？

媽媽默默垂淚。

美寶不敢多問。

美寶恨死了張麻子。對於來找媽媽的「安克」，她都沒有好感。

但是，「安克」們還是來找媽媽。媽媽不待他們來到，只要接到電話，媽媽便叫美寶去逛街。一兩個鐘頭之後，美寶打電話給媽媽，媽媽說可以回家了，美寶才回家。

每一次，媽媽總是穿得整整齊齊迎接美寶。

媽媽不讓美寶見到「安克」們，但美寶小小的心靈中，對那些「安克」，還是充滿了憎惡。

有一次，美寶和鄰居的馬小龍玩波子棋，小龍輸了，發茅打翻棋盤。美寶得理不饒人，斜着頭兒罵小龍，小龍手叉腰，反罵道：「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是小雜種！」

美寶愣了一下，不知道什麼叫「雜種」。但她知道，總之不會是好的詞兒。她鼓着腮，發狠說：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雜種！我媽媽說的，你是雜種，雜種，雜種……你媽媽是個賤貨，賤貨，賤貨……」

美寶平日最親最愛的就是媽媽，小龍竟然連她的媽媽也罵了，美寶怎能不生氣呢！她撲上去，和小龍扭在一起，打架了。她個子比小龍小，又是女孩子，力氣不及小

龍大。她吃虧了，鼻子被打出血。但她拚了命也要打，她要叫小龍以後不敢再罵人，不敢再罵她的媽媽……

後來是媽媽把美寶拉開，拖回家裏。

媽媽給美寶止血，用熱毛巾擦去美寶臉上的血漬。

美寶忍不住鼻子一酸，嗚咽說：

「媽媽，你告訴我，什麼叫雜種？」

媽媽沉下臉，說：

「小孩子，別亂說話。這不該是你問的。」

美寶啜啜嘴，不敢再問了。

……

如今，美寶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她十二歲，就快小學畢業了。她長高了，差不多和媽媽齊肩。人人都讚她漂亮。她逛街的時候，常常有男孩子對她行注目禮。她感覺到了，臉上熱辣辣的。

而且，她懂事得多了。她知道，那些來找媽媽的「安克」，都不是好人，他們欺負媽媽。可是，媽媽需要他們的錢。

今天，是大除夕。媽媽答應，晚上做幾個美寶愛吃的菜，母女倆吃了團年飯去逛花市，捧一棵大桃花回來。可是，那些「安克」，像無常鬼，一個電話來，便打亂了媽媽和美寶的計劃。美寶又要獨個兒逛街了。

這時候，天已昏黑，市面驟地平靜，人們都趕回家中團年了。

街上冷清清的，美寶無聊兮兮地踽踽而行。她不知道，該不該回家。剛才，她打過電話回家，電話響了七聲仍沒人接聽，這表示媽媽仍不准她回去。

她把那些「安克」憎恨死了。

她茫茫然，走呀走地，冷不防被人撞個滿懷。那人說聲「小姐，對不起」，脚步沒停，一閃就過了。

美寶剛省悟過來，那人已經不見了。美寶正要罵一聲「冒失鬼」，低頭一看，地下散着一堆東西——一些小巧精緻的小宮燈，每盞寸許高，裏面有小燈泡，連着電池。其中兩盞，還亮着呢。

後面有警察追來。美寶明白了：捉小販的。

警察過去了，美寶却沒有走開。她看着那些小宮燈。她想：這些東西是那個冒失鬼遺下的，他一定會回來取回。

不久，果然有人走來了。他雙手捧着一個金山橙紙箱，紙箱中盛載的，也正是小巧精緻的小宮燈，和地下的那些小宮燈，一式一樣。

他蹲下來，把遺在地下的小宮燈撿起，放回紙箱中，

一邊說：

「小姐，剛才眞對不起，衝撞你了。」

美寶看他，年紀和自己差不多，個子不大，但很結實，身上掛着一件霉舊的西裝，又濶又大，很不稱身，那一定是大人給他的。他頭上戴着一頂鴨舌帽，樣子有些滑稽。美寶忍不住「噗哧」笑了一聲。

「笑什麼？」他抬頭瞪了美寶一眼，「有什麼好笑？」

「我笑你剛才太冒失。」

「冒失？小姐，剛才是走鬼呀。被警察捉到了，貨物充公，血本無歸，還要罰款。」

「走鬼？什麼走鬼？」

「連走鬼也不懂？蠢人！」他神氣而又輕蔑地哼了一聲之後，還是耐心地解釋，「我們做街邊小販據說是不合法的，警察隨時拉人，貨物充公，更兼罰款，迫使人人要眼觀四方，耳聽八面，警察來了，我們就走避，這叫走鬼。」

美寶呆呆地想：警察來了，他要走避——走鬼。「安克」來了，我要走避，算不算走鬼？

小販把貨物收拾好了，回頭就走。

「喂——」美寶喚住他。她要問他，自己算不算走鬼？

「幹什麼？」小販駐足問。

「我……」湧到喉頭的話又嚥下了，美寶悻悻地說：「是我幫你看管跌在地上的小宮燈的，你連一聲謝謝也沒說。」

「唉，混賬！」他搥搥自己的腦袋。

「你還罵人？」

「不……不……不是罵你。」他着急了，「我是罵自己，我忘了向你道謝，眞不是人，混賬！」

「算了算了，不用謝了。」美寶一見他鴨舌帽下那認眞而緊張的表情，就忍不住要笑。

他還是恭恭敬敬說道：「謝謝你，小姐。」

美寶突然想到：「安克」來我家，我要到街上「走鬼」；警察在街上捉他，他何不回家「走鬼」？她問：

「喂，你爲什麼不回家走鬼呢？你回家，警察就捉不到你了。」

他聽了，竟然大笑，說：

「小姐，你眞會開玩笑。我躲回家，還要吃飯嗎？」

「你不在家裏吃飯的嗎？」

他笑得更響了，「小姐，我的意思是：我要到街上開檔，賺到錢，才有飯吃。」

「你沒有錢？」

「不開檔就沒有錢。」

「給你！」美寶隨手把大褸內袋的一叠鈔票全抽了出來，送到他眼前。

他愣了一下，隨即沉下臉說：

「無功不受祿，我不會白拿人家的錢的。」

他把她的手推回去。

美寶有些失望，訥訥說：「你上哪兒去？」

「開檔去！人們吃了團年飯，一會兒就要出來逛花市。我要佔個好位置。」

「你不回家團年？」

「我沒有家。」他爽脆地答說。

「你睡街邊的？」

「我沒有家人。我一個人住。」

「你媽媽呢？」

他聳聳肩，沒有回答，他急着要走。

美寶靦腆地說：「我跟你去開檔，行不行？」

「跟我？」他猶豫了一下，「我請不起伙計的。」

「求求你，我悶得慌，我也在走鬼。」

「你走什麼鬼？」

美寶咬着唇，不說下去。

他不很樂意地揮手說：「好吧好吧，你跟我來。」

美寶開心地跟他走了。

路上，美寶問：「喂，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阿根，你呢？」

「美寶。」

阿根在通往花市的必經路上佔了一個有利位置，把紙箱擱在路旁，開檔了。在同一條路上，有許多許多小販，賣汽球的，賣玩具的，賣糖菓的……。

阿根一手拿着一對小宮燈，點亮了，幌動着，高聲喊：「喂，五蚊（五塊錢）一對，買啦！」

美寶學他的模樣，手裏也拿着小宮燈。但她怯生生的，一點聲音也喊不出口。後來，她漸漸學懂了幫他收錢、找錢。走鬼的時候，她幫他把貨物收拾。他帶着她和警察捉迷藏。

她覺得，這樣的走鬼，比自己爲了避「安克」的走鬼有趣！

阿根對於這個小「伙計」，也漸漸感到滿意。

時間已過了午夜十二點，大除夕過去了，年初一到來了。街上依然人流不斷。今晚，開通宵的人多着呢。

凌晨一點鐘左右，阿根小檔的幾十對宮燈，竟全賣光了。阿根很高興，點數着鈔票，說要請美寶吃宵夜。

美寶忽然記起，自己還沒有吃晚飯。肚子咕咕作響。阿根帶美寶到一爿粥檔。美寶吃了許多：艇仔粥、裹蒸粽、油炸鬼。

吃飽了，阿根抹抹油嘴，問：「喂，你還不回家？」

「我？」美寶一陣惘然。

「你也沒有家？」

「我……」她低下頭。「……你上哪兒去？」

「我回去好好睡一覺，明天還要開檔呢。」

「我跟你回去，明天和你開檔。」

「這……這……這怎行呢？混賬！」他頓脚。

她低着頭不言語，眼眶有點兒紅了。

「算了算了。」他邁開大步走了。

她亦步亦趨。

她跟着他，走到一條橫街的一幢舊樓中，一直走上天台。

天台上有間小小的木屋，阿根推門進去，裏面堆滿雜物，像個狗窩。

她跟着進去。

他躺下來，手枕着頭交剪脚。

她在雜物堆上默默地坐下來。

他忍受不了沉默，說：「喂，你幹麼不說話呀？你老跟着我，今晚不回家，坐個通宵？」

「我在這裏過夜。」她咬着唇說。

「這怎行呢？混賬！」阿根彈跳起來。

她心一酸，「哇」的哭起來。

他慌了手脚，惶急地說：「你幹嗎哭了？」

她嚶嚶啜泣，委屈地說：「你光是罵人……」

「天地良心，我不是罵你。我……混賬！」他跺脚。

她依然嗚嗚咽咽，眼淚漣漣。

「算了算了，你留下吧。」他摔一摔手。

她抹去眼淚，「噗哧」一聲笑了。

……

第二天，美寶的媽媽向警方報案：美寶失踪！

代郵

英國倫敦鄭惠芳小姐：請示尊址，以便聯絡。

——編輯室

瞿明

寂寞的大年夜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每逢大年夜，這幢公共樓宇總響起各式各類的敲門聲。

「財神來了，財神來了。」

「快來接財神呀。」

也都夾雜一些虛張聲勢的吶喊，像在唱歌、唸口令、間或傳來些低沉的喝叱，嗡嗡地鬧成一片。

敲開了門。門縫遞進一張紅紙，上面寫着「財神」兩個字，然後是小手掌，在半空攤着，正期待一些賞賜。

夜了。那男孩早已焦燥的站在過道上，他的手變得麻

硬，仍緊緊的握着那一叠紅紙。好幾次想伸手叩門，却匆促的低下頭，又猶豫了。

從背部看，他幾乎是個黑刺蝟。因爲一半長廊躺臥在墨黑中，某些燈泡碎了。三刻鐘以前，快樂的孩子幾下「頂頭槌」，便弄得這長廊半明半暗。但只要這男童走前兩步，伸直身子，碩果僅存的燈泡便會照亮了他的前額，使人清清楚楚看見那憂悒的神情。然而，最苦悶的還是那嘴巴，唇色紫黑，活像菱角，饒有線條美的糾結着，似乎不用槌子鑿子，不會輕易把它開啓。

他彷若缺乏知覺，那麼站着，已經許久了，却不覺着疲倦，似乎也不感到冷。

端的是一副愁苦的模樣。哪點兒與財神沾得上邊？李振興不禁笑了笑，很沉重的。風吹得某些紙張喋喋的亂嚷，吸引了孩子的視綫。啊！多雍容的財神像，是市面流通的那一種，可貼在某家人的大門外。肥墩墩的、皮光頸滑，還在笑着，給大風橫吹還在笑，長廊黑呢，還在笑……

「財神一定會覺得寂寞。」振興想着：「但你吃飽了，所以笑……」

肚子是空空的山谷，使他難受。硬吞了幾枚軟釘子，更令振興不愜意。

第一次敲門，並不敢放肆，眞是怯弱的音響，彷彿是小昆蟲在踢脚。

室內是熱騰騰的，飯桌上縈繞着温暖的白烟，振興自一絲門隙看見許多筷子在活動，許多人立在白烟中。氣體消散了。冷風抓緊機會從迴廊攻入室內，拉扯着裏面的物件、窗幔，呼呼拉拉的。

「大風呀。」

「快快關門。」

「誰呀？」裏面叫。

門縫閃出一個男人的臉：「找誰？」

熬了近五十秒的光景，振興才迸出那句話：「接財神。」

對方縮縮鼻子，悶聲不響，竟大力的把門關上。

依次驚動第二家人。學乖了，振興是硬着頭皮，張大喉嚨的吶喊。要不是這樣，誰會知道來者是誰？

隔着木門，那反響是激烈的，有如雷的女人吼聲：

「有無搞錯？這麼早就來財神？未吃團年飯呀，遲些再來吧。」

他只能聽到一些很不耐煩的聲音，自己似乎是可憎的蛆蟲，附身的蟻，常叫人討厭。振興倒退幾步，很難過。他不是沿門求乞的料子，臉皮太薄。挨不慣別人的冷漠及輕蔑。怎麼忽然昏了頭腦，聽龍仔的話。他們的確有過爭論——

「做乞兒？我不做乞兒。」

「誰敢說你是乞兒，你是財神。」那小鬼曲着臂肘，大踏步，學着老倌的姿勢。

「沒人會阻擋財神上門的，除非碰着耶穌鬼。」龍仔擦擦鼻子：「你想想，每家給你一二毫，一晚上走幾百家，嘩，認眞和味。」說着，又沉吟了：「不過要買些紅紙開工。」

「不用買，那天我在垃圾桶揀了許多又新又白淨的紙。」

「白紙？」龍仔搖頭：「咦，大忌大忌，一定要用紅色的，取好意頭嘛。」

別小覷龍仔，才十歲，已像個滑頭滑腦的奸商，只隔半點鐘，不知從哪個老太婆手中騙來那幾大幅紅紙，連那小小本錢也袋袋平安。

地是冰濕的，兩名小孩便趴在泥塵上，忙亂的寫字。

「要是有箱頭筆就好了。」振興心不在焉說。

「什麼箱頭筆？這樣大想頭。我千辛萬苦才從牀下底找到這枝毛筆。」龍仔得意的揮揮那支蚊型掃帚，開叉的：「來，打開墨盒吧。」

「沒有墨。」

龍仔扁扁嘴，倏地用雙手狠狠的掐緊自己的喉嚨：「乞吐。」一口唾沫便正正的吐在墨盒裏：「人生活計，不想就死泥泥，你看，最新出品的龍氏牌超級墨水……」

難怪滿紙是異味，泥鬼龍仔的口水必然比別人濁臭萬倍。字是歪斜的，振興亦弄不清楚「神」字的左方是一點還是兩點，可能寫錯。圓圓的像兩個大膠輪，哪像什麼方塊字？

如此骯髒醜怪的紅紙，怎好意思拿給人家呢？這又成爲叫李振興却步的原因。

還要等多久？他突然强烈的想着媽媽。家家都團圓了，歡歡喜喜的一道兒吃年夜飯，媽媽却要一個勁替主人家忙碌。前兩天走回來，放下幾塊錢，便囑咐孩子們好好的在家裏等候。

「或許年三十晚，二叔會回來陪你們的。」母親這樣

說，妹妹竟拍手掌，樂着。眞是大蠢蛋。

「二叔等錢用，才會回來。」振興嘀咕着，滿肚子怨氣。

他眞想多賺幾個錢給妹妹，最少也帶她吃吃牛雜。如果買一條新裙子給她，爲她抹掉臉上的塵垢，她準是個很討人愛的小寶貝呢。

沒有父親，兄長的担子必然是重的。於是振興站起來，雖然有點躊躇，但仍然勉力的叩門了。

每道門縫開啓時，室內外的冷暖氣流便交鋒，激烈的爭鬥，他不能不動動那抵得緊緊的菱角嘴巴。

一些老婦人果然歡歡喜喜的接財神，不敢怠慢，她們彷彿相信，也努力說服自己：接過這些紅紙，聽過這些小孩的聲音，趕明年，一切都會好起來。

——好起來，一切將都好轉，赤貧變成暴富，設若不是金銀滿屋，米缸常滿也甘願了，謝謝菩薩！

於是，婦人們趕緊掏腰包，小財不出，大財不入。振興接過錢，接過那些紅封包，他是惶惑了，那些女人竟煞有介事的，滿臉是喜氣，那點虛假的歡樂也傳染了他，望着那些錢，不禁雀躍起來。

「接財神，財神到。」他叫喊得更賣力了。

不怕墨臭字醜，還有人肯消受他這個。振興想着，笑意直上眉梢。忽然發現一名長髮青年用手抵着門：「什麼事？什麼事？」口角還吊着香烟。

振興呆楞楞的盯着那由銀轉黑的烟灰，因風的緣故，要落到頭上來了。

「財神。」

「咦，財神，即是送錢來的？呵，錢錢錢錢，錢錢錢錢。」他笑着，哼着那所謂的歌，簡直不成調子，笑的眼角鼻孔全是一堆肌肉，忽然，五官走回原位，他口邊的長香烟抖得像音樂家的指揮棒：「搵食去遠些，行路帶眼，認路。這主門口不吃你那一套，財神財神，還不是那條『舊橋』。你那副尊容可以做財神，我豈不是極有資格做玉皇大帝。」

「哈哈哈哈，」室內爆發哄然的笑聲。那漢子彷彿在發表演說，聲浪宏大。李振興的臉冷一陣，又熱一陣。原來室內哄笑的人，正在大戰四方城中。

「好啦好啦，玉皇大帝快些班師回朝。」一名臉色青白的男人走出來，也笑得前仰後合的。光管把室內照亮，一片青幽幽。

笑聲與揶揄使振興挨了重重的一擊。他只怨自己長相

春回大地（油畫）　　李流丹作

差，個子不高大。高大些，人們怕了他，會用錢打發；設若長得矮，再矮小些，也討趣，人總是不薄待小童的。他無精打彩的皺眉，老是垂頭喪氣，怯生生地，哪像個拂拂仙袖，便能夠捎來黃金萬兩的財神？

罷了，罷了。從一開始便知道，這是哄人的玩意。他絕對不是什麼財神，他是窮人。李振興自顧自搔頭，但有個一時解不開的矛盾的結又使他很用力的拉扯嘴角，裝點起違心的臉容，迫出比哭難看的笑。

一陣急流在腦海中湧過——我不要做財神，我要老老實實做個普通的孩子。這時節，大團圓的晚上，小朋友們都吃得飽飽，玩個大快活，還要瑟縮一旁，挨家挨戶去拍門嗎？

振興要走了。啣着烟的男人太不友善，他似乎要用烟火炙燒脚下勤勞的小螞蟻。

狂風兇暴的拍打所有的東西，要捲走一些不夠重量的物件，也颳去一些廢紙。

「喂喂，老周，快關門進來吧。哎呦，給你這一阻，幾乎丟了我幾座洋樓，無數番狗。」

「李仔，食得蒜頭多？」有人狠命打出一隻牌：「要發夢？還早呢！給我殺個鷄毛鴨血才好去安息。」

突然一張票子飛來，掩覆着振興的脚趾。他穿了拖鞋，脚甲長，又黏滿泥汚。這是平直的一張紙，正想彎身檢掉時，一個長長的背板屈曲着閃過，望他脚下一撲而前，像一頭飢餓的猛獸。

那人緊緊張張的檢拾那張票據，用手輕輕拂去表面的塵埃，再用外衣抹抹。

「二叔。」振興愕然的叫着。

「嗯……哼。」身爲二叔的是挺不安樂，因爲姪兒的目光絕不友善，那嘴唇又回復標準的菱形狀。

千般怨意湧上心頭。二叔虧他還學人結上領帶，却老是鬆開的，讓領帶直扯到胸前。籠統一句，端的是衣履不整。

「阿嫂……阿嫂……」那是呼喚鈔票的聲音。

二叔不常出現。要錢、生病，討海人才會上岸。

那作僞的神情，那些編織出來的故事，連小孩子也騙不過呢。只是媽媽軟心腸，妹妹死心眼。

二叔是出名的賭徒啊。

二叔告急，家裏便更顯得困難。困難的歲月，妹妹還伸長脖子的等待，佇候那似乎潤綽的長輩。

「哥哥，看，這是二叔買給我的。」妹妹常把那玩具

車招搖：「二叔還給我三毫子呢。」

「哥哥……」

李振興掩着耳朵不肯聽。妹妹眞是世界上最傻最笨的糊塗蟲。二叔也不該耍那些戲法。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從我家斫伐幾枝樹杼，回頭賞你一片兩片殘葉。

妹妹的財神是二叔，二叔的財神是媽媽，而媽媽其實不是財神，媽媽她自身難保。他眞想不通，想得頭也痛了……

頃刻間，振興心頭非常激動。想到這，他盯盯二叔。幾個月不見，只見他那馬臉更瘦、更長。眼充血，又是熬了好幾個通宵的狀態。準是連場竹戰，活該。

是的，母親曾經一度臥病，要告假了。二叔在門前只兜了個圈，也就不願進去。怕連累你嗎？寡嫂閉上眼，怕要托孤了？十二歲的窮小子，什麼也會想。

——二叔不是好東西。

振興揚揚眉毛，昂然的挺直身子，冷冷地且富於敵意的瞧着對方。

「呵，做起財神了。」叔父顯然像發現奇聞，很訝異：「想不到，眞想不到。」

似乎有一道白光在心靈邊緣閃耀，白光中浮現那些連綿無盡的黑夜。然而，那些消逝了的大年夜也眞熱鬧。到處燃燒炮仗的聲音，爽神的，令人震驚的小型爆炸，然後是滿天的星火。他只幹那兩三個鐘頭，就賺了足夠的錢，把火箭炮射向對窗，把彩色的幻象送到夜空去。他也是個「財神」呢。

他會叫得有勁又大聲。

「接財神，接財神啦，接到我就會大發達了。」用肘子敲門，或用脚踢。

偏遇上閉門不納時，李仔可不客氣，扯直嗓子叫：「有財神上門都不歡迎，不要後悔。究竟想我在年卅晚子時以後怎樣恭賀你們？說哇……」

迷信的人，必然要花些錢幣來堵塞這粗野的嘴巴。

他阿李是無比敵，在撒賴的手法上是稱霸的。

誰叫父母沒本事，沒閑錢給他燒爆竹，買零食。世界艱難，艱難干擾不了浪蕩子。振興可不完全知道阿叔的光輝歷史呢！

「振興，你……」二叔抓緊那張六合彩的票據，像抓緊一顆鑽石。他正想開腔時，姪兒鬆鬆手，把那盈握的紅紙四散撒開。

李振興不要學二叔，這種腌臢錢是不能賺的。趕明兒寧願懇求鄰居的章伯介紹他去派報紙，一個月賺他一百二十塊。

「怎麼啦？」二叔在叫，李振興已勇敢的投入黑暗裏，這笨拙的小童，這不善辭令的男孩，這怪物，終究是吃不了這行飯。

——嗐！孺子不可教也。論賺錢，你哪裏及得二叔的千分之一。其實遍地都是錢，如果你心竅靈，譬如地面執拾吧，地上的瓶瓶罐罐，爛銅爛鐵都是值錢的。粗心大意的人，常常把什麼也留在街上。錢袋、硬幣、金器玉器等。大亨抹汗抹鼻子，有可能在拿手巾時連五百大元也拂掉，你是絕不能否定這可能性的，雖然這種幸運還不曾降臨過咱身上，但是，希望在人間。否則，眞要叫李某人至死不能瞑目了。

——不過，一息尚存，仍有搏殺的機會，不用絕望。可惜姪兒畢竟是個笨蛋，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譬如他不常笑，已是處世的致命傷。雖然十二三歲的孩子還沒急切需要逢人展覽笑臉……。

——總之，不聽二叔言，活該穿舊着爛，兩錢衫兩錢褲，把整個人表裏剝光，一起押給當舖，看來還值不了三塊錢，憑什麼要把頭面抬得半天高！要弄錢找錢鑽錢，就該眼睛向下，望地。這姪兒可偏要望天！

——天有什麼好看？那傻小子竟然說——「要望星星。」星星又有什麼好看？還不夠燈胆光猛。自己從小就不愛什麼星呀月呀這些勞什子，萬般皆下品，只有錢財高！

「李仔！」室內傳來呼喚：「怕了嗎？不敢再搏？」

「搏了老命也來，我怕你們？」

「什麼老命，三十未足的人，還有幾十年贏大錢的錦繡前程！」

「下一期中了六合彩，我買張鍍金的蔴雀枱，用翡翠玉石做牌，再戰它七七四十九日。」

嗜賭的長輩說着鑽入那發射幽幽青光的屋子裏。

他已經把姪兒完全忘懷了。姪子正在摸索回家的路，很黑。因爲那不是花市，也不是鬧市。抬頭望望長天，禁放烟花的大年夜是寂寞的，只有幾顆微弱星星，如冰點似的散在天野四方。振興彷彿感到那些冷冷的冰珠正落向心頭，他的菱角嘴抿得緊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卅日

思嚴

第十一講：南北朝的詩和詩人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有這樣幾句：「羣季俊秀，皆爲惠連。我人咏歌，獨慚康樂。」惠連是謝惠連，謝靈運的弟弟。謝靈運因爲封康樂公，所以又稱謝康樂。他們都是南朝宋代的詩人。

杜甫懷李白詩說：「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庾開府是庾信，鮑參軍是鮑照，也都是南朝時候的詩人。這裏，引用了李白和杜甫的詩文，作爲這一講的楔子，謝靈運、謝惠連、鮑照、庾信，這些南朝時代的詩辭家，在唐代大詩人的眼中，還有相當的地位，究竟他們是怎樣的人？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又佔有怎樣的地位？

形式主義的色情和山水文學

在未談及主題的時候，先談一下南北朝時代的文風以及當時在文壇上佔主導地位的思想意識，是有必要的。我們一般所說的南朝，是指劉裕篡晉建立的宋起，和以後齊、梁、陳四朝而言。實際上南北對

峙的局面，從東晉時代便開始了。南渡以後，中原被北方的少數民族佔領，他們也出現長期分裂、割據、互相爭奪的大混戰，這就是歷史上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時代，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段十分黑暗混亂的時代。

其時，北方被少數民族佔領後，當地的土族地主和士大夫階層，甚至農民，因爲不甘受異族的欺凌壓迫，也紛紛渡江南下，南方的經濟文化獲得一定的發展，文化的中心也由北向南移。

東晉末期，玄談的風尙和道家的影響，在士大夫階層中還是居主導地位。像陶淵明這樣一個品格高尙的詩人，還免不了受道家虛無主義的濡染，其他更不消說了。進入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大盛，除了玄談、道家的影響外，還滲入佛家的學說。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有的還是對文學有所提倡、有所創製的，如宋文帝劉義隆，以及他的兄弟子侄，都附庸風雅，以招集文士見稱。齊高帝蕭道成及其諸子，梁武帝蕭衍父子，都是能詩擅文，甚至最昏庸的陳後主，也是頗善文事的。但是，他們提倡和創製的，正是爲了宣揚他們的荒淫生活，利用文學來作爲宮廷裝飾品。上行下效，御用文人、幫閑文人圍繞在統治者左右，爭相逢迎諂媚，這樣就出現一種艷靡浮誇的文風，以雕琢詞句、追求形式的駢文，掩蓋淫靡腐朽的思想內容，成爲前所未有的一種形式主義文學，也可以說是色情文學了。

另一方面，是那些不能置身廊廟的地主中下層，由於當時政治環境和門閥制度的限制，在仕途中受到排擠、壓抑，悲觀失望，因而寄情山水。加上當時玄學和佛學的影響，這一類以嚮往自然界，表示「出世」的「名流文士」，以退爲進，所謂「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以描繪山光水色，作爲自己的精神寄托。眞正能夠如陶淵明那樣以田園居爲樂，「驕富貴、輕王公」的人是絕無僅有的。大多數是以歸隱爲名，以求官爲實，這就造成了另一種文體，可以稱爲山水文學了。謝靈運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詩體和聲律的發展

南北朝時的文風，基本如上所述。由於形式主義的推動，作家都極力追求形式的新穎，講求對偶、格律的嚴整，在詩辭方面，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一種新體裁，就是律詩和絕詩的萌芽，爲後來唐詩開闢新境界。同時由於聲律的嚴密，對律詩的發展也有幫助。即使是古詩，在體裁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古詩在魏、晉時候，多是全篇一韻，到南北朝時，變爲兩句、四句或八句轉韻，而且是平仄韻對換。這樣，詩的音調趨於和諧活潑，不像過去那樣單調。

但上述這些轉變，在南北朝時，還未達到成熟的階段，而只在嘗試和醞釀，到了唐代，才形成了各種完備的新詩體。而推本溯源，南北朝的詩人，在這方面是有其功績的。

試舉沈約的《擬青青河邊草》爲例：

「漠漠床上塵，心中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嘆息。嘆息想容儀，不欲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床寄杯酒。」

這首詩兩句一韻，平韻和仄韻又互相對換，這就是古詩變體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南北朝的新體詩了。這種音律不斷變換，的確可以增加音調的和諧，使詩歌的語言更富有音樂性。

聲律的研究，在魏晉時代已經受到人們的注意，不過還是强調「一宮一商」，「音聲之迭代」而已，還沒有明確的四聲之分。大抵平聲和入聲較易分別，上去入的分別比較難。四聲的區別，是要到南北朝才盛行的。據說這是由於佛教在中國盛行後，摹擬讀佛經之三聲，應用於中國的詩文，四聲因而盛行了。

四聲的明確區分，對於後來的律詩和長短句的發展，是大有幫助的。還有一點，是《新樂府》的誕生。《樂府》來源於民間歌謠，在漢代就有了。漢武帝設立專責的樂府官員，採集民歌編入音樂。南北朝的《新樂府》，也是來源於民間歌謠，不過爲了區別它不同於漢代的《樂府》，所以加個新字，叫做《新樂府》。

這些《新樂府》詩歌，大多是形式簡短，內容主要是歌咏男女之情。比起漢代《樂府》來，內容是顯得貧乏了。但是這些小詩，都是風格清新，語言生動，不同於當時上層社會流行的淫靡宮詞，反而覺得它是眞正來自民間的詩歌，大有可讀了。

南北朝時候詩歌的發展，大體就是上述這些。現在我們就要談到上面引述的幾位詩人了。

謝靈運和鮑照

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謝玄之孫，河南太康人，他承襲父祖之蔭，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所以又稱謝康樂。他是晉末最大的豪門士族出身，又自恃有才能，以爲可以得到顯貴的政治地位。可是他生不逢時，劉裕篡晉之後，把他的康樂公降爲侯，三千戶的食邑減爲五百戶。他憤憤不滿。後來終因「非毀朝政」而被殺。

這樣一個大豪門出身的知識分子，平素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人民，供其揮霍享樂，一旦在政治上不得意，便寄情山水。他後來移居會稽，大修別業，傍山帶江，經營了一種莊園式的「幽居」，當然他也自認是山水詩人了。他有一篇《山居賦》，把他所居住的莊園描寫得氣概萬千，「左湖右江，往渚還汀。」「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這樣的口吻，和陶淵明的「草屋八九間」，自然大異其趣。

這位「山水詩人」的詩又怎樣呢？鍾嶸在《詩品》中對他推崇備至，說是「青松白玉」，這完全是過分的阿諛。後人受到鍾嶸的影響，或者是因爲他出身豪門巨族，同情他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或者是羨慕他遊山玩水的樂趣，都把他捧得高不可攀。正如前面所引述的，李白也受到這種影響，借他來比喻自己。

試引這位「山水詩人」的兩首山水詩，看看是怎樣的「上品」吧。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瞑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這首詩前四句，寫石壁山間遊覽的樂趣。跟着是寫湖中的晚景，後面四句是寫遊覽的感想和體會。毫無疑問，他寫景的用辭和造句，是很有功夫的。像「林壑斂瞑色，雲霞收夕霏」這樣的句子，顯然是一幅黃昏的山水畫，展現在人們眼前。所以鮑照說他的詩如「初日芙蓉」，湯惠休說他是「芙蓉出水」，不管怎樣譬喻，總之是新鮮秀麗極了。但除了形

式的秀麗外，看他後面那四句感想，他體會到什麼呢？他體會到的仍是玄學、道學的道理，不外是養生之道而已。

又《登江中孤嶼》詩：「江南倦歷晚，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這又是一篇很典型的山水詩，從「懷新」到「尋異」，不管道路迂迴，也不管時光虛擲，就只爲尋新和異的景物。最後四句，又是不脫他原來的本色，想到的是崑山的神仙居處，可以遠絕人世的塵緣。又想到安期生那樣高壽的神仙，這些都是深受道家和玄學的影響。

談到鮑照（四一四—四六六），他比謝靈運稍後一點，也是劉宋時代的詩人。表字明遠，江蘇漣水人。做過臨海王劉子頊的參軍，所以人稱鮑參軍。後來臨海王作亂，鮑照爲亂軍所殺。他的作品，主要是有懷才不遇的憤慨，反映中下地主階層知識分子的苦悶。

《南史》有鮑照本傳說：「照始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自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鮑照是個熱衷功名的人，而且自視不凡。他自以爲是「英才異士」，自以爲是鴻鵠而不與燕雀爲伍，並且是汲汲爲功名而奔走於權貴之門。這樣的人，實在也談不上有什麼「俊逸」之處，杜甫對他的稱讚，看來有點過分了。

且看他的《新樂府》詩吧。

《代東門行》云：「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代」是摹擬的意思，《東門行》是古樂府相和歌。鮑照用一個「代」字來表示他的《新樂府》，不同於《古樂

府》。但是，我們看他這首詩，除了充滿離恨和怨懟外，也沒有什麼「俊逸」之處。雖然詞采華麗和語言精鍊，還是可以肯定的。

「傷禽」是用《戰國策・楚策》的典故，更贏用無箭的空弓，射下了一隻悲鳴徐飛的雁。他解釋空弓何以能射下雁來，是因爲這隻雁已經受傷在先，因而飛得不快，又因爲失羣，所以悲鳴。舊創還在，一聽空弓的聲音，便驚起竭力高飛，觸發舊創，所以加劇而掉下來。他用這個典故來譬喻他和傷禽一樣，其怨恨之情，於此可見矣。食梅苦酸，衣葛苦寒，酸寒之極，安能不憂？這樣的詩，不外發洩自己的苦惱而已。

再看他的七言《新樂府》詩《擬行路難》：「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彫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這是一首很典型的作品，用了很多華麗的辭藻，堆砌而成，但立意不外借紅顏來暗喻懷才不遇之人而已，這就是形式主義的代表作。

以謝靈運和鮑照兩人爲例，可以概見南朝的其他詩人，其餘的就略而不談了。

總之，南北朝的文風，向來爲人詬病，認爲是徒工於塗飾而缺乏內容的作品。所以唐宋文人，有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就是看不起這一段期間的作品。或者說是「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這些說法都有點片面性。這一期間的艷麗淫靡的文風，固有其可以詬病之處，但從詩體、聲律的發展來說，這一期間也有其成就的地方。歷史是不能割斷的，文學史亦是如此。唐宋詩人，受到南北朝詩人影響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李白對於謝靈運、謝朓，都很讚賞，杜甫也對庾信那樣地讚美，都是這個緣故。

（中）

金依

「銀娣：自你走後，梅窩也發生了好多變化。」有一封信，高錦宏是這樣寫的：「很多人家都像你家一樣，遷到英國，遷到荷蘭去了。而這裏，又遷來了一些陌生人，他們是從香港、九龍，或者長洲、坪洲來的。現在，不少人家都行時做生意了。李志超家是近海灘的，你記得他家從前築起矮牆來養青蛙嗎？現在，矮牆拆了，換了鐵絲網籬笆，而且那些鐵絲網，很快就給牽牛花爬滿了。在他家門前掛上了一個『李園』的牌子。假日，那些從香港湧來的渡假者，塞滿了梅窩的海灘，於是，李園就成了打麻雀牌的勝地，他們還做海鮮筵席，兼弄粉麵炒賣，賣汽水。也有給泳客冲身更衣的地方。這種生意，以前也有，你是知道的，但現在大家都來做了。在靠山邊的地方，有一戶姓倪的人家，倪先生本是到這裏蓋屋子養病的。但他的病好了之後，已把屋子改建，成爲假日旅舍，同時也做飲食營業，也租麻雀牌給客人耍樂，提供各種服務。你知道他原來是個教師，戴一副粗邊眼鏡，像個老教授，誰想得到，現在他竟拿起鏝鏟來呢！

「當然，李家也是一樣，李伯伯也用那雙縛青蛙的手，拿起鏝鏟來了。

「銀娣，你覺得好笑嗎？你們千里迢迢，到了英國，還不是靠一把鏝鏟？現在，又怎麼有人到梅窩來拿鏝鏟了？看到你的信，知道你生活不快意，也許你看了我的信，會這樣想：早知在梅窩也可以拿鏝鏟謀生，那又何苦到幾千里之外去拿那隻鏝鏟呢？

「不過，你也是有所不知，在這裏，我們這些給泳客和渡假者提供各種服務的人，包括李志超，也只是星期天和假日大忙特忙，而平日，家裏只留下了伯伯嬸嬸，我們都去做我們的工，我和李志超都去地盆做工。阿娥呢？她學會了織毛衫，這裏也有人買了織機，接些衫回來織，阿娥就去幫人家做。

「這樣你可以了解我們現在的生活了。也就是，自君別後，我們生活的變化。我家不近海灘，我爸爸還是做泥水，沒去經營旅遊事業，但假日，我都去李園幫忙。李家人手少，他們忙不過來，而我除了幫忙之外，也可賺點外快。

「這一來，我們實際上不止沒有假期，而且，在人家有假期的時候，我們却特別忙碌。這樣，你該明白了。

「因此，你大概不會後悔你已離開了這裏，因爲彼此的生活，似乎沒有很大的差異。正是到處楊梅一樣花。

「不過，雖然如此，我們也是有快樂的。星期天，我們雖然特別勞累，但是，我們也交了一些朋友。那些來渡假的人，到李園來玩耍，吃東西的人，你可以知道，他們不是什麼大有錢佬，而多是打工仔，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他們辛勞了一個星期，到我們這樣一個簡陋的地方來，消磨一天，或幾個鐘頭，已是他們難得的享受。第二天他們又要投入緊張的生活中去了。

「我們爲他們服務，賺了他們的血汗錢，而我們也付出了同等的汗水。生活，呵，這便是生活！

「這些新結識的朋友，也有我們的行家，也介紹我去做工，教我使用機器，那些吊車、鏟泥機和挖泥機、風機，多種用途的建築用機，打樁機……

「隨着時代的進展，我們的生活有了變化，結識了那些朋友，生活也多姿多采起來。假日，工作以外，我和李志超，也和這些朋友玩做一堆。

「除了梅窩，香港也在變化，而這個變化，恐怕比梅窩大得多吧。我們在香港開工，建築那幾十層高的大樓，凌空橫越的天橋，我們付出了辛勞和血汗，也許更高的代價，換來了繁榮都市的面貌。爲什麼不能認爲，這個世界是我們雙手建造起來的呢，如果沒有阿娥她們十指磨穿地織毛衫，大家冷了，又有什麼温暖？

「銀娣：我是說，我們自然是要用勤勞的雙手來建造世界，來養活我們自己，我們爲他人服務，他人也爲我們服務，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但是，我看你的來信，你又似乎更苦惱了，那麼，是什麼原因呢？快樂又在哪裏？

「……火野了起燒，邊山的遠不灘海在，起一們我跟們他」

有所尋求？有的探索？追尋人生的理想呢？

「新結識的朋友，他們來渡假，有的是來享受人生的，但也有是趁這個時候，交流他們心中的夢想。前幾晚，就有一羣這樣的年青人，他們跟我們一起，在海灘不遠的山邊燒起了野火，熊熊的火光照亮了我們的臉，歡快的言詞穿過我們每一顆心，在黑暗中也是可以燃起火光的，人類不斷的繁殖，一代一代，不斷的在進步，過了一山又一山，爲什麼會以爲我們沒有希望呢？

「銀娣，我對你說這些，是說，我們的眼光應放遠一些，不要只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小小的家庭，就是不要坐井觀天，你一下子飛到幾千里外去了，比我們更知道世界之大，眼光也更應比我們寬廣。

「交到朋友沒有？告訴我，你們的顧客都是些什麼人？是外國人嗎？他們做些什麼的？有什麼習慣？有什麼想望？對你態度又如何？是好還是壞？抑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呢？

「我把我的近況都告訴你了，下一封信，你該把你的——除了家中的那些煩惱以外——都告訴我，包括你的顧客。起碼說一個，好嗎？」

「你記得我們相處的好日子，也記得一些美奐美輪的別墅，相信你那邊也有的，但那不屬於我們，正如我們在蓋高樓大厦，也不屬於我們一樣。銀娣：我們羨慕什麼？又埋怨什麼？誰都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的不平等。

「然而，羨慕、埋怨，都有什麼用呢？我們是不是應該

銀娣想都沒想過，那些天天來吃雜碎、吃炒飯的顧客到底是怎樣的。她只天天爲父親、母親、哥哥，苦惱着，而沒有注意其他。

說完全沒有注意也不對，那些顧客，對她的態度，當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些很有禮貌，有些則很粗暴，他們是做什麼的呢？她沒有去想，也沒有去問，什麼習慣、想望，她了解這些來做什麼呢？

但是，現在高錦宏開了題目來了，下一封信，她要告訴他一些。

不錯，她可以說一個的。那是一個高高瘦瘦的英國小伙子，衣着很隨便，神態總是有點怯怯的，每天總是按時間到來，坐一個固定的位置，吃同一樣的東西。他來了，不用開口，銀娣便捧一盤子東西給他。他吃了，默默的坐一會，會了賬就走。

只有銀娣的爸爸，知道這個小伙子叫做「三」，大概是譯音。於是，他來了，銀娣就到厨房去，要「阿三」的東西。

銀娣不知這阿三是做什麼的，也從未跟他說上一句話，雖然銀娣已經略懂幾句跟買賣有關的英語。

阿三也是個沉默的人，但銀娣發現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常瞪着她。

因此，銀娣有時還很怕他，怕他那雙帶着憂鬱的、而又熱情的眼睛。

才是不久以前的事，一天，阿三吃了東西，結賬時，却把一塊摺好的、深黃色的紙頭塞在銀娣手上。他再用手指點一點這紙頭，便走了。

阿三結賬時把一塊紙頭塞在銀娣手上，用手指點一點便走了。

銀娣打開這張紙，赫然看見寫着幾行中文。那是：

「你很勤力，我喜歡同你做朋友。

「這是戲票，我請你看戲。

「我想學講你的話，請你教我。」

銀娣看了，手發抖，心暴跳，一臉飛紅了。

她連忙把這張寫着字的戲票撕爛、丟掉。她想：他怎能這樣的對我約會呢？

她以爲，這個外表斯文有禮的阿三，原來對她別有用心，別有企圖。

但她又不好跟任何人說出。

以後，阿三來了，她低着頭，把盤子放下，看也不看阿三一眼，就走了。阿三似乎也有點頹喪，但是，他還是天天來，風雨無間，只是沒有再約會銀娣。

銀娣想，大概只有這件事，可以告訴高錦宏了。

但是，她又顧忌，假如高錦宏知道了，會不會担心呢？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和高錦宏的友誼，好像已經不是一般的友誼。雖然，他們還沒有說過什麼。老實說，她捨不得離開梅窩，也是怕從此之後，就跟高錦宏疏遠了。

現在，說這件事，高錦宏有沒有誤會呢？

但不說這一件，她又說哪一件呢？

銀娣爲此，竟然苦惱了好多天，她眞不願阿三再來幫襯，使她減少一些煩惱。

於是，她故意怠慢阿三，他來了，久久不給他捧東西吃。他要結賬，她也不睬他，或叫媽媽去。

但是，這阿三仍然來，好像很癡情的樣子。

銀娣終於還是回信給高錦宏，說了她這一段時日中新的苦惱。她在信中盡力使高錦宏明白她的心情，而不要誤會和担心。

但把信寄出，她却一直忐忑不安，每天郵差來了，她都緊張得很。

高錦宏的信，終於還是來了。他寫：

「銀娣：你終於有家庭以外的事來動腦筋了，我以爲，這不應是使你苦惱的事。

「你信中提到的阿三，這種青年人，在香港也是有的，告訴你一個秘密，李志超，這個沉默內向的人，也有像阿三類似的經歷，他很喜歡跟一個常到李園更衣游泳的女孩子做朋友，但他又不敢去接近她，不久前，給了這女孩子一封信，表達他的心念，但這女孩子從此不來了。

「但是，李志超決不是個壞人，你是知道的。

「因此，這個阿三，也未必是壞人。他只不過想跟你

做個朋友，交換語言，他喜你勤力，大概也是衷心的。

「做個朋友，有什麼要緊呢？交換語言，對你也有好處。你教他，他也可以教你。一天一句，一年是三百六十句了。以後你們也可以交談了。

「看看戲，是很平常的交際，不要緊的。

「我並不會誤會你，我們是互相信任的好朋友，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

「當然，對阿三仍要了解，一步步來吧。先設法知道他做什麼的，家庭情形怎樣，有什麼朋友，有什麼嗜好，等等。你不放心，約會可以不去。若知道他是正派人，也可以去，結識他的朋友。

「他情形怎樣，可再告訴我。」

銀娣想不到，高錦宏的覆信竟是這樣的。

但是她明白，高錦宏是希望她擴大生活圈子，眼光放大一些，不做井底蛙。

於是，她鼓起勇氣，去試一試。

她首先是不再怠慢阿三，仍像以前那樣款待他。而且，不再老低着頭。

阿三高興了，一天，他竟然用廣州話向銀娣說：「多謝你，你好好！」

銀娣笑了，知道他是從別個香港去的人那裏學來的。以前那戲票上的幾行字，也是託人寫的。

於是，他們交換起語言來了。從數目字起，到顏色，到形狀，阿三學會粵語，銀娣學會英語。

隨着時日的推移，語言交換多了，銀娣也逐漸了解到阿三的身世。

原來阿三是個私生子，他沒有父親，隨母親跟了一個後父。現在長大了，自去做工，他是修理建築機器的。

他朋友不多，心理上有點自卑，性格內向，常常有點憂鬱，感到缺乏溫暖。

銀娣知道了，倒有點同情他。阿三也同情銀娣的處境。

但阿三幾次約銀娣出去，銀娣都沒有去。

首先是她太沒有時間，而她也怕這種單獨的約會，會使阿三對她發展更進一步的感情。

還有，粗魯的爸爸，也好像看出了點什麼，有意無意的在說：「我是決不讓我的兒女跟外國人結婚的！」

銀娣很委屈，她想都沒這樣想。

於是，她又把這個情形，寫信給遠在梅窩的高錦宏，訴說她心情的矛盾。但很久都得不到高錦宏的回信，銀娣又心慌了。

插圖：阿　立

馬年小頌

張茅

翻開掛曆，一匹馬馳驟而出。

馬年，月曆上也是馬的世界。

「駿馬西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一柔一剛，意境却又如此迷人。

江南少馬，驢子也不多見。江南春天柔美得像少女一樣。杏花時節，常常春雨連綿。雨是一絲絲的飄着下來，落到葉上聽不到滴答的聲音，落在大地，土地像瀉過了油。杏花紅了，被和風細雨輕籠着，人站在窗前，可以出神地看上下低頭。這種壯闊與健力的意境，却令你精神驟然一醒，把感情的弦綫撥動了，激盪、奔放，一股熱氣運行身上，這樣的壯美，就化爲精神的動力。

馬是很英俊的，流線的體型、腰圍橢圓，四腿細長而矯捷，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跑動時像箭頭脫弦飛出，飄動柔軟的鬣毛，拂着如絲的馬尾。

「一馬當先」，在戰場上，戰馬衝鋒陷陣，無所畏懼；和平的日子，牠驅着馬車，爲人類立下「汗馬功勞」。

馬從來不侵犯比牠弱小的，

迎春

林楓偉

「賣懶，賣懶！賣到齊年三十晚！」

這首兒歌，要不是有誰說起，大人忘了，小孩子也不知道有這樣趣致的「賣懶」歌兒。

吃過團年飯，孩子們提着燈籠，走出街頭，你喊着，他喊着，「賣懶」的聲音，重重叠叠，又斷斷續續。小孩越喊越起勁，兩個嘴巴相對着，比個高下。「賣懶」是正經的事兒，平日到嘴對嘴大叫大喊的時候，差不多就要動手了，但除夕是不會打架的，孩子們都精乖了，一是要賣懶，懶惰的事情，頑皮的鬼把戲都要一起賣了，留着過新年才不願意哩！二是明天年初一，吃煎堆糖果，大人還給紅包，心裏想着高興的事，嘴上一心一意叫「賣懶」，沒有孩子會打架。

把懶賣了之後，雖然不知道賣給了誰，誰喜歡把懶惰買下來，孩子感到心安理得，「一年之計在於春」，明天開始聽爸爸、媽媽和老師的話。

接着一個項目叫「採青」，如果

半天。

人們對美的要求，不盡於柔和。柔美的東西，會使人感受到和平與舒暢；但當你站在廣濶無垠的大草坪上，看到地平線上一個健兒策馬飛奔而來，他迎着大風高歌，天際的雲彩在他背後飄逝，青草在馬蹄動物，善良是牠的性格。

馬有長腿，因此頸也長了。這樣利便於牠的吃草，牠是不要求肉食的。當牠把頸子抬起來，眼睛可以看得很遠，牠的眼角寬一百多度。

「龍馬精神」！馬年伊始，人人都要有駿馬的精神。

炮仗花開了

阮娓娓

早上醒來，一陣陣幽香撲鼻，精神爲之一振。每年新春，少不了一束水仙花，就是給她那股香氣迷了。春陽斜照客廳的地板，我陪伴春天，還是春天伴我。

午後離開市區，到沙田的道風山走走，驟然幾堆紅橙橙的顏色，鋪在山腰和屋頂，不禁叫一聲："熱鬧啊！"

郊區的春風，比家裏清新，客廳的陽光和水仙花，真比不上郊外花樹熱鬧，深深吸一口草木的清氣，唔，春風吹到心裏。

這幾堆紅橙橙的顏色，一路吸引着我，山路兩邊的人家，有新型別墅，有古舊村屋，牆裏牆外種植花草樹木，這一帶草木蔭深。只有這幾堆紅橙橙的東西出現眼前，使你感到四週的環境驟然熱鬧起來了，它不但自己吸引路人注意，也使村屋和草木生輝。

這幾叢炮仗花，像女孩子迎春的新衣，像往年家家戶戶點燃的鞭炮，有聲有色。

要是那間白牆的小屋是我的家，我就住下來過一個春天。

推窗，見炮仗花；出門，見炮仗花；回家的路上，遠遠就見到炮仗花；躺在床上，想着的還是屋頂鋪蓋着的炮仗花。……

她的生命力旺盛無比，那麼一根籐便把屋子和棚架都蓋住了，每約兩寸有小節眼，長出一束葉子，葉子旁邊長一束花，每束多過十朵，像吊着一排排的鞭炮。蓓蕾時候像鞭炮，綻開了花像小喇叭。她不會吝嗇自己的熱力，上千朵同時開放，很有"普天同慶"的胸懷。

伴着炮仗花過一個新春，誰還感到寂寞呢？

在村子裏，孩子們跑到菜園，拔幾棵生菜回家，「青」是「新」意，去了舊的懶惰，把「新」的氣象帶回家。兩件事情做過了，便可以上床，在床上迎接新春的到來。

現在的除夕，節目更豐富了，吃團年飯，看九點半電影，接住看午夜場，已經踏入了新年了，吃過點心，再到花市逛熱鬧，捧着一株桃花回家。這時，天已發白，好準備迎接聲聲「恭喜」的到來。

杜漸

谷崎潤一郎和「魔鬼派」小說

從飛車黨說起

在東京新宿區的大街上散步，突然耳邊響起一陣馬達的轟鳴，由遠而近，剎那間一大隊電單車，像一羣發狂的野馬，在馬路上疾馳而過，路人都被嚇了一跳，但馬達鬼號似的呼嘯一聲，又揚塵遠去了。

抬頭看，在路邊的牆上和燈柱上，有人用黑色的筆，寫上「阿修羅」幾個大字，還畫上了頭上長了角的魔鬼的醜臉。

朋友告訴我，這些「飛車黨」在日本叫「暴走族」，分成很多個集團，還曾經在東京皇宮前的廣場火併過，後來又轉移到富士山脚去「决鬥」，相當激烈，汽車撞汽車，雙方都有傷亡。記得曾看過費里尼拍的電影《羅馬》，最後的鏡頭就是發條樣子的飛車黨在羅馬市區橫行無忌，馬達聲震破羅馬金色的夜晚……日本的暴走族也跟

羅馬的飛車黨一樣，成幫成派，一出動就是幾十部電單車，在鬧市中聯隊穿行，本來東京的交通已夠緊張的了，加上這成羣結隊的飛車集團，簡直使人有寸步難行之慨。

到底這些暴走族是些什麼人呢？據朋友說參加的人大多是在嚴格的考試中被淘汰，無法升大學的青年男女。他們有的是有錢子弟，有的是工人的孩子，有的是學徒。有錢子弟那自然不用說，他們有的是時間和金錢，不怕浪費；至於窮學徒由於考大學競爭失敗，中學畢業後就在工廠或電油亭當學徒，反正夠錢生活，但却覺得生活沒有出路，於是就駕電單車開快車來發洩自己的苦悶和不滿。

朋友說，這是「競學鬥爭」的產物，也就是升學競爭失敗而造成的結果。我不以爲然。他還送了我一本叫《暴走族的社會調查》的書，我還是以爲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畸型發展的必然結果。

我這麼談了一番暴走族，似乎離題萬丈吧？其實，我想如果了解目前日本之所以流行所謂「魔鬼派」的文學，它同這社會的畸形發展恐怕就不無相連關係。

暴走族每次出動，通常是幾十個人，甚至我還見過一百幾十人的。他們男男女女，都像穿制服似的，穿同一式樣顏色的衣服，戴一樣顏色的頭盔。他們自認是「阿修羅」。「阿修羅」就是梵語中的魔鬼，爲什麼好好的人却要自認是魔鬼呢？

「魔鬼」這東西，我想是人想像出來的吧？誰見過眞正的魔鬼？它是眞的頭上長着角，牛頭馬面，還是猙獰可怖的呢？我沒見過，相信誰也沒見過，這大概只是人們把所有醜與惡集中起來，幻想出這樣一種「地獄使者」來的吧？當然，在人吃人的社會中，有些人並不一定長相猙獰，但却具有魔鬼一樣邪惡的性格。不過，把人認爲魔鬼，那是一種憎恨之詞，絕不會是讚美的。暴走族青年自稱是「阿修羅」，那豈不是認爲自己是魔鬼嗎？這是一種對現實不滿的發洩，除了這種解釋之外，我想找不出什麼理由把自己稱爲魔鬼的。

這羣日本社會的「阿修羅」們，除了飛車，男女混雜，性的關係也搞得很亂，有些甚至吸「天那水」，像吸毒一樣，會上癮的，吸多了就臉如死灰色，中毒死亡。西方有「稀皮士」，日本這些「阿修羅」，大概也是一種日式的「稀皮」吧？不過，「稀皮士」們只吸大麻，造愛……大概不會像日本這部份青年那樣玩命的。

在日本的衆多小說作品中，有專門描寫性的關係的小說，稱爲「官能小說」，可以說是比時下一般低級的黃色

小說較爲高級的色情作品。其中有關性的場面，幾乎每一個動作和感情的變化，都被寫得十分細膩，但又不至於像低級黃色小說那樣的露骨。另一類流行的小說就是魔鬼派小說，它有色情的描寫，也有心理的刻劃，它所歌頌人物，是那些帶有邪風鬼氣的魔鬼形的男女。撇開色情不說，魔鬼派小說所以流行，特別是戰後三十年中盛行一時，這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工業發達，青年找不到正確出路等等，是很有關聯的。

始作俑者谷崎潤一郎

最先寫這類魔鬼派小說的，是日本大正文壇健將之一的谷崎潤一郎（Tanizaki Junichiro），他是魔鬼派文學的日本的鼻祖，是個第一流的作家。當然，現在寫「官能小說」和「魔鬼派」小說的作者，已是些不入流「作家」（有些名作家偶爾也寫寫），較多的內容，同谷崎潤一郎的作品，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計了。

谷崎潤一郎出生於一八八六年，活了七十九歲，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因病去世。他是當代日本老一輩的名作家之一，在文壇元老輩中，聲譽是與志賀直哉、武者小路實篤齊名的，不過他們不同流派，思想和作風都極不相同，只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他們在二十世紀初期，一致的反抗了盛極一時的自然主義流派和風氣。只是他們反抗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他們三人都是大正文壇的健將，各自隸屬不同的文學集團。在開創日本二十世紀文學路上，各有不同的成就。

大概谷崎潤一郎不會想到他開風氣之先的「魔鬼派」，今日會走火入魔而成爲「官能小說」和神秘小說的混合物吧？

谷崎潤一郎是東京人，換句話說，是個典型的江戶兒，他的父親是屬於舊式日本米商，名叫倉五郎，居住在東京日本橋蠣殼町。這個江戶兒，出身富裕家庭，自幼嬌生慣養，十六歲前就沉溺脂粉叢中過放浪的生活。十六歲那一年，他在四年制高等小學畢業之後，家庭發生了變故，從此家道中落，生意失敗，父親連供他繼續讀中學的錢也有困難。谷崎潤一郎於是爲人補習，當家庭教師，半工半讀，好不容易才讀完了中學。一九〇八年他考入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讀古典文學，可是只讀了短短兩年，就因交不出學費，被校方勒令退學了。

這時期的谷崎潤一郎是個浪漫不羈的劣學生，涉獵了

不少西方的文學，對他影響很深的是法國作家《罪之花》的作者波特萊爾（Baudelaire），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和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這三個都是浪漫主義的作家，因此當谷崎潤一郎開始其文學創作道路時，就走浪漫主義的路子了。

谷崎潤一郎在東京帝大讀書時，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搞了一份同人雜誌《新思潮》（New Thought），這一個小集團裏有小山內薰、木村莊太、和辻哲郎等人。谷崎潤一郎初露鋒芒的作品，都是在這份同人雜誌上發表的。《新思潮》創刊於一九一〇年九月，雜誌出版之時，正是他被勒令退學之日。也許由於退學才促使他向文學闖出一條路來，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當時他因循讀完大學，日後可能也只不過做過平平無奇的教師，在文學上不一定有什麼建樹的。

《新思潮》創刊號上發表了他一部劇本《誕生》和一篇對夏目漱石的《門》的評論文章。第二期發表了劇本《家》和第一篇小說《兩個手錶》。第三期刊登了他的成名之作《刺青》。接着在第四期發表了小說《麒麟》。

《刺青》一發表，在日本文藝界和社會上引起了轟動，老一輩的作家都看出他不是個等閒之輩。當時統治日本文壇的是自然主義流派，他們以左拉爲師，慢慢形成了一片死氣沉沉的景象，谷崎潤一郎的《刺青》，無異是向他們迎面扔去一塊石頭，打破了自然主義統治的寂寞局面。

第二年即一九一一年一月，社會上的刊物開始要求他寫稿了，他於是不再在同人雜誌上發表著作。這一年，日本作家永井荷風從法國回到日本，創辦了《三田文學》雜誌，出任慶應大學教授，他邀請谷崎潤一郎把作品在他的《三田文學》上發表。

谷崎潤一郎給《三田文學》送去了《飆風》，這小說發表後，被政府以有傷風化爲理由，禁止那期《三田文學》出售，人們是好奇的，政府這一禁，使谷崎的名氣更大，人們都爭着要看他的作品。谷崎潤一郎當時是屬於新進作家，作品雖已引人注意，但要成名，還得再過一關，永井荷風的確是幫了他很大的忙，在《三田文學》上發表了一篇題爲《谷崎潤一郎的作品》的論文，替他大力推介，對《刺青》等幾篇小說，作了很高的評價，其中說：

「在明治維新以來之日本文壇，到今日爲止，是谷崎潤一郎成功地開拓了沒有任何人敢動手的藝術的一個方面，其作品最大特點之一是：由於肉體的恐怖，而產生出神秘的幽玄。」

與此同時，《中央公論》這本日本文壇最權威的雜誌派了著名的編輯瀧田樗陰，走訪谷崎，把谷崎的小說《秘密》拿到《中央公論》上刊登。《中央公論》可以說是當時新進作家登龍的門徑，凡經《中央公論》刊登作品，讀者就把他視爲名作家的。谷崎潤一郎的《秘密》發表，當然聲價百倍。次年再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小說《魔鬼》，於是「魔鬼派」就這樣誕生出來了。

反潮流的浪漫主義派別

從第一篇小說《兩個手錶》，到成名之作《刺青》，到登上文壇寶座的《秘密》，到產生出一個流派的《魔鬼》，谷崎潤一郎只用了短短三年功夫，就成爲日本知名的作家。到一九〇七年，他的聲聞已經蓋過提拔他的恩師永井荷風了。

當時谷崎的作品，還帶有西方浪漫主義的影響，不過他並不刻意模仿西方，他的作品基本上是植根於日本固有的文學傳統的，這也正是他成功的原因。

他早期的作品，是以浪漫主義以對抗統治日本文壇的自然主義，他同永井荷風成了當時日本新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首領。同一時期，志賀直哉和武者小路實篤爲首的《白樺》雜誌，也是反自然主義的，他們以批判現實主義這方面建立他們的聲望。在「浪漫派」和「現實派」雙管齊下的攻擊中，自然主義卒至一敗塗地。

但是，以《白樺》雜誌爲中心的「現實派」却同谷崎一派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自然主義潰敗之後，這兩派的矛盾和鬥爭就激化起來了。

白樺派對魔鬼派的攻擊是不遺餘力的，魔鬼派這一稱號，其實亦是白樺派所送給他的對手的，他們把谷崎潤一郎和永井荷風，都列爲耽美派，認爲都在以官能的耽美嗜衆取寵。他們似乎又特別厭惡谷崎，把他的作品列爲「惡魔文學」或「魔鬼派文學」。

顯然，白樺與魔鬼兩派都主張打倒自然主義，將對既定道德標準的反抗，貫注在藝術之中，這點他們雙方都是共通的。區別在於白樺以揭露現實之醜惡爲己任，而魔鬼一派却將美放在第一位。

儘管白樺派攻擊甚烈，但魔鬼派却在文壇站穩了脚跟。

日本這一新浪漫主義流派所以能站住脚跟，這同谷崎潤一郎的創作是分不開的。他在《魔鬼》之後，發表了

《欠伸》、《羹》、《被棄之前》、《饒太郎》、《殺艷》、《阿才和已之介》、《獨探》、《神童》、《人魚的嘆息》和《異端者的悲哀》等作品。他的作品的基調，就是對女性加以崇拜，這是同日本社會觀念唱反調的。

日本是一個以男性爲中心的國家，日本社會的道德觀念，一直以來是重男輕女的，過去的日本女性在社會上根本無地位可言，她們在男人面前低了一等，得跪着迎接回家的丈夫，女人只是男人發洩性慾的對象和生兒育女的工具。男人至上的觀念歷史由來已久，即使明治維新之後，那些提倡戀愛神聖的作家之中，仍保留男性中心的前代遺風，根本不承認男女平等，更談不上崇拜女性了。

谷崎潤一郎却敢於反其道而行之，其作品幾乎每篇都是以女性崇拜爲基調的，他的主張是「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只有受女人支配，進而滅身，才獲得男性的最高幸福」。他根本拋棄了一貫來統治日本社會的男性尊嚴，拜倒在女性脚下。也許，這是矯枉過正之論，但無可懷疑，是極其大胆的見解。至少，在日本，像他那樣完全違反正統觀念把女性加以極端歌頌的人是無出其右的。難怪人們要把他當作邪魔妖怪了。

有人把他這種主張，歸結爲弗洛伊特心理學的「戀母情結」，似乎很難得到完滿的解釋，如果單純從心理學的角度，而不從社會道德觀念的歷史背景來看，他這些作品，特別是如《愛母》和《癡人之愛》來看，認爲他所寫的女性實在都是由於他愛自己的母親，這些女性都是他母親的化身，這樣解釋自然十分簡單，但却缺乏足夠說服力。

谷崎的母親赤子是一個健美的女人，性格好强，對谷崎有很大影響，這是一方面。另外谷崎的初戀情人，名叫初子，是他妻子的姐姐，是一個性格奔放的江戶派藝妓，這個性格頂夠辣味的女子比他大三歲，不肯嫁給他，却促成他娶她的妹妹千代，千代的性格內向，結果夫妻成了怨偶。

從這點來看，谷崎是崇尚性格奔放的女性，而不喜歡傳統上千依百順的女子，認爲這是幾千年奴性的結果。我們從谷崎不喜歡溫順女性，而愛開放型的女性這點，可以說，他的主張是來自反對日本傳統上的男性中心觀念，而不是出於「戀母情結」。也只有這樣看，才能看到谷崎潤一郎前期作品浪漫主義傾向的社會意義。

《刺青》所表現的是什麼？

《刺青》是谷崎潤一郎前期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幾乎

所有外國選譯當代日本短篇小說時，都選這一篇作爲他的代表作品。

《刺青》所表現的是一個美女由於紋身而覺醒了自己支配男人的力量，從這個即將成爲藝妓的女子身上，谷崎通過清吉這個紋身師傅的眼，看出她的內在潛質的性格，甘心成爲她第一個犧牲品。這女子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她具備了谷崎初戀的對象初子那種奔放的性格，但却素璞未鑿，經過紋身之後，她覺醒過來，那種奔放的潛質得到解放。

事實上小說中的這個女子，並非眞有其人，她只是通過官能支配男性，當紋身師傅把最恐怖的黑母蜘蛛紋在她背上之後，她就成爲一個「征服」所有男人的美人了。她的美，在谷崎心目中，就是那種奔放的性格。她只不過是由男性官能的慾望而產生的一個夢的存在，一個谷崎心目中的理想化身。

無疑，谷崎在這篇小說中的技巧是很巧妙的，他把清吉那種虐待狂與被虐狂的變態心理刻劃得相當細緻，着筆不多，但却十分生動。

同樣，谷崎潤一郎另一部小說《癡人之愛》，也是這樣的，這小說曾改編成電影，那中年男子趕到金屋去，竭力討好收養的少女，甚至爬在地上當馬，任她騎，任她打，以此爲樂，但最後少女還是走掉了，他悵然若失。

在谷崎潤一郎的作品中，人物由於帶有這種變態的性格，或者說是戀愛的慾求，女性被描寫成既天眞未鑿，又帶有性情快活、奔放、豁達的特徵，眞正帶有「魔鬼」型的邪氣。

谷崎的這種心理，造成了自己家庭的悲劇，他同妻子千代生了一個女兒，但夫妻却完全合不來，結果，他同小姨（也是像初子一樣奔放熱情的女子）勾搭上，千代也同谷崎提拔起來的新進作家佐藤春天相愛。結果鬧得很糟。

可是誰也猜不到這三角悲劇會以喜劇收場的，谷崎同佐藤鬧翻了七年，後來和好，竟主動同千代離婚，將妻子讓給佐藤，還三人聯名在各大報刊發表聲明，通告親友。

這一讓妻事件，在當日曾引起社會轟動，有人認爲佐藤奪人之妻很不道德；有人認爲千代一個女子又離婚又結婚，竟同時發表聲明，實在反常；更有人認爲經過這樣讓妻之後，他們三人竟然仍是好友，經常往來，實在不可理解。這讓妻事件實在是違反了日本禮教傳統的，但谷崎却認爲化三人痛苦爲三人幸福。這同他在《刺青》、《癡人之愛》……等作品中所提倡的、放棄傳統禮教下所賦予的

男性尊嚴與驕傲去追求眞正的幸福，是完全一致的。從作品到本身生活，谷崎可以說是反傳統的一個叛逆者。

谷崎晚年反璞歸眞

一九二三年東京發生了大地震，谷崎自此離開東京，遷居關西，定居於舊都京都。京都是日本舊文化中心，因此谷崎接觸更多的日本文化，其後期之作品完全一變而祛除華麗，走向純樸的新境界，雖然「魔鬼派」作家的帽子仍戴在頭上，但作品風格已完全改變了。

後期的作品計有：《吃蓼蟲》(Tade Kun Mushi)，發表於一九二八年，描寫東西方、新與舊的矛盾對立；《卍》(萬字 Manji 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取材是現代關西的生活；一九三三年的《春琴抄》(Shunkinsho)描寫十九世紀的大阪，它的女主人公是一個瞎眼的女琴師，美麗、驕傲而又殘酷，那終生戀愛着她的男子，最後自己把眼睛弄瞎了，以博取她的愛。長篇小說《細雪姐妹》(Sasameyuki)，發表於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八年，描寫第二次大戰前大阪一個商人家庭的興廢歷史。一九四九年發表《少佐滋幹的母親》(Shosho Shigemoto no haha)，一九五六年有《鎖匙》(Kagi)，描寫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的性生活和個人的憎恨，是以兩人的日記形式寫成的；一九六二年又有《瘋老頭的日記》(Futen rojin nikki)。

晚年他致力於將古典文學譯成現代日語，完成了《源氏物語》，而且一譯再譯，力求通達，使難懂的古典文學普及於一般讀者，直到他去世前，還寫了一本《七十九歲的春天》，描寫自己如何向疾病作鬥爭。這一著作到他去世以後，才在《中央公論》上發表。

谷崎晚年作品，可以說完全擺脫了西方影響，返璞歸眞，純然日本風格，文筆也更成熟流暢自然。

谷崎潤一郎無疑是日本二十世紀一個重要作家，他早期的作品是浪漫主義的，晚年傾向於寫實。而他二十四歲時發表的《刺青》，仍被認爲是一個流派的代表作品，當然，谷崎潤一郎在當時發表這樣的作品，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跟時下流行的「官能小說」和「魔鬼派」小說不同，現在這類小說則已走上了純粹描寫性的官能感受和導人陷入邪途的小說了。這是谷崎潤一郎所始料不及的。

既然《刺青》在日本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就不妨把它翻譯出來，介紹給讀者觀覽，至於如何去評價它，相信讀者會作出正確的判斷的。

刺青

採自《日本現代小說選》的木刻插圖，作者爲 Masakazu Kuwata。

（日）谷崎潤一郎 作
杜漸 譯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當代著名小說家，《刺青》是其成名之作，開近代日本「魔鬼派」小說之先河。今日日本「魔鬼派」小說家多模仿他的風格，自成一派，專以描寫人性邪惡之一面，特別是第二次大戰之後一段時間，這類小說盛極一時。谷崎潤一郎最初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特別崇拜美國的愛倫·坡和法國的波德萊爾，但他的作品却根植於日本的傳統。《刺青》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寫於一九〇九年，出版於一九一〇年，具有魔鬼派作品的典型主題和邪惡型的人物性格，特別是女性的宿命論和受虐狂的女性崇拜。「刺青」就是紋身，日本人很流行在身體上紋飾各種圖案，認爲是一種藝術。《刺青》是谷崎潤一郎的代表作品，也是開「魔鬼派」文學先河之作，要認識這一文學流派，這作品可供參考，故爲之譯介。

——譯者

這些事發生在輕浮的貴族品德還在全盛的時代，在當時，今日的那種爲生存而無情鬥爭仍未爲人所知。年輕的貴族哥兒和地主鄉紳的面孔仍未陰雲密佈；在宮庭裏貴女和名藝妓的唇邊經常都掛着微笑；小丑的職業和職業性茶樓的妙語趣談仍受到人們極端尊敬；生活太平，充滿歡樂。在當時的劇場和在寫作裏，美與權勢被描寫成不可分割的。

肉體的美，當然，是生活的主要目標，爲了追求它，人們甚至不惜紋身以求之，在他們的身體上，奪目的綫條和艷麗的色彩以一種跳躍的方式展示出來。當一個人要到花街柳巷去尋歡，會挑選身體紋上花紋的漢子作轎夫，吉原和辰見的藝妓就愛身上有可以自傲的美麗紋身的哥兒。賭窟的常客、救火隊員、商客，甚至武士，全都求助於「刺青藝術」。經常有紋身展覽，在那兒參加者互相指看別人身上的「刺青」，對某些原作大加讚美，而對另一些的短處提出批評。

有那麼一個才華出衆的紋身大師，他可是個紅人，名聲甚至可以同老一輩的大師匹敵，他的作品在紋身展覽中大受讚賞，大多數這種藝術的讚美者都盼求能成爲他的顧客。當時畫家達摩金以其優美的繪畫出名，空草權田乃是硃紅刺青的大師，這個叫清吉的人，則以原畫的構圖和其色情的質素而著稱。

最初他是以畫家而成名的，屬於豐國和國貞的畫派，專長於世態畫。雖然他紆尊降貴而爲刺青師，但仍保持着畫家的眞正精神和具有高度敏感，如果誰的皮膚或身體不合他的要求，他拒絕爲他紋身，即使是他接納肯爲他紋身的人，紋什麼花紋全得由他作主，而且得同意他提出的價格。還有，他們得忍受長達一個月或兩個月他針刺難以抵受的苦楚。

在這年輕的刺青師的內心隱藏着一種別人料想不到的熱情和快樂，每當他的針刺刺得肌肉腫起，流出鮮紅的血，他的顧客無法忍受痛楚，會發出痛苦的呻吟，他們呻吟得越利害，藝術家這種古怪的快樂就越大。他特別喜歡作硃紅刺青的設計，這種刺青是紋身中被認爲是最痛的。當他的顧客被刺了五六百針後，就作一次燙熱的沐浴，這會令色澤更生動地呈現出來，他們常常會半死不活地倒在清吉的脚下。當他們躺在那兒無法動彈，他就顯出滿意的微笑問道：「它眞的這麼痛嗎？」

當他遇到懦怯的顧客，痛得咂牙咧嘴或大聲喊痛，清吉會說：「眞的，我還以爲你是個京都的本地人，那兒的人被認爲是很勇敢的，請你耐心點，我的針法可是不同尋

常地痛的呢！」他用眼角望望那受害者的臉，只見他淚痕滿面，他會絕不關心地繼續他的工作。如果相反，碰上一個能咬緊牙關不吭一聲的顧客，他就會說：「哦，你比你表面看來勇敢得多，不過等會兒，很快你就不能再默不出聲忍受它的，你不信就試試看吧。」說說就笑起來，露出他一口雪白的牙齒。

* * *

很多年來，清吉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找到某個美麗的姑娘光澤的肌膚紋刺，他夢寐以求，極其渴望能爲之刺青。這種渴望已成爲他椎心刻骨的一種慾求。這個想像中的女性不只肉體和性格上都要達到很多方面的條件，只有一個可愛的面孔和優美的肌膚，並不能使清吉滿足的。他在名妓中搜求一個能合適於他理想的女人，但却求之不得。她的形象經久不變地存在於他心中，雖然從他開始這種追求至今三年已倏忽而逝，但隨着歲月流逝，他的這種渴望却只有增無減。

那是一個夏天的傍晚，當他在深川區散步時，突然一隻白得令人目炫的女性的脚吸引了他的注意，它已消失在一頂轎子的簾子後面，一隻脚竟能像面孔一般傳達出各種各樣的表情，而這隻雪白的脚對於清吉來說，簡直是稀世奇珍。那些形狀完美的脚趾，那些閃耀光澤的趾甲，渾圓的脚踁，那皮膚光潔得就像曾被無數山澗清泉洗滌多年，所有這一切綜合起來構成了一隻絕對完美的脚，就像專門設計出來騷擾男人的心和踐踏他的靈魂的。清吉立即知道，這就是他這些年來要找尋的那女人的脚了。他興高采烈地追趕那轎子，希望能望上一眼那轎中的美人，但他追趕了幾條街，拐過一個街角就失去了它的踪影。過去一直以來還只不過是不明確的渴望，現在却一變而爲一股最激烈的熱情了。

一年以後的一個早晨，清吉在深川區的家中接待訪客，那是他朋友托一個年輕姑娘捎信，這朋友是辰見的某個藝妓。

那姑娘羞怯地說：「先生，請原諒，我的女主人派我送這件衣服，親自交給你，請求你賞面在襯袖上畫個花樣。」

她遞了一封信和那件女人衣服給他，那衣服是用一張印有演員岩井登雀的畫像的紙包起來的。在那信中，那藝妓告訴清吉，送信的年輕姑娘是她新近收養的下女，很快就要她在首都的酒帘中以藝妓身份初露頭角了，她懇求他盡他可能地幫忙，爲這姑娘進入這行業作個開導。

清吉仔細望了望那姑娘，雖然她還不過十六、七歲，但她的容貌却奇怪地有着某種成熟。在她的雙目中，反映着生活在這城市所有英俊男子和漂亮女人的夢想，這都市正是整個國家罪惡的淵藪。接着，清吉的目光一直往下望，望到她那雙穿着上街縷了草帶的木屐的嬌嫩的脚。

「難道你就是去年六月坐轎子離開平瀨酒家的人嗎？」

「是的，先生，那是我，」她說，對他這古怪的發問不禁笑起來，「那時我爹還活着，他有時帶我到平瀨酒家去的。」

「我已等了你五年啦，」清吉說，「現在我才第一次見到你的面，但我早已從你的脚認識你了……我有些東西要讓你看看，請進內屋去吧，不用害怕。」

他一邊說着，一邊拉住那不知怎麼辦好的姑娘，把她帶到樓上的一個房間，這房間望出去是條大河。他拿出兩大卷畫卷，把其中一卷在她面前展開。

那是一張古代中國殘暴帝皇紂王著名的公主妹喜的畫像（注）。她嬌弱無力地倚着欄杆，她織金綉銀的衣袍下幅披散在通向花園的一道石階上。她那嬌小的頭看去幾乎太嫩弱，支撐不起頭上冠冕的重量，那金冠箝滿了珊瑚和翡翠。她右手拿着一隻杯盞，微微傾側，正在以一種慵嬾的表情，觀看着下邊花園中一個正要被砍頭的囚犯。他的手和脚被綑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兒等待最後的一刻，雙目緊閉，頭低垂下來。這是那類意識傾向粗俗的圖畫，但那畫家却那樣技巧地畫出了公主的表情和那註定死亡的男人的神態，使這畫卷成爲一幅完美無缺的作品。

那姑娘有好一陣把目光凝在那幅奇怪的畫上，她不自覺地雙眼開始閃耀，嘴唇哆嗦起來，這樣她的面孔就跟那中國公主的面孔極其相似了。

「你的精神反映在那幅畫裏了，」清吉一邊愉快地望着她一邊說道。

「你爲什麼把這樣一張可怖的畫給我看呢？」姑娘問道，把手摸摸自己蒼白的額頭。

「描繪在這兒的那女人就是你，她的血在你的血管裏流着呢。」

清吉又展開另一卷畫，上面的畫題是《受害者》。畫的正中是一個女人，倚着一株櫻樹，望着她脚下躺着的一羣男人的屍首，在她蒼白的臉上可以察覺得出充滿了驕傲與滿足。在這堆屍首間，有一羣小鳥在跳來跳去，快樂地啼鳴着，根本說不準這幅畫代表的是一片戰場還是一個春光明媚的花園。

「這幅畫象徵着你的未來，」清吉指着畫中美女的臉說道。她出奇的又跟這來訪的姑娘十分相似。「那些倒在地上的男人，就是那些將要爲你而喪生的人。」

「啊！我求求你！」她叫起來，「快把那幅畫拿開。」她好比要逃避可怕的幻想，把身子擰開背向畫幅，倒在草蓆上。她躺在那兒，嘴唇發抖，整個身子都在哆嗦。「先生，我會向你懺悔……你猜得一點不錯，我確有着那女人的品性，可憐可憐我，把畫收起來吧。」

「別像個懦夫一樣講話！相反，你應該更細心地去研究這張畫，很快你就不會害怕它的了。」

那姑娘無法抬起頭來，一直用和服的袖子掩住臉，她倒在地上一次又一次地說：「先生，放我回家吧，我怕跟你呆在一起。」

「你還得留下來一陣，」清吉專橫地說，「只有我有權力使你變成一個絕代佳人。」

清吉從他架子上的瓶子和紋身針中，挑出一個裝着强烈麻醉藥的小瓶來。

* * *

太陽光燦燦地照射着大河，河水反射着陽光，在幛子上投下金色波浪顫動的花紋，也照在那睡着的年輕姑娘的臉。清吉將幛子拉攏，坐在她身邊。現在他第一次能夠完全地欣賞她奇異的美了，他心想，他可以在那兒坐上好多年，一動不動地凝視着她那完美而靜止的面孔。

可是用不了多久，那種要完成自己構圖的急切慾望戰勝了他，清吉從架子上把紋身工具取來，脫光了姑娘的衣衫，用筆尖在她背上細細描畫，然後用左手的拇指、無名指和末指掂着筆，用他的右手拿起針，沿着繪畫的綫條挑刺。清吉現在熱戀着這年輕姑娘純潔的肌膚，就好像刺青師的心靈注進了那構圖中去，每注進一滴硃砂，就像他自己的一滴血，注進了那姑娘的身體。

他根本忘了時間的消逝，中午過去了，靜寂的春日又到了黃昏，清吉的手堅持不懈地幹着活，也不把那姑娘從沉睡中喚醒。現在月亮已掛在天上，把夢幻似的銀光流注在河的對岸那些屋頂上。刺青還未做完一半呢。清吉停下工作，把燈點亮，又坐下來，伸手去拿他的針了。

現在每一挑刺都要他花很大力氣，這藝術家會發出一聲嘆息，就像他的心能感覺到每一下挑刺似的。慢慢一點點開始出現了一隻大蜘蛛的輪廓了。當黎明魚肚白的光綫透進房中來時，那魔鬼風姿的動物已將它八隻毛脚伸展在姑娘的背上。

春夜要完了，人們早已可以聽得見在大河上下的船隻的搖櫓聲，漁舟的帆上，吃飽了晨風，可以看得出晨霧在飄散。清吉終於將針放下，站到一旁，觀察着那紋在姑娘背上巨型的雌蜘蛛，當他凝視着它時，他明白他一生的心血都貫注進去了。現在它完成了，畫家心中反倒感到空虛得發慌。

清吉喃喃地說：「爲了給你以美，我已將整個心靈貫注進這刺青裏了，從今以後，在日本再沒有一個女人是你的敵手啦！你永遠也再不會懂得驚慌，所有男人，所有人都會成爲你的犧牲品……」

她聽到了他這番話嗎？她唇邊透出一聲呻吟，她的四肢動彈了一下。無疑她開始回復知覺了，當她躺在地上沉重地喘着氣時，那蜘蛛的毛脚，在她背上張動起來，活像是隻活的動物。

清吉道：「你準是很痛苦了，那是因爲那隻蜘蛛把你摟得那樣緊啊。」

她微微睜開雙眼，最初她目光空虛，毫無神氣，跟着瞳子開始閃閃發光，光亮得可以同洒在清吉臉上的月色比美呢。

「大師，讓我看看我背上的刺青啊！如果你眞的把心魂都給了我，那我準定已變成很美啦！」

她講話就像夢囈似的，但在她的聲音中，有了一份自信，有了一份權威。

「首先，你必須沐浴，使顏色鮮艷，」清吉回答她道，又以一種罕見的焦慮補充說，「那會很痛的，痛極了，要有勇氣啊！」

「爲了美我能忍受任何事情。」姑娘說。

她隨着清吉走下幾步梯級，走進浴室，當她踏進熱氣騰騰的風呂時，她痛苦得雙眼發光。

「啊，啊！它好痛啊！」她呻吟起來，「大師，別理我，上樓去吧，等我準備好，我會見你的，我不要任何男人看到我受苦。」

但當她從風呂走出來時，她甚至連抹乾身子的力氣都沒有了。她推開了清吉伸過來扶她的手，癱倒在地上。她長長的秀髮披散滿地，痛苦地呻吟起來。背後的鏡子映出她的雙脚脚板，光潔得有如珠母。

清吉走上樓去，在樓上等她，當她上來時，已經細心穿戴好了。她濕潤的黑髮已經梳好，披在肩頭。她嬌嫩的雙唇和彎彎的眉毛，再也不流露出曾受過的苦楚，當她凝視着大河，她眸子中射出冷酷的閃光。雖然她年紀很輕，

但她已有着多年詭詐和掌握男人心靈的女人的風姿。清吉對於這個一天前還很羞怯的姑娘，現在變成這樣，覺得有趣。他走進另一間房間，把曾給她看過的那兩個畫卷又拿出來。

「我把這些畫送給你，」他說，「當然囉，還有那刺青，它們全是你的，都歸你了，拿走吧。」

「大師，」她答道，「我的心現在什麼也不怕了，而你……你將是我的第一個犧牲品。」

她向他投過一瞥，目光鋒利得如剛磨利的劍刃，那是那中國公主的目光，也是那倚着櫻樹，周圍有鳴唱的鳥兒和死屍的另一個女人的目光。清吉心中湧起了一股勝利的欣喜。

「讓我看看你的刺青吧，」他對她說，「把你的紋身露出來讓我看看。」

她一句話也沒說，低下頭來，解開了衣衫，早晨的陽光照在這年輕姑娘的背上，它的金光像把那蜘蛛燃燒着一樣。

譯者注：妹喜並非紂王的公主，乃夏桀之妻。《國語·晉語》有「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妻焉。」谷崎潤一郎這裏把妹喜說成是紂王的公主，顯然是搞錯了。

小說《根》暢銷日本

秦毅

亞歷克斯·哈利（Alex Haley）寫的一部反映美國黑人家史的小說《根》（Roots）在日本暢銷一時。《根》的日文譯本迄今已售出六十萬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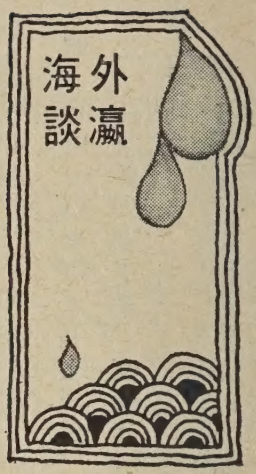
哈利於去年十二月八日抵達日本作講演。他說，《根》這本小說在美國的日籍美國人中間也很搶手，受到廣泛歡迎。

去年十月二日，日本電視台開始連續播映《根》的日語電視片集，受到觀衆熱烈歡迎，被認爲是取得「一次顯著的成績」。朝日電視網發言人說，放映該電視片集時，收視率之高，異乎尋常，計東京達到百分之三十六點六七，大阪達到百分之三十五點七。

哈利這次是第五次訪問日本。他目前正在對已將他的小說《根》譯成本國文字的二十五個國家進行訪問。

日本人對歷史、文化和家譜的欣賞回味，抱有特殊興趣。這大概也是《根》一書在日本獲得暢銷的原因之一吧。

外國文訊



一個正常的人

錢歌川

大多數的人都免不了要生病，有時發熱，有時畏冷，有時頭痛欲裂，有時內臟發炎，甚至有時要患上細胞蔓延的癌症。我們一般人所說的病痛，都是發生在身體上的症候，此外就沒有別的可稱爲病痛的了。其實與身體對立的還有精神，身體可以生病，精神也同樣地可以生病，而精神上的病，比身體上的病，更爲嚴重，因爲它是無形的，大家都看不出來，它又是無感覺的，連患者本人都不知道。

中國過去把這種無形無感的病稱爲心疾，《左傳》上「明淫心疾」的說法，意思是白天思慮太多，使心靈過於勞累，以致神不守舍，如有所失。俗話把那些可以滿足人的心願，解除心中愁悶的事物，叫做心藥，如「心病還須心藥醫」，就是對症下藥的辦法。中國的心病多半是指的相思病，男女單方面的私戀，醫藥不能治愈，必待達到目的，才能霍然去病。其實原來所謂心藥，源於佛家，是指佛的教訓說的，正如基督教說的信便得救一樣。心病只是精神病中極小的一部分，至多只能用一個痴字來形容，其他大部分的精神病是屬於瘋狂的範疇。

一個人一時想不通，愈想愈可怕，就會變成瘋子。他的精神失常，而患上精神病。儘管他的身體非常健康，他已經不成其爲一個正常的人了。

現代的美國人在生活壓迫之下，很容易患上精神病，使人無中生有，想出一些怪事來，他常要懷疑有人在追踪他，要謀殺他，或是要奪去他心愛的兒子，或是剝奪他的職業，使他全家無以爲生。

還有許許多多不必進精神病院，也不必看精神病醫生的，不太嚴重的情形。他們因爲精神有點不正常的關係，便要在行爲上表現出來。例如有一個年輕的丈夫，一再要求他的妻子爲他塗脂抹粉，又戴上女人的假髮，穿上女人的衣服，完全打扮成一個女人，引以爲樂。又有一位太太每晚工畢回家，就要在燈光照耀之下，當窗脫衣，一絲不掛，暴露在鄰居的男人們的目光之下。正如安瀾德女士說的，有些人由看見而得到快樂，另外有些人由表演而得到快樂。而另一丈夫每天下班回家，就要把身上的衣服脫得精光，在家裏到處走動，使得他的妻兒們提心吊胆，生怕被人看到。

表現在性一方面尤爲突出。有位二十三歲的妻子，寫信給安瀾德專欄說，她的二十八歲的丈夫，一切都好，只有在性事上，與衆不同。他不要照一般人似的在牀上做愛，而要到門廊上，後院中，屋頂上，海邊頭，或是樹林裏去行事。有好幾次他們夫婦參加晚會回家，丈夫要妻子在汽車上把衣服脫光，兩人赤裸着身子走進屋去。

還有一個做丈夫的，常要搶着去拍攝他妻子裸露的鏡頭，然後把照片拿到他的辦事處給同事們欣賞。他妻子說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除了這種瘋狂的怪癖而外。

有個自稱爲職業處女的人，喜歡引誘男人，以種種示愛的行爲，害人神魂顚倒，確信一定可以成其好事，不意等到事情發展到沸點時，她突然態度一變，板起面孔，嚴厲地譴責對方荒淫冒犯，有損他的尊嚴。她戲弄了男人，又保全了她自身的完璧，自鳴得意。

美國還有一個天下少有的母親，常要對她成人的兒女，詳細講述她性生活的秘密，等到兒女都結婚了，她又迫令他們把性生活的細節講給她聽。兒女不肯講，她就說他們患有心理上的障害，要去看醫生。她說做愛是人們正常而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應該公開而自由地，在沒有任何爲難的情形下，加以談論才是。

美國人一般都喜歡養狗，認爲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但有些人愛狗，甚過愛妻子或丈夫，就不免是精神失

常，有點變態了。在美國許多婚姻，都是被狗破壞了的。有一個丈夫堅持要和狗同衾睡覺，讓狗睡在他們夫婦之間，竟使得他們不可能有性生活，終至因此而離婚了。另有一個妻子在蜜月旅行中，就讓狗坐在她和丈夫之間，婚後的生活丈夫也是屈居狗下，勉强同居了一年，直到她要丈夫爲狗買一件貂皮大衣過耶誕節，他們的婚姻就破裂了。

再說有些丈夫的行爲，也是不很正常的。例如有一個三十七歲的丈夫，結婚已十二年，又有了三個孩子，但他每個星期有五個晚上，要去學空手道，不能和妻室兒女一道進餐，一直這樣延續了兩三年，家裏的事完全不管。另有一個中年得子的丈夫，竟想要把四歲大的女兒送人領養，因爲她的習慣太壞。父親要送掉親生的孩子，確是不近人情的。而另外有做母親的，也居然忍心拋棄丈夫和兒子，夜半出走，爲的是要彌補過早結婚的錯誤。

以上這些事例，表示出美國一些外表正常的人，而精神上都有一些毛病。當然這是一些突出的例子，不過一般的人也都多多少少帶一點兒神經病，日常行爲是難得完全正常的。我們只能求一個統一的平均數，統計上說的正常，只是平均的標準而已。如果送到精神病院去檢查的話，可能就要說是瘋狂了。好在大家都有一點不正常，所以也就不足爲奇了。從前蕭伯納去看牙齒，牙醫說他不正常，他大吃一驚，因爲他的牙齒素來是很好的。後經醫生解釋，才知道世人通常牙齒很壞，蕭翁獨好，所以他與常人不同，而成爲反常的，也就是不正常了。

對於正常最感興趣的精神分析學者，反而對此絕口不談。有極少數人談到時，總要提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認爲正常的人是能愛、能做、能玩的。這聽來簡單，實行起來也不容易。他所謂能愛，是要培養溫暖而親密的關係，不只是男女肉體的接合而已。所謂能做，是要利用一個人最好的特性，來尋求滿意的活動，不只是保持一個每天從九點做到五點的工作而已。至於能玩，就是說要毫無拘束，玩個痛快，不只是規規矩矩地游玩而已。

其實所謂正常，就是要沒有過度的行爲，能夠保持平衡的人，就算是一個正常的人了。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不正常的。偶有一點過度的行爲，在他本人看來，也認爲人情之常，不足爲怪。

由於年齡的大小，正常也有不同，如不會走路的小孩，母親離開時便要大哭，是正常的現象，但成人要哭就不正常了。因性別不同，正常的情形也不一樣，女人一點

小事就哭，是正常的，男人好哭就不正常了。社會和政治氣候，也使正常有所不同，如在中國社會，少女露出肚臍和腰部在街上行走，是不正常的，但現在美國卻認爲是尋常事。在美國麥加錫時代（五十年代），傾向共產主義的人是不正常的，但到尼克遜緩和政策實行以後，談談共產國家的事，就沒有什麼不正常了。

風尙對正常也是有影響的。我國有古話說道：「十履而一跣，則跣者恥，十跣而一履，則履者恥。」民主時代尤其要少數服從多數，少數就變得不正常了。二十年前大家認爲一味憂慮是不正常的，但現在人們又相信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有一點憂慮才是正常而健康的，尤其是對功課或工作的憂慮，是應當有的。

一些人在表面上看去，生活過得蠻好，但仔細考察後，才知表裏很不一致，他們實在是很不正常的。有人說他的妻子可怕，有人說他的上司可惡，實際上問題是出在他們本人。

每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每人都有他私下的苦惱，這是免不了的，但不必太重視，便不必太誇張，善於應付就能安於現狀，不至於使精神失常了。

一個正常的人，飲食起居是有規律的，對事負責，對人寬容，尋樂也有限度，他可以喝點酒，但決不貪杯中毒，他可以吸支烟，但決不上癮傷身。他也可以逢場作戲，打一兩圈麻將，或交結異性朋友，但決不沉迷。他可以看電視，但不至廢寢忘餐。他可以和人爭辯，但決不爭得面紅耳赤。他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明辨是非，實事求是，國家的利益，總是放在個人的利益前面。

三位作家分獲
去年惠特布雷德文學獎

曲辰

一九七七年惠特布雷德文學獎得獎作家共三位。其中兩位爲女小說家。去年度該項文學獎的候選作品接近二百部。經六十位出版人評定後，一致認爲下列三位作家及其作品獲得該項文學獎。

獲獎的作家和作品是：奈杰爾·尼科爾森的《瑪麗·柯曾傳》（Nigel Nicolson）；貝里爾·班布里奇的小說《受傷害的晨光》（Beryl Bainbridge）；謝拉盧·麥克唐納的兒童讀物《沒完的昨天》（Shelagh Macdonald）。

旅途詩草

——重遊菲島

浩泉

黎剎

你是這塊土地的靈魂
你是這塊土地的尊嚴
你被尊爲島國之父
黎剎——
如那高聳的銅像
屹立在菲律賓人的心間
旗幟在藍空中飛揚

樹木花草青葱嫣紅一片
銅像石塑屹立
景致是怡人如斯
在這「陽光垂愛的土地」①

七十四年前
就在這銅像屹立的地方
你包含着中菲兩國血統的血液②
飛濺伴以黎明的晨曦

三十五年在你的身上迸發光輝
你用詩寫出雄心壯志
你用手術刀
要割除「社會之癌」
你用春秋之筆
要掃除「貪慾的統治」③

你身體內充沛着天才智慧
你有二十三種方式④
來表達你愛國的情意
「永訣詞」——
在陽光下閃爍光輝

一個世紀了
巴石河靜靜地流淌
吟唱着你的詩篇與功績
彈痕纍纍的聖地亞戈古堡
幽暗的地牢誕生偉大的詩章

歲月不能腐蝕掉
你的手稿與著作

臥室中的床、桌、椅
同樣在接受遊人目光中的敬意
　你的塑像栩栩如生
更使人相信你沒有死

棉蘭姥的四年放逐
是同樣幽暗的日子
　但菲律賓協會與同盟會
已經散發了熱力
安德烈斯・波尼法秀⑤
更使烈火在島國熊熊燃起

倫尼達公園
你就義的地方長起了銅像
　聖地亞戈古堡
成了遊人瞻仰的聖地
　你——民族英雄黎剎
也成了菲律賓人民心中的豐碑

註①黎剎「永訣詞」中的詩句。
②黎剎的曾祖父是福建泉州人林嘉。
③黎剎也是一位醫生。他寫過兩本小說「社會之癌」及「貪慾的統治」。
④黎剎通曉廿三種文字。
⑤安德烈斯・波尼法秀是繼黎剎後貢獻更大的菲島革命領袖。

碧瑤

跨坐小小的鐵鳥
我又一次來到了你的懷抱
　晨光與暮色是金黃的
我懷疑自己置身在
歐洲山野的清涼裏

　我們流連在
木雕、草袋與手工紡織品之間
　策騎在
暮色的松林中
「世界第八奇蹟」的巴那委梯田
却只在夢中一見

北山寒

　在旅程中
又一次發射我們的「箭」
逆急流而上
順急流而下
穿過瀑布
換取一點驚險刺激
　船工的辛勞
像他們的汗水一樣的苦澀

達基泰

　湖中的火山仍在沉睡
風雨淒迷中
不知它還要睡多久
　歌手揹着洋琴
在我們面前彈唱
這是催眠的曲調
還是清晨的歌聲？

蠔　島①

這一小塊土地
四面環水
遊人們吃豪華的晚餐
看跳舞　看鬥鷄
游泳打保齡……

亭台樓閣
小橋流水
幽靜的環境
使遊客賓至如歸

這簡直是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
可是，跨過那道淺水
包圍小島還是市聲與貧困

注①蠔島是菲律賓新發展的旅遊區，在馬尼拉市郊。

——一九七七年耶誕於馬尼拉

黑螃蟹

（印度尼西亞）　鄭遠安

白色的紙上
舞動著鉗子的
黑螃蟹呵黑螃蟹
不知什麼時候
爬動在千百人的胸臆間
噬痛斷腸人底斷腸
盡是傷心斑斑呵
斑斑傷心
繁榮　繁榮　繁榮
遂在血淚的痛苦中長成

螳螂和螳螂握手
互相慶幸新生
而快電加倍地
從廢墟中跳出了大厦

連臃腫而顢頇的山老虎
也扭腰一次獻姿
於是

不是旱災　不是水災
不是風災　不是火災
無所謂　悲歡　傷害
無所謂　恐嚇　許諾
一幕靜止的不靜止
一身珠光的隱去晦氣
因爲這裏的詩情原不美
所以百多家人的眼淚
合該流成無盡的歲月

無災之災後
方始定型的小小幸福
竟在不測中扯落
而明天這馬路的里程碑
是否　仍有被打碎的頭蓋骨
是否　仍有被吸乾的腦漿
呵　那哭也哭不出的
哭也哭不出的
泣然的大地

秦　松

愛荷華市及其他

愛荷華市

對於紐約客來說
這是一個較爲可愛的城市
她的可愛也許是她的早起和早睡
她的淡粧小巧的體態　沒有一點倦
　容
從我來到以後她一直浸在日光浴裏
清潔朗爽如這裏朗爽的青年
他們愛把ＩＯＷＡ繡在胸前　穿在
　身上
踱步在一半已完成一半還在改建中
　的
市街上　你可以看出他和她們
大部份是剛踏進大學的新生
還背着中學生的書包　學着抽烟
學着在咖啡館裏聊天和寫作
帶有幾分害羞的微笑向你招呼
（反而使你笑不出他們的幼稚）
好像開放又矜持的愛荷華市
長髮的嬉皮士已剪短了頭髮
改行去開他們的自助商店
穿馬靴彈吉他的並不一定是什麼牛
　郎
赤脚穿牛仔褲逛來逛去的也不是什
　麼織女
也見到一兩個並不閒蕩的流浪漢
一個白天在街上叫賣報紙
一個晚上在餐館出售中國和法國的

食譜

早晨你能看到穿運動裝的青年男女
並肩圍繞着他們的城市馬拉松
沒有人去注意他們是爲了運動
還是爲了下一場的越野競賽？
看不見上城的愛荷華有一個熱鬧的
　下城
通往下城的巴士下午六時半就要回
　去休息
如果你要趕最後一班也不怎麼擁擠
週末的巴士也去度他的週末
星期天的愛荷華更平靜
平靜的連市街上的汽車也不慌不忙

一九七七，九，十六，在愛荷華。

一個無題的下午

這樣一個無題的下午
在這樣一個地方
沒有牧人也聽不見牧笛
主人騎馬　或者乘車到遠方去了
木柵欄朽在荒蕪中
路淹沒在亂草中
屋破在深鎖中
農莊與牧場已無可分辨
從墨西哥來的女孩
（聽說她有幾分印地安的血統）
熱烈的把火點燃
飢餓的人們就圍着這燃燒的火光忙
　碌起來
樹林靜立在忙碌的人羣之外
沉默的面對着自己被燃燒的命運
綠色的火焰在濕氣中飛散成一陣青
　烟
金髮的丹麥女孩從她童話的夢裏驚
　醒
一雙烏亮的眼睛還迷漫着一遍霧色
如流浪的來自露西亞的寒風
夕陽染紅了她飄散的金髮以及她的
　長裙
染不紅她落寞的臉上的冰霜
她的心中好像有四顆心的沉重
負担在一棵如枯樹的身體上
一種不屬於自己的姿態
也許她想立成一株生長在靜止中的
　樹
甚至是生長在燃燒中的樹
燃燒在自己的形態中
在這樣一個地方
這樣一個無題的下午

一九七七，九，十八，在愛荷華。

給妳的唯一消息

從妳異鄉的夢底
從妳能照見我的湖光山色
升起悠遠而飄渺的天空
清澈澄明如晶瑩的流泉
忍不住要飛舉起我的雙臂
以一種似我非我的姿態

甘願因妳放逐一次
自沉或躍起或自沉
我仍然在我原來的位置
在象形文字的詩上凝視
當我觸及　妳以冰雪的冷清
點燃我火焰的身體
如青青的二十年前自焚過的
針葉松的青青的火焰
全然的焚燒　我的石灰質化石
沉入妳的冰清　沒入妳的雪白
冰極之後始能運行
我的赤道如我運行的血脈
只要觸及　只要妳能看見
走進妳清澈澄明的天空
行程就在瞬間完成
在一個更遠的終站
如一個更新的起點
是我給妳的唯一消息

一九七七，九，十九，在愛荷華。

納粹迫害湯姆斯・曼父子

王迅

德國當代著名的小說家湯姆斯・曼的兒子克拉烏斯・曼(Klaus Mamn)的一本小說，已譯成英文，由美國著名出版社藍敦書店（Random House）出版。

克拉烏斯・曼是湯姆斯・曼的次子，出生於一九〇九年，一九二四年他才十五歲，就開始寫作短篇小說及詩歌，一九二五年開始寫戲劇評論，同時開始寫作第一部小說《皮奧斯舞》(The Pios Dance)。

一九三三年，他跟隨父親離開德國，寫作了小說《靡菲斯狄奧》(Mephistio)，他的作品在希特勒上台後跟父親的作品一樣被禁和焚毀，《靡菲斯狄奧》的底稿先是偷運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荷蘭出版，跟着有法譯本、捷譯本，但英譯本直到今年才出版。

《靡菲斯狄奧》是哥德《浮士德》詩劇中的魔鬼，這本小說就是寫一個德國演員韓特利克・荷夫根(Hendrek Höfgen)的故事，他表面是個"革命"者，實際上是個追求名利的市儈，他在納粹上台時，巴結納粹，飛黃騰達，而且以演魔鬼一角成名，在私生活方面他對妻子不忠，同一個"黑色維納斯"搞得一塌糊塗，小說結束時正是他春風得意之際，但回到家中，精神極度空虛，沒有生活的意義。作者通過荷夫根這個依附納粹的知識分子，揭穿他們這類人的僞善面目。

克拉烏斯・曼這本著作，在歐洲曾引起很大反應，他由於希特勒的迫害，逃到美國，一九四三年入了美國籍，可惜這個很有才華的作家年僅四十二歲，就在法國康城去世。

《等待你命名》

韓牧

一

說是西半球有一隻紫燕
作一次茫茫的遠征
從黑夜起飛
向黑夜　向黑夜的中心
過沉沉大陸　過沉沉大海
過沉沉凜凜的北極圈
過一瞬就二十四小時的
偷天換日線*
你的雙翼急速而有韻
要把這最長的一夜
拍醒

遙望黑夜的邊境你飛渡
你飛渡地球龐大的陰影
而你的心中　太陽在滾動
太陽滾動
在地球這一邊
我翹首盼你　向白晝的邊境

一隻疲倦的燕子向我降落
胸懷曙白
雙翼有黑夜的留痕
翩翩　降落向我們

* 國際換日線，亦名日界線，大致在東西經一百八十度，即東、西兩半球交界處。

二

你帶我追趕那些逝去的流光
引我步入你們年輕的歷史
年輕的歷史啊　昨日的新聞

你綿綿話語　你朗朗笑聲
你亮亮的口號和晏晏的歌吟
逆溯你的聲音我投入
閃光的行列

閃光的行列在行進
橫過新大陸　自西而東
閃光的行列在行進
橫過新大陸　浩浩蕩蕩
從街道到街道
從廣場到廣場
震動了隔洋的大島隔峽的大陸
當地球的惡浪一齊湧擊

那八個小小的島礁
獨立東海的　我們的心
閃光的行列在行進
閃光的行列在行進
一個威武的奮臂者在我前方
一個威武的奮臂者在我身旁
閃光的我們在行進
閃光的歷史在行進

鐘聲響起　是壁上的時鐘
原來你我對坐
在這燈光昏暗的小廳
一陣赤熱泛起自我的臉龐

這個嬌小的女孩子滔滔沒有停
沒有注意我的臉
沒有注意時鐘的聲響
閃光的行列在行進
閃光的行列在行進

三

假如十年前你就在我們中間
你一定成爲我們的圓心
我們我們是無數的小點
是無數的衛星環繞着行星

十年後的今天我在想
想念那個沒有形成的星系
以及那些流浪的
甚至互撞破碎的星星

十年後的今天我在想
十年了
我是一星飄蕩的微塵
偶然顯現在陽光投入的窗口
沒有重量
沒有方向
找不到自己的圓心

四

背棄那一個小湖　我走了
不再迷戀湖面上蕩漾的
花樹的倒影
再美再靜再詩意也不能再誘惑
我的後腦和我的脚跟

一千步一億步我要開始
每一步都是走向你的方向
也許是晴日
也許是濛濛的霧夜
每一步都在構思你的靈魂

五

月圓夜
你露宿在天國的大門外
在我露宿之處
天欲曉時，你把我喚醒
我送你到長途火車的起點
我是守在大門口歡迎歡送
然後又歡迎歡送的
有人當我是主人
有人當我是客
你當我是什麼我不管
你當我是什麼你就是什麼

火車站大堂裏很輝煌
不分晝夜高懸着數不清的大圓燈
在這數不清的黃黃白白的
假月亮或者假太陽下
我送給你一本讀不完的書

送你上一列北去的火車
而我走向南
圓月已落　圓日未升
人在晝和夜的邊境
一回頭
遠遠見你全身鍍了金亮的光邊
向我走來我也走向你
你長長的身影投落地上
投落我的身上　自頂至踵
太陽　升自北方的地平線

六

我的憂鬱是滿天積壓的陰雲
壓向大地
壓向我廣漠的心
陰雲欲墜　陰雲懸着
重重而輕輕

這一片廣漠讓草長　讓花開
讓年輕的樹林幻想着未來
但卡車輾我
以軟軟的輪胎

坦克咬我
以鋼鐵的履帶
鐵鋤啄我　鐵鏟削我
爲一次又一次
不可告人的活埋

等了十年不過爲等一聲雷
雷一響
就把我的憂鬱擊碎
霎時滂沱的淚雨就痛快的下降
冲刷我傷口的血跡
然後天空異常明淨
一道七色橋
從我開始　向你向遙遠

七

你强調民族感
你說不要讓一個小島兩個小半島
佔據我整個的心——
我要你提意見你就這樣提了
當你我並坐
在一輛龍鍾的電車

倥傯的話語
鏗鏗鏘鏘
鐵輪和鐵軌矛盾的聲響
你我並坐在一輛龍鍾的電車
在探向未來的鐵軌上搖搖晃晃
通過爭鳴的市聲
通過齊放的夜燈

八

我的青春失散了許多年
不期而遇　在那個早晨
好像在機場好像在火車站
當時的環境我已記不清
其實我也不能肯定
是在早晨　還是中午　還是黃昏
一握手
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全身的感覺滙集在這一掌的神經
你給我握住了
你讓我握住了　久違的青春

而剛才的握手我肯定在機場
被移民官趕出禁區的閘口
時間是中午　在頻繁的
「最後召集」的廣播催促中
一握手
突然失靈了　你我的嘴
我無意交給你我特有的疑慮
你大概也是無意的
你交給我一種握不住的安慰

九

我要向全世界宣佈
宣佈之前首先向你透露
有一種全新的感情即將誕生
好奇的眼睛啊
快快準備歡迎

愛情的小溪　沒有它細緻
友情的大河　沒有它洒脫
大海　大洋
沒有它浩蕩沒有它浩瀚

可以對一個人
可以對一個國
可以對一滴水同時對一條銀河
可以對一萬種對象的感情
集中一個對象

我要向全世界宣佈
宣佈之前首先向你透露
一種全新的感情
已經誕生
一種全新的感情已經誕生
等待你命名

一九七七年秋，九龍。

蜜　蜂

洪　荒

花香拋千萬縷細絲
也綰不住牠的心
山幾重　水幾深
忽忽歸去　馱兩翼清芬

落向密密的六角蜂房
卸下甜甜的一腔愛情
彈起無數六棱的胡琴
嗡嗡　發出和諧的共鳴

那是一支心靈的歌
回答花的殷勤　草的探問
要採集千里春風　萬里陽光
釀造出明日的溫馨

若有偷蜜的黑爪伸入
擾亂了生活的安寧
牠會把憤怒凝成利劍
在一擊中付出全部生命

諾伊施塔特國際文學獎

明華

由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和《世界現代文學》季刊創辦的諾伊施塔特國際文學獎（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每兩年舉辦一次。該項文學獎是以工業家諾伊施塔特的名字命名的。此人曾於一九七二年捐贈二十萬美元作爲永久基金資助該項活動。一九七六年的獲獎者是美國詩人伊莉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一九七八年的諾伊施塔特國際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由十一名不同國籍的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和文藝評論家組成，積極進行籌備工作，並已定本年二月間作出最後評選。屆時獲獎者將接受頒發銀鷹盾、獎狀與現金一萬美元。評選委員會頃已提名十位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爲本屆（一九七八年）的候選人。茲介紹如下：

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英國小說家。近期作品有《聽來危害的秘密》（Hearing Secret Hormonies）。

娜達莎·曼德爾施丹（Nadezhda Mandelstam）——俄籍傳記作家（女）。近期作品有《絕望》（Hope Abandoned）。

切施勞·米洛西（Czeslaw Milosz）——波蘭詩人、小說家、散文作者、翻譯家。近期作品有散文集《世間皇》（Emperor of the Earth）、詩集《海葬》（Seabury）。

卡洛斯·德拉蒙德（Carlos Drummond）——巴西詩人、小品文作者。近期作品有詩集《古代的銘記》（Souvenir of the Ancient World）。

雅諾什·皮利斯基（Janos Pilinszky）——匈牙利詩人、編輯。近期作品有詩集《分裂》（Szalkak）。

伊萊亞斯·坎內蒂（Elias Canetti）——奧地利小說家、劇作家、散文作者。近期作品有傳記文學《良言》（Die gerelttete Zunge）、散文集《心底的話》（Das Gewissen der Wor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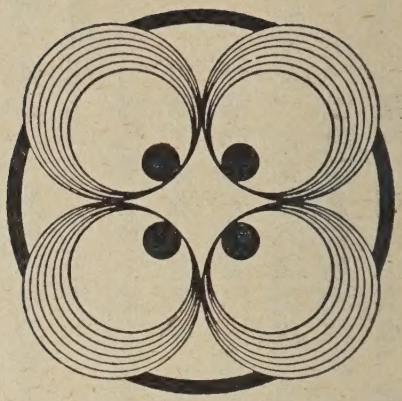
喬治斯·謝克沙德（Georges Schehade）——黎巴嫩詩人、劇作家。近期作品有《抒情詩選》（Les poesies）、劇作《布利斯班移民》（L'emigre de Brisbane）。

茲比格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波蘭詩人、劇作家、散文作者。近期作品有詩集《科金托長老》（Pan Cogito）、劇作《公園裏的原始人》（Barbarzynca w ogrodzie）。

格雷厄·格林（Graham Greene）——英國小說家。近期作品有《收回的A.J.彩票》（The return of A.J. Reffles）、《可兒》（The Complaisant Lover）。

尤多金·韋爾蒂（Eudora Welty）——美國小說家、評論家（女）。近期作品有《沒有勝利的戰爭》（Losing Battles）、《樂觀者的女兒》（The Optimist's Daughter）。

V.S.奈波羅（V.S.Naipaul）——西印度小說家、散文作者。近期作品有《被創傷的文明》（A Wounded Civilzation）。



霧春

君苗

志廣二十五歲，韻珠二十五歲。

志廣家在幸福道，韻珠也是住在幸福道。

志廣是「藝生」的技工，韻珠是「藝生」的女工。

他倆同自青梅竹馬中來，但不知爲什麼，見了臉也總是淡淡的。也許他們各自的魅力，都未能使彼此牽動感情起伏的汎流。

志廣做了許多次伴郎了。每次他都搶盡鏡頭，大家老是把矛頭指向他，問他什麼時候成家立室？問他爲什麼保密得這麼到家？把女朋友藏在哪兒了？

他又搖頭又擺手的解釋也沒有用，誰也不相信他沒有談過戀愛。像志廣這麼氣宇軒昂，英俊洒脫，也沒有女朋友？難道花朵般的姑娘都老閉着眼睛？

今晚，在喜筵中，志廣也讓大家鬧得好煩，此刻，筵席已散，他和好朋友松生踏向歸途。

志廣鬆了鬆領帶，他已微醉。他苦惱地說：「松生，我眞不願再做伴郎了。大家老是取笑我。他們問的，我回答的，都好像重放錄音聲帶。眞是！我說沒有女朋友，他們就是不信。叫我怎麼辦？沒有就是沒有嘛，又不能夠用麵粉捏一個出來。」

「其實，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大家取笑你，也是好意呀。難道你要當和尙？說眞的，你有沒有喜歡的女孩子？」松生說。

「我覺得韻珠她，她很好。」

「她知道嗎？」

「她怎會知道？我連約她外出也不敢。她一看見我，就皺眉瞪眼的，好像恨不得把我一脚踏扁。唉！我眞沒有用，見了她，總是不知怎樣才好，但見不着她，又總是想着她的。」

「你是愛上她了，你快去展開攻勢吧。」松生着急地說。

「她可惡過老虎呢。」志廣有點害怕。

「那你就要她做你的老虎婆好了。人家武松打虎，宮娥刺虎，你却是志廣娶虎，也不錯呀。」

「說說倒是容易的。」

「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又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女。」

「我的老兄，你別再揶揄我了，你就教我怎麼辦吧。」

「俗語說得好，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追女孩子嘛——你附耳過來吧……」

第二天，夕陽似血，絢麗的霞彩在天空中瀟洒自如地漫步。此情此境，正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好時候。

但「人約」也不簡單呢，看看志廣吧。

放工的鐘聲響過，工人們都陸續離開了工廠，韻珠也擠在吱吱喳喳的人羣中間。

「韻珠！」志廣大聲呼喚。

「大呼小叫做什麼？你以爲我是聾子嗎？」韻珠說。

「這，這，」志廣又胆怯了：「也沒有什麼，我本來約了松生去看電影，他現在沒空去，可是票子又買了，我想，我想請你去，別把票子浪費了嘛。」

「哼！你以爲我專做別人的後備軍嗎？」韻珠噘着嘴，扭頭就走。

志廣呆住了。自己明明是誠心誠意的請她嘛，但是不知怎的，却偏要那樣說。

「志廣，她不肯去嗎？」松生不知什麼時候，已走近

他身邊。

「她不去就不去算了。」志廣賭氣地說。

「別這麼快就灰心啦，女孩子嘛，誰個不害羞呢？」

「她這是害羞？」志廣傻氣地問。

「很難說。唉！你這人怎麼老是聰明臉孔笨肚腸呢，她喜不喜歡你，你一點也感覺不出來嗎？再試試吧。」

松生的話又給志廣添上一點信心。

韻珠又怎樣呢？

她在悶悶不樂。她跟表姊秀瓊說：「本來我心裏是答應他的了。但誰叫他要那樣說法呢？他的朋友不去才叫我去，他不是分明看不起我嗎？我是賣剩蔗，還是籮底橙？這口氣眞下不去。」

「你既然喜歡他，又要講面子。如果他以後不再約你，你怎麼辦？」

「我也不知怎麼辦。表姊，我，他這個人其實也很不錯的。」

「那麼，你向他道歉就是了。」秀瓊提議。

「這，我却是死也不依的，他已經不尊重我了，我再向他道歉，那他不是更神氣了？」

「你說得也有道理。呀，珠珠。你可以打扮得漂亮一點，找個藉口去找他。那就表示了你並沒有生他的氣了。」

韻珠只好點頭表示同意。

她穿上了表姊借給她的衣裙，把兩條辮子也拆開了，一頭秀髮就那麼自自然然的披在肩上。

秀瓊爲她抹了一點粉，還要爲她塗口紅。

「表姊，我不想塗口紅，怪難看的。」

「誰說難看？看你紅紅白白的，他一定樂傻了。」

「眞的？」韻珠半信半疑。

「當然啦。表姊是過來人呀。別動，別動嘛，再抹點眼蓋膏。」

「不！不！表姊。把眼蓋弄得藍藍黑黑，很恐怖的。」

「眞是傻女，一點也追不上潮流。表姊是學過化粧的，醜的都能使變成美，何況，你本來就是個美人兒。我在你這裏抹一下，那裏抹一下，都是錦上添花呢。」

韻珠也就不再反對了。

「意大利批盪」進行完畢，韻珠很不習慣。當她踏出表姊家門的時候，她在遲疑着。她應該去幸福道的這一端，還是另一端呢？這一端是自己的家，而另一端是他的家。

他，志廣，很不錯的一個男孩子呀。他爲什麼不能對

自己溫柔一點，體貼一點呢？但，自己又何嘗對他體貼、溫柔了？不知怎的，見了他總是要擺出一副「瞧不起他」的樣子。其實心裏是全無惡意的，也不是想氣他。只是認爲對別人可以謙虛，對他不可以。爲什麼？爲什麼？因爲他的胸懷中應該有讓自己撒嬌、撒野的容量。爲什麼不呢？

但是誰說自己可以有這個權利呢？

現在爲什麼刻意打扮去見他？少女不是應該有少女的矜持和驕傲嗎？

但不去找他，這樣濃裝回家給誰看呢？自己正襟危坐的讓表姊塗塗抹抹的，不就是想他「驚艷」一番嗎？

不管那麼多了，還是找他去吧。

她走着，走着，遠遠就瞧見了志廣的背影。她眞是又喜又驚。她張口欲叫，但忍住了。「登登登」的跑上去，走近他身邊：「喂。」

「是你？」志廣仔細地把她從頭到脚打量一番。

「唔，不認識我了？」韻珠面有得色，看來自己一定比平日漂亮多了。

「眞的，險些不認識你了。頭髮變了掃把，眼蓋又藍又黑，像給人打腫了。粉又塗得那麼厚，像個白無常。」

「你！你！」韻珠氣得說不出話來。

「連說笑你也生氣了嗎？我就是不會說話，所以使你不開心。我說的當然不及你的男朋友說的好聽了。」志廣的話忽然酸溜溜的。

「你胡說八道，看我以後睬不睬你。」韻珠還未說完，就一陣風似的走掉了。

志廣站在那裏，心裏也不知是什麼味道。韻珠不答應自己的約會，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跑來氣激自己。唉！眞是。算了。韻珠雖然是個好姑娘，但她不喜歡自己又有什麼辦法？何必勉强她呢？

韻珠回到家裏，就一二三的用濕毛巾向臉上擦。以後才不用這些「面槽膏」呢。

呀，「我說的當然不及你的男朋友說的好聽了。」這話醋味多大？原來，原來他——看來自己是弄巧反拙了。他這個傻東西，一定對我有了悞會了。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一趟，自己等於是跑去對他說，自己喜歡他，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歡他了。但他笨，一點也感覺不出來。

什麼是矜持？什麼是自尊？它像藤蔓一樣在纏繞着多少姑娘，使她們夢魂難安。它曾扼殺過多少愛情？難道女性就該被這個框框套住了嗎？爲了博個世俗的「高貴」，

就要這樣傷害自己，傷害對方？這是聰明？還是愚蠢？

多少年了？自己矜持着。但那感情的火焰，燒得自己的心發痛。就因爲驕傲，雖然心裏柔情似水，在愛撫着世間萬物，表面上却要露出不屑一顧的樣子。偏巧他又是個純潔簡單的傻哥兒，不是「情場老手」，察不出自己的心意。他空有美麗的嘴巴，却講不出美麗的話語！

難道就這樣讓彼此捉迷藏下去嗎？

風多溫柔，像情人的手！星多璀燦，像情人的眼睛！而自己的情人呢？却在自己不可捉摸的態度中趑趄不前。這是誰的錯了？

但是，如果自己太熱情呢？會不會又嚇壞了他？

韻珠哭了。爲什麼哭，她自己也說不明白。

志廣也是滿心沮喪。他跟松生說，看來自己只能做個伴郎終老了。

以後，志廣見了韻珠，雖有招呼，也只是客客氣氣的。他想，她既然「名花有主」，自己，唉，也只好算了。何況，她根本就沒有承諾過自己些什麼。

韻珠見他那麼冷淡，就更不好表現自己的「熱情」了。說不定他已心有所屬呢。但他那句：「我說的當然不及你的男朋友說的好聽了。」又該怎樣解釋呢？

韻珠終於病倒了，醫生說是偶染風寒。就只是「風寒」那麼簡單嗎？

志廣買了水菓去探望她，她到底是他魂牽夢縈的女孩子啊。看見她又憔悴又蒼白，他心疼極了。恨不得由自己來取代於她。自己强壯，病一下不要緊的，何必折磨這在弱的姑娘呢？

他怔怔地看着她，只說了一句：「你太不小心了。」

韻珠也管自傻兮兮地盯住他，生怕一眨眼，他就會消失了似的。她柔若無聲地說：「你却是太小心了。」

「我太小心？」

「是的。你小心到連多問一句話也不敢。」韻珠幽幽地說，淚盈雙睫。

「我問什麼？」

「『我說的當然不及你的男朋友說的好聽了。』這句話是你說的嗎？」

志廣點頭。

「你既然敢試探，爲什麼不敢、不敢——」韻珠別過頭去，哭了起來。

志廣一聽，眞是又悲又喜又心疼。他只會捉住韻珠的手，頻頻說：「我眞笨！我眞笨！」

這倒逗得韻珠也笑了起來。她把手縮回來說：「你再這樣胡扯下去，我以後就眞的不睬你了。」

志廣見她臉頰帶淚，但又笑靨如花，有說不出的嬌柔、溫婉，眞不知怎樣憐惜她才好。萬縷柔情，只迸出了一句話：「我們眞是白担心了多少年呀。」

他們的手緊握着，目光再也不願離開。愛情是什麼？只不過是彼此心花綻發異彩的一種感覺，只不過是置身雲端飄然仙逸的一種感覺，只不過是……但却教世世代代的有情人「死生相許」。

看來，志廣不但是最好的伴郎，也是最好的醫生。

但是，韻珠只答應他做她的良醫，再不答應他永遠做別人的伴郎了。

文藝書訊

■世界文藝思潮　田希清編。採用較新的觀點和資料講述人類出現以來，表現在文學、哲學方面的各種思潮，並探索其時代背景與歷史價值。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六元五角。

■西歐文學簡史　香港青年出版社編。分別論述莎士比亞、莫里哀、歌德、拜倫、巴爾扎克等西歐作家的生平和創作道路與時代背景。定價港幣五元。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古傳奇新編　唐棠編寫。據古傳奇改寫的一套保有民族特色的小說叢書。前此已先後介紹過其中五種。最近繼續出版的新作有《霍小玉》和《李娃》兩種。前者售港幣五元，後者五元二角。版式如前。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談《拍案驚奇》　雙翼編著。從明末凌濛初的《兩拍》擬話本中，選談二十六篇有較好內容而又情節曲折，可資玩味的故事，一邊叙述，一邊分析。有助於讀者對《兩拍》的鑑賞與研究。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七元。

■魯迅與馬華新文藝　章翰著。書中分別論述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魯迅逝世在馬華文藝界的反應以及介紹了魯迅致新加坡朋友的信和馬華文化界兩次盛大的魯迅紀念活動等。新加坡風華出版社出版，定價坡幣一元。

■開麥拉　小凡著。是作者多年來在報刊上發表過的詩的合集。生動俏皮而帶有諷刺性。新加坡而今出版公司出版，定價坡幣一元。

■當朝陽初升　連銅著。短篇小說集，輯有十個故事，描寫了勞苦大衆的真實生活。新加坡野草出版社出版，定價坡幣一元六角。

一個多幕劇的編寫和演出

——《火鳳凰》觀後

李援華

去年十月底，致群劇社假大會堂劇院公演《火鳳凰》。這是一個四幕劇。我想通過這個劇本的公演，和青年朋友們討論一個多幕劇的編寫和演出。

致群劇社的成員是一群熱情的青年。他們對戲劇、對社會，有高度的責任感。每次公演後，例必請外界人士對劇本的編寫和演出提意見，我深知他們並不希望別人讚揚與恭維，而是期望人家嚴正地指出缺點，作爲今後改善的根據。因此，在本文裏，我會不客氣地提意見。也許有些批評不免過苛，但我是誠意的，我相信致群劇社的朋友們不會介意。

爲了讓讀者明瞭本文所談的內容，我不得不簡略地介紹劇情，然後說出我的意見。

序幕——前景

幕啓後，舞台現出紗幕。紗幕上輪次放映二十多幅的幻燈片，幕後配上一個青年男子的低沉而傷感的聲音。日期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三日，青年男子說他留美十年，準備回國。早上，他到銀行領取家裏寄來的款項；中午到胡教授家辭行，蒙教授親筆寫了一封推薦書，以便回國講學。離開教授家，他便急忙趕到使館辦理回國手續，不幸在途中遇到一宗事情。

幻燈上出現下列的情景：青年男子拿着公事包在路上走；一個外國人經過，看見公事包，眼裏露出貪婪的光芒；洋人碰倒青年男子，搶去公事包；青年男子與洋人糾纏；洋人拿出小刀，向青年男子刺去；青年男子高聲呼救；一個警察走過來；洋人向警察投訴，幕後配音：「他是中國人，他是賊。」

接着的幻燈片是：警察把青年男子拘捕；洋人拿着公事包，施施然離去；青年男子腿部流血，向警察解釋無效；青年男子眼裏露出無助的神情。

幕後配音：「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聲響愈來愈大，數聲後突然停止。

這個序幕雖然簡短，却有力地介紹本劇的前景，並作爲劇中青年今後思想演變的伏綫。如果用電影短片代替幻燈，所生的效果可能更爲强烈，但若干幅幻燈片已能明確地達到目的。演出時，我認爲幻燈片還可刪去一些。

第一幕——劇情的開端

紗幕拉起後，佈景是一間相當高貴的廳堂，舞台右側掛着一幅巨型畫像。畫中人身穿戎裝，頭戴軍帽，胸前掛滿勳

章，雙手握着軍刀。畫像下是一張長枱，枱上亦有一把安放在木架上的軍刀。

在本幕裏，我們看到如下的幾場戲：

龍耀文從外國回來，他的行動顯示着左脚受傷，暗示他是序幕裏被洋人搶劫而又被誣陷爲劫匪的青年。他和女傭張媽、娟女的談話，說明他是一個忠厚的人，對家裏的僕人溫和而關心。

張媽和娟女下場後，耀文行至父親遺像前，仔細端詳，無限感慨，拿起軍刀，陷入沉思。

接着，他的妹妹龍國珍上場。兄妹的談話進一步點出了耀文就是序幕裏被侮辱的青年，並且刻畫了國珍的性格。這一場還安排了兩個伏線：其一是電力工人行將怠工；其二是國珍與長兄耀東心存芥蒂。此外還點出國珍正在努力於文藝工作——發行一本有時代氣息的雜誌《火凰鳳》。

國珍下場後，龍母與一群紳士、太太進場。龍母介紹兒子與沈國才認識；並說兒子蒙沈的推薦，得到大學講師的職位。

場面轉入輕鬆，衆紳士、太太對耀文諸多恭維，並且高聲談笑。歡笑聲中，他們提到外國的勞資關係，暗示當時的老闆們崇洋與反對罷工。接着，一位紳士要耀文說出在外國的艷遇。耀文說：「艷遇就沒有了，奇遇倒有一個。」

舞台燈暗。局部照明：倒叙序幕發生的一段戲，配上幕後發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的强烈聲響。這爆炸似的聲音把衆人驚動，但都索然無味。沒有人對耀文的叙述提一句話，好像毫無反應似的。一位紳士突然說：「大家喝酒吧……祝世兄學成歸國。」乾杯聲此落彼起，一片熱鬧，但耀文默默無語。

接着，警察荷槍而入，通報警察局長來臨。衆寂然，龍耀東身穿戎裝，腰配軍刀，昂然而入。場面繼續輕鬆。耀東拿出一套碩士袍，强加在弟弟身上，引起一片歡笑，但使耀文異常尷尬。他看到兄長與沈國才的特殊關係，更感不安。

突然，舞台燈光驟熄，衆驚惶失措，電力工人果然採取怠工的行動了。

開戲難

我國有句俗話：「萬事起頭難。」這句話應用到編劇上，也是恰當的。名作家大仲馬 Dumas,Alexandre,Père 對他的兒子小仲馬 Dumas,Alexandre,fils 說：「將你的第一幕寫得清楚明白，最後一幕寫得短，將全劇寫得十分有興趣。」要將第一幕寫得清楚明白，編劇者必須做到如下各點：（一）敘述重要的往事；（二）交代時代背景與規定情境；（三）介紹劇裏的主要人物，包括他們的前景與現況及性格特徵；（四）指出劇情的發展方向，造成明確的懸念；（五）安排必須的伏綫；（六）創造氣氛與情調，讓觀衆知道他們行將看到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戲劇；（七）抓緊主題思想；（八）交代、介紹力求簡潔、明確；（九）盡快引起觀衆興趣和注意，立即有戲可看。

當我們回顧《火鳳凰》的序幕和第一幕，我們覺得該劇有可取之處，亦有不足的地方。序幕對於重要往事的敘述，寫得相當成功。第一幕對於主要人物的介紹，亦很不錯。本劇的主要人物是龍耀東、耀文、國珍三兄妹和沈國才。耀東任警察局長而巴結權貴；國珍同情勞工，與長兄處在對立地位；耀文將任大學講師，對往事不能忘懷，在家裏處在兄妹矛盾之間，左右爲難；沈國才來頭不小，與龍母有特殊關係。上述四人的身份與性格，在第一幕有適當的介紹。

主要人物的介紹，在劇本的開頭是很重要的。但有些劇本的開端不免庸俗化。常見的情形是：（一）男女僕人打掃廳堂，一邊工作，一邊談及主人家裏的往事與現況；（二）久別重逢的老友，滔滔不絕地談往事、敘舊情；（三）劇中人拿起電話與人交談，有意無意地談到行將發生的事；（四）主人向秘書囑咐某些重要事情；（五）久別家庭的人回家，問長問短。以上各種方式，目的都是介紹前景與現況；但用得多了便成俗套。

舉例：《雷雨》的開場由魯貴與四鳳傾談，交代周家往事，周萍與後母及四鳳的關係；這種開場手法，驟看起來是俗套的。但他們的談話，由魯貴向女兒索錢的方式展開，並不是毫無動機地閒談。這樣，一開始便有戲看，而且可以展示劇中人的性格。因此，問題不在是否老套，而是怎樣處理。

《火鳳凰》的開始：耀文從外國歸來，與張媽談話；這是常見的方式。幸而這場戲簡短，且有助於展示耀文的性格，故亦可取。對於重要伏線的安排，亦相當不錯。劇情的發展方向，按理應是圍繞着電力工人怠工而產生的問題；國珍及一群紳士對這問題的態度，有適當的表示，亦可構成明確的懸念。

第一幕對上述三方面的介紹，據我看來，是相當成功的。但對時代背景的交代，便不明確。這減弱劇本在發展中的說服力。關於這，留待以後再談。

劇作者在該幕中，安排相當多的輕鬆場面，如果排得好，應該有戲可看。可是，演出時，氣氛處理，未符理想，舞台調度亦欠靈活自然，例如：群衆場面不夠熱鬧，局長上場的安排未見適當，缺乏氣氛等等。

開戲難，如果單就編劇來說，本劇的開始頗佳。

第二幕與第三幕——發展

劇本的編寫，通常是先寫大綱。名劇作家易卜生說：「沒有大綱的劇本不值得一看。」因此，以下的分場，用大綱的形式。

（一）耀文與國珍談話：回應電力工人怠工的事件，交代國珍與長兄的不同立場及耀文的猶疑態度，同時談到龍太與沈國才的不正常關係。

（二）耀東着人送一箱書給耀文，討他好感。文突然提到電力工人罷工的事，引起國珍與長兄衝突，東憤然離去。

（三）沈國才與龍母自內堂出。沈下後，文與母親談話，提及往事，文激憤地指責沈害死他的父親，拆散他們的家庭，並質問母親爲什麼與沈繼續來往。

（四）倒叙：舞台燈稍暗，用播音倒叙龍母與沈的幽會，被耀文撞見。燈亮後，龍母說出龍父爲了擴充力量，利用她來拉攏沈國才，因沈做外國軍火生意，且與外國銀行有關係。她又提及耀文在外國讀書的費用，由沈負担。文悵然下。

（五）舞台燈又暗，耀文復上，與母續談片刻後，國珍上。龍母勸女兒不要辦《火鳳凰》，珍再衝動地走出。片刻後，龍母亦走出大門。

（六）耀文獨坐，舞台又漸暗，顯示已近黃昏。張媽上，談及女兒小燕的死亡——伏綫。

（七）突然停電，娟女拿洋燭上，燈再亮。文與娟談幾句後，悵然入內室。突然，國珍扶受傷的工人代表劉成上，爲他療傷。耀文穿着睡袍出，一度猶疑後，同意收藏傷者。

（八）危機——警察追捕劉成，要到內堂搜查。

（九）耀東上，責罵警察。幕下。

第三幕的開始，與第一幕回應。紗幕放映幻燈片，幕後配上耀文的聲音。文在看《火鳳凰》，幻燈片報導工人罷工。

（十）紗幕起，舞台亮。珍勸文爲《火鳳凰》效力，文不答應，反勸珍叫劉成離去。珍一怒而下，文亦下。

（十一）延宕——耀東與娟女調情，贈送金鉅，娟下。

（十二）耀東與文下棋。電話來，談及工人罷工。二人各就罷工問題表明態度，並談及母與沈的關係。

（十三）沈上，文下。沈與東因罷工問題發生衝突，沈給東一記耳光。東初反抗，後屈服。

（十四）東下後，沈獨留。沈命娟女請國珍出，談及《火鳳凰》，沈怒氣冲冲走出。

（十五）耀文與張媽上，談及小燕。局部照明：倒叙小燕因罷工事件而被擊斃。

（十六）危機——衝突——高潮：東查出珍收藏劉成，與珍衝突。東下令封閉《火鳳凰》及拘捕有關人士。劉成露面。東欲收買劉成，劉不就範。東拿起配刀欲殺劉，文與珍共同制止。幕下。

劇情的發展部分

一個多幕劇的結構，通常在第一幕打好基礎之後，便要發展劇情。劇情的興起，從第一幕開始；劇情的發展，應該緊接着劇情的開端，就本劇來說，應是第二幕與第三幕的工作。本劇的第一幕：耀文回家，電力工人罷工，劇中主要人物表明態度，這個開端原是不錯的。可是，作者似乎未曾注意到劇情發展的重要性，或者不知道怎樣加插情節，讓幾種衝突的力量推動複雜的劇情。因此，本劇便有如下的幾種弱點。

（一）倒叙與交代的部份過多，而劇情發展過少——例如第二幕不斷談《火鳳凰》，談罷工，談龍母與沈的關係；而劇情的發展部份只有幕閉前國珍扶劉成上，並把他收藏在家裏的一場戲。第三幕的大部份劇情仍是談《火鳳凰》，談罷工，倒叙小燕的死亡；而新增的劇情只有耀東與娟女的調情，及耀東查出國珍收藏工人代表而與弟妹衝突。前者毫無重要性，最後一場才是眞正的劇情發展。

（二）交代與倒叙的不斷重覆——如果說這種重覆有助於展示人物性格，那就必須注意到介紹與交代有不同的層次，而且避免觀衆因劇中人談同樣的事情太多而感到沉悶。

（三）人物性格停留而不發展——本劇的主要人物有正面的劉成與國珍，反面的有沈國才與耀東，而耀文則處在兩者之間，猶疑不定。正反兩方的態度，由開幕至閉幕，始終不變。中間人物的耀文，直至第三幕的終結，還在猶疑。

（四）事件與人物缺乏聯系——事件對人物性格的形成，本劇作者未嘗不注意到。比如小燕的死對國珍的影響，是相當明確的。不幸這個人物只有衝動而不夠沉着，這減弱觀衆對正面人物的好感與敬佩。對於耀文的形象塑造，作者强調了他回國前受侮辱的遭遇及龍母與沈的關係。但這兩宗事件對耀文有什麼決定性的影響呢？爲什麼耀文既不忘懷而依然猶疑與徬徨？母親與沈的關係，父親是知情的，爲什麼他對父親又有如斯的懷念與敬仰呢？

（五）劇情的不大合理——比方說：劉成爲什麼停留在龍家這樣久？沈國才爲什麼經常出現龍家，甚至可以差遣娟女，儼然以主人自居？按理，這種人玩弄女性是不會有眞情的，爲什麼他竟然肯負担耀文留美十年的費用？本來，作者要這樣安排未嘗不可以，但必須增加一些情節，例如龍氏兄弟的可供利用價值，沈爲了進行某種勾當而與龍家周旋。至於劉成的久留龍家，大可加插風聲緊或某種原因，使他離而復回。

（六）對時代背景介紹不足——觀衆或許要問，沈只是一個商人，爲什麼有如斯勢力，竟然可以控制警察局長？在序幕裏，劇本規定日期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三日，我不明白爲什麼指定這個日期；但毫無疑問，那時是二十年代的軍閥混戰期。根據歷史，一九二四年有江浙戰爭。既然本劇的發生時間是一九二三年底，這段內戰歷史便大可利用。洪深先生的《香稻米》，原是描述穀賤傷農及農村經濟破產過程，但劇本裏有句話：「什麼江浙戰爭？我們江蘇人本來沒有仇恨，是用不着打仗拚命的。」家兄匡華在一個改編劇談到江浙戰爭時也加插幾句話：「爲什麼我們國內的事情要外國人插手？」「唉！中國是肥肉呀，那國不垂涎？快點罷手，還算聰明些。」

二十年代也是列强利用我們的不安定局面，向我國進行經濟侵略的期間。《香稻米》裏有幾句話：「外國人實在厲害。」「中國人的錢就這樣統給他們賺去了。」外國的經濟侵略，通常是通過買辦階級來進行。《香稻米》裏的買辦說：「外國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請外國人來對付你！」本劇既然規定沈國才是買辦階級，那麼，大可進一步描叙外國人通過他來攪風攪雨，挑撥我國的內戰。這樣，不獨時代背景加强，且可說明爲什麼沈國才可以控制龍耀東，因爲沈是外國奴才，而東不過是奴才的奴才而已。

（七）劇情單薄——作爲一個旁觀者，我沒有資格提供具體的情節，但如果加插劉成的戲，各工廠員工支持電力工人罷工，使外國人頭痛，主使沈來控制耀東等等。總之，加插多些衝突，觀衆便感到有戲可看了。

（八）場面銜接不夠緊密——第二、三幕場面相當多，但每個場面大都過短，接駁不好而表現支離破碎。例如第二幕耀文與母親的談話分作兩段戲；第三幕沈與東衝突後獨自留下，差遣娟女請國珍出來，只談幾句。對於電視劇和電影，場面短而人物變換頻是不成問題的，但也要注意場面的銜接。對於舞台劇，簡短場面可以出現，但不宜太多，更要注意場面的接駁問題。

（九）人物上下場間有不明確——例如第三幕沈對珍談了幾句下場後，張媽與耀文從內室走出。他們爲什麼在那個時候一同出來呢？如果把沈、珍的衝突加强些，張、文聽到嘈吵而走出，沈見有人出來便「哼」了一聲離去；那可使人物的上下場有明確的動機，而場面亦緊接起來了。

第四幕與尾聲——結局

第四幕與尾聲的場次如下：

（一）龍母吩咐張媽接待客人，耀文告訴母親已遞了辭職信，並申請另一間大學的教席。

（二）衆太太上，入內室。

（三）沈與龍氏兄弟談話，提及工人罷工受了《火鳳凰》的煽動，要耀文勸國珍不要進行示威，文不聽差遣，沈與東悻然下場。

（四）國珍匆匆上，勸文同出走。珍說《火鳳凰》的地方被搗亂，總編輯被逮捕。文又猶疑，對示威有意見。

（五）沈與東復上，與國珍展開衝突。外面傳來群衆的口號聲與歌聲。

（六）高潮：歌聲愈來愈響亮。突然傳來槍聲與叫喊聲。國珍看到警察開槍對付工人，奔向門口，但被警察逼回。珍拔刀向沈逼近；槍聲響，珍倒斃地上。

（七）尾聲：幻燈配合幕後耀文聲——埋葬國珍，準備渡過長江南下。點出主題：「沒有富强獨立的國，就不可能有安穩的家。」

結語

本劇的最後一幕和尾聲相當簡短。根據大仲馬的意見：第一幕要清楚明白，最後一幕要寫得短。本劇對這兩方面是做到了。可是，演出時，第四幕仍不見好。高潮沒法推進，缺乏應有氣氛。關於這，編劇功力未逮是一個問題，而導演對舞台調度、場面控制、氣氛營造的經驗不足，亦是一個原因。篇幅所限，我對這方面不能詳談。

回顧全劇，我認爲編劇的最弱一面是劇情發展部份：劇情單薄，場面零碎，交代重複，劇情發展而人物停留。或許有人說：新派戲的名著如《等待果陀》，劇情不是很單薄麼？人物不是沒有發展麼？全劇只有兩幕，結構相同，人物出現的順序也是一樣；但作者依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還有一些劇本，人物性格與環境是不配合的，即使在現實生活來說，情況變動而人物停留，並不隨着情況的變化而發展，也是所在多有。俗語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這些話未嘗沒有根據，但本文不準備討論這些問題了。

《火鳳凰》的編寫和演出，有待改善的地方雖然很多，但我認爲致群劇社這次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主題好，作者的意圖可取，全劇表現着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尾聲裏的一句話：「沒有富强獨立的國，就不可能有安穩的家。」語重心長，使我頗有同感。全劇借古寓今，很有意義。

此外，本劇敘述在一個大運動裏，思想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表現，尤其是對徬徨、動搖的知識分子有所批判；這也是應予肯定的。

卓別靈多年前寫的一封信

童曼

差利・卓別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他是一位傑出的電影演員、導演，同時又是一個出色的劇作家。

卓別靈編導和扮演的好些影片，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衆寄予以深切的同情。這種思想傾向，於今年一月初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發現的卓別靈寫的一封信中已曾有所透露。

這封寫於六十多年前的信有這麼的幾句話：“我能够把一綫陽光帶進那些最需要它的人們的陰鬱沉悶的生活中，該是一件多麼高興的事呵。如果我能够在那些沒有我們那樣幸運的人們的臉上引出一絲笑容，我的工作和最大的努力也就獲得了一千倍的報酬，而我的所有的工作也就是值得做的了。”

這封信於一九一六年寄給美國的一個名叫羅伯特・克勞（Robert Grau）的舞台監督兼作家。克勞曾經在當時的《專欄雜誌》（Billboard Magazine）上發表有關卓別靈的一系列文章。這封信後來由克勞的孫兒唐納德・戴維斯加以保存，迄至最近乃在一個蓋滿灰塵的皮箱內發現。信由打字機打出，所用信箋，上端印有“差利・卓別靈音樂出版公司”的字樣。

外國文訊

補網（套色木刻）

劉世仁作

海洋文藝

第五卷　第二期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廈壹樓A座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FLAT A 1/F. YEN CHUN MANSION.
18-26, PORTLAND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廈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

定價港幣二二

3 1761 11927050 2

119

no.2
78:Feb.)
ADA_HK